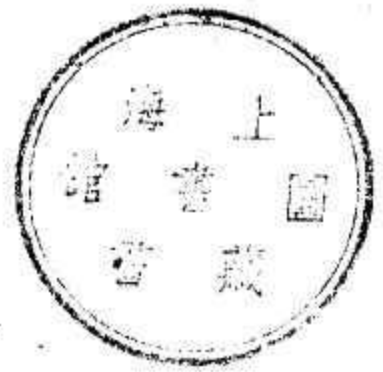


新



小

說



第貳年第五號
(原第拾柒號)



新 民 叢 報 第 二 次 臨 時 增 刊

德 育 鑑

每 冊 大 洋 五 角

道 德 為 國 民 元 氣 各 國 教 育 莫 不 以 此 為 重 我



國 近 年 智 育 體 育 漸 見 發 達 惟 德 育 則 適 成 反 比 例 實 最 危 險 之 現 象 也 飲 冰 室 主 人 特 著 此 書 擷 取 平 日 所 服 膺 之 先 正 學 說 數 百 條 分 類 纂 錄 而 加 案 語 數 萬 言 學 者 欲 從 事 修 養 以 求 成 偉 大 人 物 者 不 可 不 置 諸 座 右 日 三 復 之 也 現 已 出 版 凡 定 閱 新 民 叢 報 第 二 年 全 年 者 一 律 附 贈 定 半 年 者 恕 不 附 送

發 行 所 橫 濱 山 下 町 一 六 〇 番 新 民 社

新小說第貳年第五號目錄

●圖畫

世界唯一之大樹

世界唯一之瀑布

●論說

論寫情小說於新社會之關係 松岑

●歷史小說

痛史 我佛山人

第十五回待使臣胡人無禮 講實學護衛長談

●社會小說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我佛山人

第二十一回作引線官場通賭棍 噴直言巡撫報

黃金 第二十三回論狂士撩起憂國心 接電信

再驚游子魄 第二十三回老伯母遺言囑兼祧

目錄

光緒三十一年五月

師兄弟挑燈談換帖

●科學小說 五九

海底旅行 紅溪生述

第二十回譚歷史夜識金銀氣 憤專制深窺義士

心

●社會小說 六七

九命奇冤

第十八回張阿鳳挺身作證 施智伯仗義膽詞

第十九回憤奇冤天來初告狀 行重賄勒先訪官

親 第二十回簡勒先智使舅老爺 殷孺人大鬧

黃知縣

●寫情小說 九三

電術奇談

東莞方慶周譯述

第二十三回林鳳美公堂告狀 蘇士馬獄內著書

●偵探小說……………一〇五

毒蛇圈 上海知新室主人譯

第十八回幾文錢夫妻成陌路 一杯酒朋友託交情

●社會小說……………一二一

黃繡球 頤瑣述

第九回申見解夫婦看文章 定主意慷慨發議論
第十回演說怪象抉盡弊端 感觸親情陳其原委

●傳 奇……………一四七

警黃鐘傳奇 祈黃樓主人

第十齣 團圓

●雜 錄 新笑林……………一五七

罵畜生 ● 帽子不要擺在頭上 ● 和尚宜蓄髮辮 ●
剛毅第二 ● 漢官威儀 ● 兩袖清風 ● 絕鴉片妙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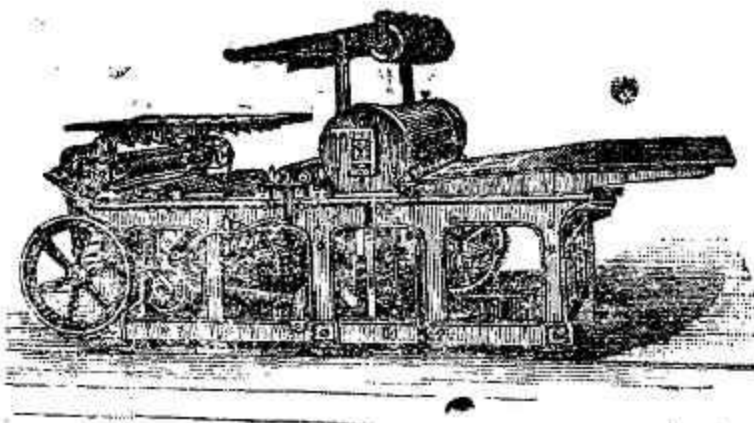
●雜 錄 學界趣語……………一六一

不忠不孝 ● 樓梯學堂 ● 五十元價值之妻 ● 無用

者不可入 ● 石板上之奇對聯 ● 日本商店之披露

●附 錄……………一六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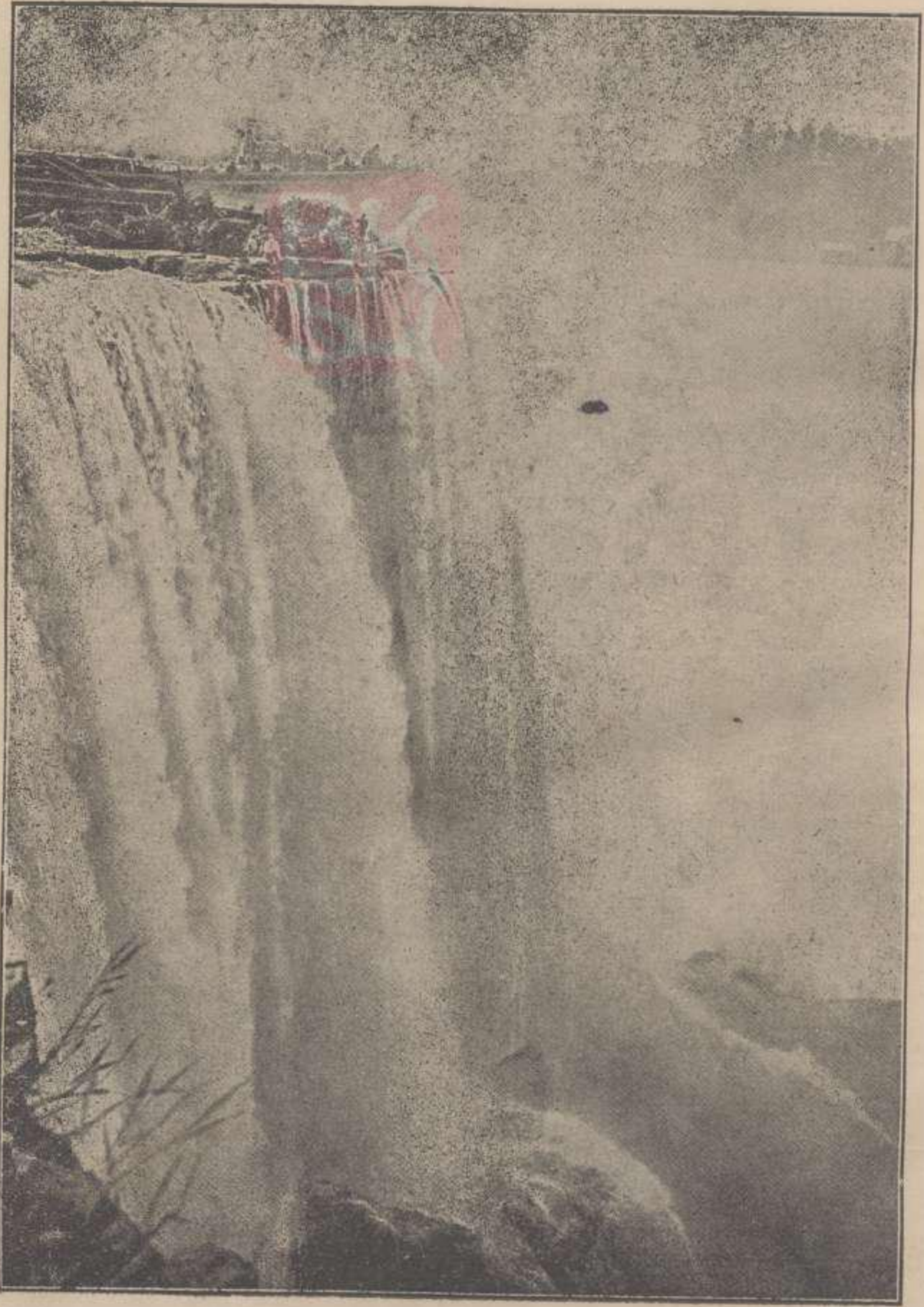
小說叢話 浴血生



（尼寬 罇 加 國 美 在） 樹 大 之 一 唯 界 世



(刺雅那國美在) 布瀑之一唯界世



論說

論寫情小說於新社會之關係

松 岑

偉哉。小說之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也。吾讀今之新小說而喜。雖然吾對今之新社會而懼。

吾欲吾同胞速出所厭惡之舊社會而入所歆羨之新社會也。吾之心較諸譯小說者而尤熱。故吾讀十五小豪傑而崇拜焉。吾安得國民人人如俄敦武安之少年老成冒險獨立建新共和制於南極也。吾讀少年軍而崇拜焉。吾安得國民人人如南美意大利法蘭西童子之熱心愛國犧牲生命百戰以退虎狼之強敵也。吾讀秘密使者而崇拜焉。吾安得國民人人如蘇朗笏那貞之勇往進取。夏理夫傅良溫之從容活潑。以探西伯利亞之軍事也。吾讀八十日環游記而崇拜焉。吾安得國民人人如福格之強忍卓絕。以二萬金鎊博一千九百二十點鐘行程之名譽也。吾讀海底旅行鐵世界而亦崇拜焉。使吾國民而皆

有李夢之科學忍毗之藝術中國國民之偉大力可想也吾讀東歐女豪傑無名之英雄而更崇拜焉使吾國民而皆如蘇菲亞亞晏德之奔走黨事次安絳靈之運動革命漢族之光復其在拉丁斯拉夫族之上也吾又讀黑奴籲天錄而悲焉謂吾國民未來之小影恐不爲哲爾治意里賽而爲湯姆也吾又讀風洞山（吾友吳濯庵著稿已寫定尙未出版）新羅馬傳奇而泣且笑焉謂吾國民將爲第二之亡國抑爲第二之興國皆在不可知之數也其他政治外交（去年外交報譯英文多佳者）法律偵探社會諸小說皆必有大影響潛勢力於將來之社會無可疑焉是故吾讀今之新小說而喜雖然吾讀今之寫情小說而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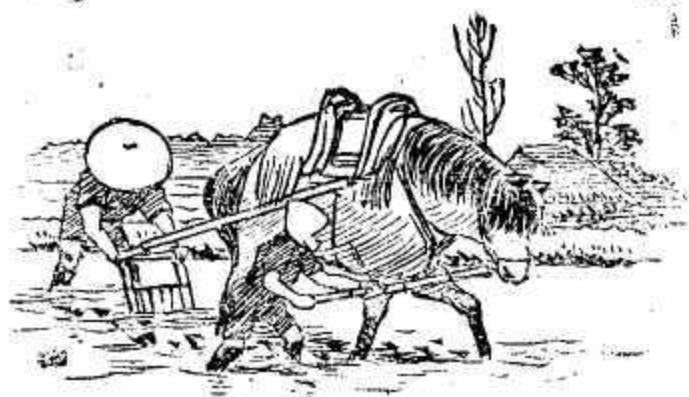
人之生而具情之根苗者東西洋民族之所同即情之出而占位置於文學界者亦東西洋民族之所一致也以兩社會之隔絕反對而乃取小說之力與夫情之一脉溝而通之則文學家不能辭其責矣吾非必謂情之一字吾人不當

置齒頰彼福格蘇朗笏之艷伴蘇菲亞絳靈之情人固亦兒女英雄之好模範也若乃逞一時筆墨之雄取無數高領窄袖花冠長裙之新人物相與歌泣於情天淚海之世界此其價值必爲青年社會所歡迎而其效果則不忍言矣天下有至聰明之人而受至強之迷信者文明國之道德與法律是也非獨文明國然彼觀游山拷火御碑亭之劇本與夫聊齋誌異聶小倩秋容小謝之鬼史或嘗以見色不亂反躬而自律焉南山有烏北山張羅使君有婦羅敷有夫凜然高義之言其視宓妃神女之賦勸百而諷一者固殊矣故吾所崇拜夫文明之小說者正樂取夫西廂紅樓淞隱漫錄旖旎妖艷之文章摧陷廓清以新吾國民之腦界而豈復可變本而加之厲也夫新舊社會之蛻化猶青蟲之化蝶也蝶則美矣而青蟲之蠋則甚醜今吾國民當蛻化之際其無以彼青蟲之醜而爲社會之標本乎曩者少年學生粗識自由平等之名詞橫流滔滔已至今日乃復爲下多少文明之確證使男子而狎妓則曰我亞猛着彭也而父命可

以或梗矣（茶花女遺事，今人謂之外國紅樓夢）女子而懷春則曰我迦因赫斯德也而貞操可以立破矣（迦因小說，吾友包公毅譯，迦因人格，向爲吾所深愛，謂此半面妝文字，勝於足本，今讀林譯，即此下半卷內，知尙有懷孕一節，西人臨文不諱，然爲中國社會計，正宜從包君節去爲是，此次萬千感情，正讀此書而起）精靈狡獪惑媚男子則曰我厄爾符利打也，而在此爲閨女者在彼即變名而爲蕩婦矣（雙綫記一名淡紅金鋼鑽）歐化風行如醒如寐，吾恐不數十年後握手接吻之風必公然施於中國之社會而舞跳之俗且盛行羣棄職業學問而習此矣（西俗鬥牌頗通行於男女社會，此亦吾民俗所歡迎也）吾東洋民族國粹有大勝西人者數事，祖先之教盛行一也，降將不齒於軍事二也，至男女交際之遏抑雖非公道，今當開化之會亦宜稍留餘地，使道德法律得持其強弩之末，以繩人又安可設淫詞而助之攻也，不然而吾甯主張夫女媧之石，千年後之世界以爲打破情天毒殺情種之助，謂鬚眉皆惡物。

粉黛盡枯。髀不如一塵不染。六根清淨之爲愈也。又不然。而吾寧更遵顓頊
(顓頊之教。婦人不避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祖龍(始皇厲行男女
之大防。詳見會稽石刻)之遺教。厲行專制。起重黎而使絕地天之通也。嗚呼。
豈得已哉。





歷史
小說

痛史

我佛山人

七

第十五回 待使臣胡人無禮 講實學護衛長談

話說太皇太后及德祐帝謝罷了恩。恰待起來。忽然外面又闖了兩個太監進來。大叫道。聖旨到。太皇太后德祐帝只得仍舊跪下。低着頭。不敢仰面觀看。只聽得那太監齊聲道。奉聖旨。老蠻婆子和那小蠻子仍舊住在這裡。交理藩院看管。那賤蠻婆子攆到北邊高牆裡去。只許他吃黑麪饅饅。不准給他肉吃。快點謝恩。太皇太后德祐帝只得碰了頭。說了謝皇上天恩。全太后却只呆呆的站在一旁不動。一個太監大喝道。哇。你這賤蠻婆子。還不謝恩麼。全太后道。這般的處置。還謝恩麼。太監又喝道。好利嘴的賤蠻婆子。你不知咱們天朝的規矩。那怕綁到菜市口去砍腦袋。還要謝恩呢。這有你們蠻子做的詩爲證。叫做「雷霆雨露盡天恩」呀。全太后沒得好說。只得也跪下碰了頭。說了謝皇上天恩。那太監便喝叫跟來的小太監。不由分說。七手八脚。拉了全太后便走。從此

太皇太后得見了孫兒。却又失了媳婦。可憐那一掬龍鍾老淚。迄的沒有乾時。宗胡兩人。初到大都。住在客寓裡。那裡得知這些原故。日間又不敢張明較著的訪問。到了夜間。胡仇便穿了夜行衣。帶了黑面具。到處窺探查訪。却只尋不着個踪跡。一連幾日如此。不覺心中焦燥。這一天胡仇獨在客寓裡坐地。宗仁往外間逛一回。聽得街上的人。三三兩兩。都說甚麼刺客刺客。宗仁留心聽時。却又聽不甚清楚。信步走到大街上去。只見一羣人圍在一處。一個個的都抬着頭仰着面在那裡觀看。宗仁也隨着衆人去看時。原來是河北安撫使移文到此。捉拿刺客的一張告示。嚇的連忙退步。回到客寓裡。對胡仇說知。胡仇聽了便要出去觀看。宗仁道。他出了告示要訪拿你。你怎麼倒自己出去露面。胡仇道。這有甚麼要緊。我臉上又沒有刺客的字樣。手裡又不扛着刺客的招牌。他那裡便知道是我呢。說罷自去了。不多一會。便回來說道。這事狠奇怪。宗兄。你聽得麼。宗仁道。除了那個告示。莫非又有甚的事麼。胡仇道。可不是麼。我方

纔出去。聽得人說。我家朝廷。又專派了欽差。從海道走天津衛來。不知是甚麼意思。起初我還以爲是個謠言。再三打聽了。却是個確信。並且打聽得欽差是姓程。已經到了天津衛好幾天了。不知爲爭甚麼禮節。却只住在天津衛。不到這裡來。我好歹去打聽打聽。宗仁道。這個是甚麼意思。却揣度不出來。去打聽也好。只是幾時去呢。胡仇道。等到將近入黑時。我只推有事出城。便連夜趕去。好在我晚上也看得見。走路是不妨的。宗仁道。正是。我從前聽胡兄說。黑夜之中。能辨顏色。然而前回在河北路鬧的事。我聽胡兄說。又帶了火繩。這是甚麼意思呢。胡仇道。這火繩是我們不可少的。比妨一時之間。要尋覓甚麼細微東西。或者要看小字。却非火不行。何況那裡是我初到之地。一切情形都不熟悉。又焉能少了他呢。即使能辨得出顏色。到底要定睛凝神。方纔可見。怎及得了這個方便呢。宗仁點點頭道。這也說得是。不知今夜出去。可用這個麼。胡仇道。自然總要帶着走。宗兄爲甚只管問這個。宗仁道。不爲甚麼。我方纔洗手。打翻

了點水在你的藤匣子上。連忙揩乾。打開看時。已經漏了進去。却將一把繩子弄溼了。恐怕是你的火繩。不要弄壞了。誤了你的事。胡仇道。這個不要緊。這火繩是用藥製煉過。在大雨底下也點得着的。宗仁道。這就好了。趕着去打聽打聽。到底是甚事。我們在這裡好幾天了。也不曾得着三宮的消息。好歹多一個人。也好多打一個主意。商量停當。等到太陽落山時候。胡仇便收拾起身。只對店家說是出城有事。今夜不回店來了。說罷自去。宗仁獨自一人。在店守候。過了一天。胡仇歡歡喜喜的回來。宗仁便忙問打聽得怎樣了。胡仇道。這位欽差是原任的殿前護衛。姓程。名叫九疇。福建人氏。久已退歸林下的了。今番因爲聖駕到了福建。他便出來見駕。據說我們走後。陸君實已經拜了相。程護衛去見過駕時。便去見陸君實。說起我們代覲之事。程護衛便說這件本是堂堂正正的事。須得遞了國書。明白說出要覲見三宮。方纔妥當。我兩個不曾奉有國書。恐怕見不着。陸君實大以爲然。即刻保奏了他做了欽差。到這裡遞國書。他

正在要訪我們呢。宗仁道却又爲甚麼在天津衛耽閣住了呢。胡仇道。此刻已經到了通州了。程護衛動身之前。本來就怕到走旱路不便。所以要走海路。到了天津衛。上岸之後。誰知這裡韃子。早知道了。那韃官兒。預先就出了一通告示。說甚麼程九疇經過地方。有司不必敬他。着自備盤費。程九疇只許帶百人進京朝見。其餘都留在天津衛云云。因此程護衛不曾起身前進。二來也因爲不知我們消息。正在那裡打聽。此刻我們不要耽閣。趕着到通州去。會齊了程護衛。重複進來。再行設法罷。宗仁道。我們本是兩起來的。此刻怎好鬧到一起呢。胡仇道。程護衛來的本意。本是爲恐怕我們辦不妥纔來的。那國書上面。本來就空上兩個名字。只等見了你我。便把你我名字填上。一同會那韃子官兒。說明覲見三宮的意思。看他如何舉動。再作道理。宗仁道。他們說甚麼只許百人進京。想來程護衛帶來的人不少呢。胡仇道。這回程護衛還帶來一份國禮呢。帶的是十萬銀子。一千金子。一萬匹絹緞。那搬運的人也就不少了呢。宗

仁聽了。便和胡仇收拾起程。結算了店家族費。跨馬直奔通州而來。見了程九疇。分賓坐定。宗仁道。此次幸得老護衛遠來。晚生們正尋不着三宮的門路。又不便四處訪問。此番老護衛賞了國書前來。自可以堂堂正正的覲見了。九疇道。正是。陸丞相躊躇到了這一着。所以在楊太妃前。保舉了老夫。當了這個職任。其實老夫近年來十分龍鐘。那裡還當得起這個重任。只爲受恩深重。不能不拚了這副老骨頭。此刻徼倖到了此地。見了二位。一切事情。還望二位努力。老夫不過一個傀儡罷了。宗仁道。晚生們年少學淺。還仗老護衛指教。九疇道。二位正在英年。正是建功立業的時候。眼看得山河破碎。滿地腥膻。我們有了年紀的人。如何還中用呢。將來國家的命運。怕不是仗着一衆年少英雄。轉移過來麼。胡仇道。同是大家的公事。也不必論甚麼。老年少將來的事。自有將來的辦法。依在下的愚見。不如先商量定了這回的事。爲是。前日匆匆拜見。不及細談一切。不知老護衛有何主見。我們何不先把這個細談談呢。九疇道。此

刻那韃官兒。還是只許我帶一百人去。我先是怕的搬運人夫不够。和他們爭論。後來他索性說不必我的人搬運。他自着人來代我搬運了。只叫我帶幾名隨從的人進去。我想這也罷了。昨日忽然又有一個韃子來說。叫我即刻進京。我因又和他爭論。說我是奉了皇帝上諭。賞國書來的。你們禮當迎接。不能像這麼呼來喝去的。邦韃子就去了。到此刻還沒有回信。宗仁道。老護衛爭的是。我們既是堂堂正正的來。自然該當和他講禮法。說罷大家散坐。宗胡兩個卸去了胡冠胡服。照着品級。換上了中國冠裳。九疇又把國書取出。添注上宗胡兩個欽差名字。過了兩天。只見來了兩箇韃官。帶了一大隊韃兵來。說是來迎接國書的。並請欽差同去。程九疇、宗仁、胡仇三人。和韃官見過禮。便一同上馬。用黃亭抬着國書在前。三人隨後跟來。走到下午時候。到了他那甚麼大都的地方。先在驛館歇下。過了一宿。韃官叫人備了三乘轎子。請三人坐上。又把轎簾放下。轎夫抬起便走。仍然是國書在前。三人隨後。走了好一會。走到了一個

所在。把轎子直抬到二門之內。方纔歇下。三人下得轎時。那韃官也自到了。三人抬頭一看。見大堂上掛着理藩院三個大字的堂額。程九疇不覺發話道。我門堂堂天使。怎麼打發到這個所在來。宗仁四顧。不見了抬國書的黃亭。便問道。我們的國書那裡去了。那韃官道。已經送到禮部衙門去了。你們且在這裡住下。待我們奏過皇上。自有回話。說罷去了。便有兩個韃子來。引三人到了內進。三人此時。手無寸柄。只得暫時住下。不一會。二三百個韃兵。把金銀緞絹。與及三人的行李。都搬來了。只放下便走。三人只得叫從人收拾過。靜聽消息。到了次日早上。忽聽得門外人聲嘈雜。幾十個韃子。一擁而進。却都站在大堂上面。內中就有兩個韃子。到裡面來招呼三人道。我們大老爺來了。要見你們呢。三人移步出來。只見一大羣韃子。正在那裡擁擠不開。居中擺了一把椅子。一個韃官坐在上面。旁邊地上。鋪了兩大條羊毛地毯。那些韃子一個個都盤膝坐在西面一邊。當中的韃官。指着東邊。對三人道。你們就坐在那裡。程九疇道。

我們中國人向來沒有坐地的。不像你們坐慣。胡仇便接口道。快拿椅子來。那韃官道。也罷。拿椅子來。你們坐了好說話。當下就有那小韃子取了三把椅子來。三人一同坐下。那韃官先發話道。你們到這裡是做甚麼的。程九疇道。本大臣奉了楊太妃及皇上諭旨。賚國書來投遞。要通兩國情好。國書已被你們取去。怎麼還佯作不知。那韃官道。不是帶有銀子來麼。程九疇道。金銀絹匹都在這裡。是送你們的可來取去。我們國書內聲明要覲見三宮的。怎麼沒有回信。那韃官道。不必覲見。我們早代你們覲過了。宗仁道。我們覲見三宮。還有事面奏。那韃官道。我們也代你奏過了。胡仇道。這又奇了。我們要奏甚麼事。你怎麼知道。能代我們奏呢。那韃官沒有話說。站起來走了。跟來的韃子也都一哄而散。宗仁嘆道。像這種人猶如畜生一般。莫說內裡的學問。就是外面的舉動。一點禮儀也不懂。居然也想入主中國。豈不要氣煞人麼。九疇嘆道。如今的世界。講甚麼學問。只要氣力大的。便是好漢。你看殺一個人。放一把火的。便是強盜。

殺○遍○天○下○人○放○遍○天○下○火○的○便○是○聖○祖○神○宗○文○武○皇○帝○我○朝○南○渡○之○後○只○有○一○個○岳○鵬○舉○一○個○韓○良○臣○鵬○舉○被○秦○檜○那○廝○把○他○陷○害○了○就○是○良○臣○也○未○竟○其○用○以○後○竟○然○沒○有○一○個○英○雄○豪○傑○怎○麼○不○叫○人○家○來○蹂○躪○呢○宗○仁○道○真○個○岳○韓○之○後○就○竟○然○不○曾○出○過○一○個○良○將○這○也○是○氣○數○使○然○九○疇○道○甚○麼○氣○數○不○氣○數○依○我○看○來○都○是○被○那○一○班○腐○儒○攪○壞○的○負○了○天○下○的○盛○名○受○了○皇○帝○的○知○遇○自○命○是○繼○孔○孟○道○統○的○人○開○口○來○是○正○心○誠○意○閉○下○口○去○是○天○理○人○欲○我○並○不○是○說○正○心○誠○意○不○要○講○天○理○人○欲○不○要○分○也○不○是○同○韓○侂○胄○一○般○見○識○要○說○他○是○僞○學○然○而○當○日○強○隣○逼○處○土○地○淪○亡○偏○安○一○隅○的○時○候○試○問○做○皇○帝○的○還○是○圖○恢○復○要○緊○呢○還○是○講○學○問○要○緊○呢○做○大○臣○的○還○是○雪○國○恥○要○緊○呢○還○是○正○心○誠○意○要○緊○呢○做○皇○帝○的○一○日○萬○幾○加○以○隣○兵○壓○境○正○是○心○亂○如○麻○的○時○候○他○却○開○口○來○便○是○正○心○誠○意○試○問○辦○得○到○辦○不○到○自○從○他○那○麼○一○提○倡○就○提○倡○出○一○大○班○的○道○學○先○生○來○偷○使○敵○兵○到○了○他○能○把○正○心○誠○意○天○理○人○欲○說○得○那○敵○兵

退○去○或○者○靠○着○他○那○正○心○誠○意○天○理○人○欲○可○以○勝○得○敵○兵○我○就○佩○服○了○當○時○如○
果○岳○韓○兩○個○提○倡○起○武○備○來○對○皇○帝○也○講○練○兵○對○朋○友○也○講○練○兵○提○倡○得○通○國○
人○都○講○究○練○兵○只○怕○也○不○至○今○日○了○一○席○話○說○得○宗○仁○錯○愕○起○來○問○道○依○老○護○
衛○說○起○來○這○正○心○誠○意○的○學○問○是○用○不○着○的○了○九○疇○道○這○又○不○然○照○經○上○說○的○
由○正○心○誠○意○做○起○可○以○做○到○國○治○天○下○平○如○何○用○不○着○呢○但○是○有○一○句○古○話○說○
的○「是○善○易○者○不○言○易」○須○知○道○實○行○的○人○斷○不○肯○時○時○掛○在○嘴○裡○說○出○來○的○就○
是○說○出○來○也○揀○那○淺○近○易○明○的○纔○說○斷○不○肯○陳○義○過○高○叫○人○望○而○生○畏○宗○仁○道○
正○心○誠○意○就○是○正○心○誠○意○還○有○甚○麼○淺○近○深○遠○之○別○麼○九○疇○道○只○要○說○到○實○行○
上○面○就○是○淺○近○不○講○實○行○單○向○着○理○解○上○說○去○自○然○深○遠○了○譬○如○岳○鵬○舉○當○日○
說○的○「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命○天○下○即○太○平」○這○就○是○實○行○的○話○你○試○想○文○臣○
果○然○能○不○愛○錢○武○臣○果○然○能○不○惜○命○不○是○認○真○能○正○心○誠○意○的○人○做○得○到○麼○能○
做○到○這○樣○的○人○還○不○是○純○乎○天○理○絕○無○人○欲○的○麼○鵬○舉○當○日○絕○不○曾○提○到○這○正○

心誠意天理人欲的話單就愛錢惜命說去可是人人聽得明白人人都佩服他這句話說得不錯像他那種甚麼「去其外誘之污充其本然之善」那些話你叫資質魯鈍之人任憑你把嘴說乾了他還不懂甚麼叫做本然之善呢又如甚麼「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事物之變自然意誠心正可以應天下之務」這些話對皇帝去說你道皇帝聽得進麼人家急着要報仇雪恨又要理政事又要辦軍務他却說得這等安閒譬如人家餓得要死了問他討一碗飯來吃他却只說吃飯不是這般容易的你要先去畊起來耨起來播起種子來等他成了秧又要分秧起來成熟了收割起來曬乾了還要打去糠粃方纔成米夫然後劈柴生火下鍋做飯纔能够吃呢你想這餓到要死的人聽了這話能依他不能呢我也知道這是從根本做起的話然而要先拿出飯來等這個將近餓死的人先吃飽了然後再教他並且告訴他若照此辦法就永遠不會再餓了那時人家纔樂從呀沒有一點建樹沒有一點功業一味徒託

空言並且還要故陳高義。叫人家聽了去。却做不來。他就罵人家是小人。以顯其他是君子。偏又享了盛名。收了無限的門生。播揚他的毒。發提倡得通國之人。都變成老學究。就如得了癆病一般。致有今日。我有一句過份的話。當時秦檜賣國。是人人知道的。他這種誤國的舉動。比賣國還毒。却沒有人知道。如果中國有福。早點生出個明白人。把他的話駁正了。還好。倘是由他流傳下去。將來爲禍天下。後世正不知伊於胡底呢。宗仁聽了半天。起初以爲是泛論講學之輩。後來聽到他引了去。其外誘之污等句。方纔知道是專指朱熹講的。宗仁生平本是極推崇朱熹的。聽了九疇這番議論。不覺滿腹狐疑。因問道。依老護衛說來。這講學不是一件好事了。九疇道。講學怎麼不是好事。不過要講實學。不可徒託空言。並且不可好高務遠。講出來。總要人家做得到。纔有益呢。宗仁道。正心誠意。何嘗是做不到的事情呢。九疇道。我方纔不是說麼。又臣不愛錢。武臣不惜命。便是正心誠意。却是任你揀一個至蠢極笨的人來。或揀一個小孩子來。

你同他說這兩句。他都懂得。非但懂得。他並且知道文臣不應該愛錢。愛了錢便是貪官。武臣不應該惜命。惜了命便要打敗仗。若單講正心誠意。不要說至蠢極笨的人。與及小孩子。就是中等資質的人。任你口似懸河。也要講好幾天。他纔畧畧有點明白呢。宗仁道。他這講學。本來是講給聰明人。上等人聽的。九疇道。須知天下上等人少。下等人多。聰明人少。魯鈍人多。這一國之中。必要人都開化了。纔足以自強。若是單單提倡上等人聰明人。這一班下等魯鈍的。就置之不理。這一國還算國麼。譬如出兵打仗。將帥不過幾個人。兵卒倒是論千論萬的。任憑你將帥謀畧精通。武藝高強。那當兵的却全是孱弱不堪。兵器都拿不動的。能打勝仗麼。講到正心誠意。那些兵卒們。若不是人人都正心誠意。也不能取勝呢。然而要教他正心誠意。正不知從那裡教起。還不是說些粗淺忠義之事。給他們聽。養成他那忠義之氣麼。你想養成了忠義之氣。還不是正心誠意麼。他們好陳高義的。往往說人家是小人。做不到這個工夫。他却自

命爲聖人。莫說聖人他未必學得到。就學到了。却只有他一個聖人。站在這一大班小人裡面。韃子打來了。那裡又造反了。那裡又鬧饑荒了。試問聖人便怎麼。宗仁聽了。恍然大悟。暗想原來這正心誠意是人人做得到的。極容易的事。却被朱夫子說的太難了。又想起九疇這番議論。同謝枋得教育後起的話。恰好互相發明。不覺暗暗佩服。正要開言。忽聽得門外一陣人聲嘈雜。又擁進一大羣韃子來。不知此來又有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社會小說 二十一年日觀之怪現狀

我佛山人

第二十一回 作引線官場通賭棍 嗔直言巡撫報黃堂

當時平白無端。忽聽得外面人聲鼎沸。正不知爲了何事。未免吃了一驚。連忙起來。到外面一看。原來船已到了上海。泊了碼頭。一班挑夫、車夫、與及客棧裡的接客夥友。都一哄上船。招攬生意。所以人聲嘈雜。一時母親、嬸娘、姊姊、都醒了。大家知道到了上海。自是喜歡。都忙着起來梳洗。我便收拾起零碎東西來。過了一會。天已大亮了。過了謙益棧的夥計。我便招呼了。先把行李交給他。只贖了隨身幾件東西。留着還要用。他便招呼同伴的來。一點點交了帶去。我等母親、嬸娘、梳洗好了。方纔上岸。叫了一輛馬車。往謙益棧裡去。揀了兩個房間。安排行李。暫時安歇。因爲在海船上受了幾天的風浪。未免都有些困倦。直到晚上。方纔寫了一封信。打算明日發寄。先通知繼之。拿到帳房。遇見了胡乙庚。我便把信交給他。托他等信局來收信時。交他帶去。乙庚道。這個容易。今晚長

是第二年將
近過完了

江船開。我有夥計去。就託他帶了去罷。又讓到裡間去坐。閒談些路上風景。又問問在家擔閣幾天。畧畧談了幾句。外面亂烘烘的人來人往。不知又是甚麼船到了。來了多少客人。乙庚有事出去招呼。我不便久坐。即辭了回房。對母親說道。孩兒已經寫信給繼之。託他先代我們找一處房子。等我們到了。好有得住。不然。到了南京。要住客棧。繼之一定不肯的。未免要住到他公館裡去。一則怕地方不穀。二則年近歲逼的。將近過年了。攪擾着人家也不是事。母親道。我們在這裡住到甚麼時候。我道。稍爲住幾天。等繼之回了信來再說罷。在路上辛苦了幾天。也樂得憇息憇息。嬌娘道。在家鄉時。總聽人家說上海地方熱鬧。今日在車上看看。果然街道甚寬。但不知可有甚麼熱鬧地方。可以去看看的。我道。姪兒雖然在這裡經過三四次。却總沒有到外頭去逛過。這回喜得母親。嬌嬌姊妹都在這裡。憇一天我們同去逛逛。嬌娘道。你姊妹不去也罷。他是個年輕的寡婦。出去拋頭露面的作甚麼呢。姊姊道。我倒並不是一定要、去、逛。母親說了這句話。我倒偏要去逛逛了。女子不可拋頭露面。這句話。我向來最不

相信須知這句話是爲不知自重的女子說的並不是爲正經女子說的。嬌娘道：依你說，拋頭露面的，倒是正經女子。姊姊道：那裡話來？須知有一種不自重的女子，專歡喜塗脂抹粉，見了人，故意的扭扭捏捏，躲躲藏藏的，他却又不好的認真躲藏，偏要拿眼稍去看人，便惹得那些輕薄男人言三語四的，豈不從此多事？所以要切戒他拋頭露面。若是正經的女子，見了人，一樣不見人，也是一樣舉止大方，不輕言笑的那怕他在街上走頭，又礙甚麼呢？我母親說道：依你這麼說，那古訓的「內言不出於闔外言不入於闔」也用不着的了。姊姊笑道：這句話向來讀書的人都解錯，怪不得伯母那內言不出外言不入並不。是泛指一句說話他說的是治家之道，政分內外，闔以內之政，女子主之，闔以外之政，男子主之，所以女子指揮家人做事，不過是闔以內之事，至於闔以外之事，就有男子主政用不着女子說話了。這就叫內言不出於闔，若要說是女子的說話，不許闔外聽見，男子的說話，不許闔內聽見，那就男女之間永遠沒

有交談的時候了。試問把女子關在門內，永遠不許他出門一步，這是內言不出，做得到的。若要外言不入，那就除非男子永遠也不許他到內室，不然到了內室也硬要他裝做啞子。一句話說的大家笑了。我道：我小時候聽蒙師講的，却又是一樣講法。說是外面粗鄙之言不傳到裡頭去，裡面猥褻之言不傳出外頭來。姊姊道：這又是強作解人。這言字所包甚廣，照這所包甚廣的言字再依那個解法，是外言無不粗鄙，內言無不猥褻的。我道：「七年男女不同席。」這摠是古訓。姊姊道：這是從形跡上行教化的意思。其實教化萬不能從形跡上施行的。不信你看周公制禮之後，自當風俗丕變了，何以國風又多是淫奔之詩呢？可見得這些禮儀節目不過是教化上應用的傢伙，他不是認真可以教化人的。要教化人除非從心上教起，要從心上教起除了讀書明理之外更無他法。古語還有一句說得豈有此理的說甚麼「女子無才便是德」這句話我最不佩服。或是古人這句話是有所爲而言的，後人就奉了他做金科

是真能體會
古人之言者

此可謂現身
說法爽快之
至

玉律豈不是誤盡了天下女子麼。我道：何所爲而言呢。姊姊道：大抵女子讀了書識了字，沒有施展之處，所以拿着讀書，只當作格外之事。等到稍爲識了幾個字，便不肯再求長進的了。大不了的，能看得落兩部彈詞，就算是才女。甚至於連彈詞也看不落，只知道看街上賣的那三五文一小本的淫詞俚曲，鬧得他滿肚皮的佳人才子，贈帕遺金的故事，不定要從這個上頭鬧些笑話出來。所以纔有女子無才便是德的一句話。這句話是指一人一事而言。若是後人不問來由，一律的奉以爲法，豈不是因噎廢食了麼。我母親笑道：依你說，女子一定要有才的了。姊姊道：初讀書的時候，便教他讀了女誡、女孝經之類。同他講解明白了，自然他就明理，明了理，自然德性就有了基礎。然後再讀正經有用的書，那裡還有喪德的事幹出來呢。兄弟也不是外人。我今天撒一句村話，像我們這種人，叫我們偷漢子去，我們可肯幹麼。嬸娘笑道：呸，你今天發了瘋了，怎麼扯出這些話來。姊姊道：可不要這麼說，倘使我們從小就看了那些淫

以上一大篇
竟是一首女
學堂德育論
不圖二十年
前。先有人發
明。

詞豔曲也鬧的。一肚子佳人才子風流故事。此刻我們還不知幹甚呢。這就是女子無才便是德了。嬌娘笑的說不上話來。彎了腰忍了一會。纔說道。這丫頭今天越說越瘋了。時候不早了。姪少爺你請到你那屋裡去睡罷。此刻應該外言不入於閫了。說罷大家又是一笑。我辭了出來。回到房裡。因為昨夜睡的多了。今夜只管睡不着。走到帳房裡。打算要借一張報紙看看。只見胡乙庚和一個衣服襤褸的人說話。唧唧噥噥的聽不清楚。我不便開口。只在旁邊坐下。一會兒那箇人去了。乙庚還送他一步。說道。你一定要找他。只有後馬路一帶棧房。或者在那裡。那人逕自去了。乙庚回身自言自語道。早勸他不聽。此刻後悔了。却是遲了。我便利和他借報紙。恰好被客人借了去。乙庚便叫茶房去找來。一面對我說道。你說天下竟有這種荒唐人。帶了四五千銀子。說是到上海做生意。却先把那些錢輸個干淨。生意味也不會嘗着一點兒。我道。上海有那麼大的賭場麼。乙庚道。要說有賭場呢。上海的禁令嚴得狠。弄得一個賭場都沒有。要

說沒有呢。却又到處都是賭場。這裡上海專有一班人。靠賭行騙的。或租了房子。冒稱公館。或冒稱什麼洋貨字號。排場濶得狠。專門引誘那些過路行客。或者年輕子弟。起初是吃酒打茶圍。慢慢的就小賭起來。從此由小而大。上了當的人。不到輸乾淨不止的。我道。他們拿得准贏的麼。乙庚道。用假骰子。假牌。那裡會不贏的。我道。剛纔這個人。想是貴友。乙庚道。在家鄉時。本來認得他。到了上海。就住在我這裡。那時候我棧裡也住了一個賭棍。後來被我看破了。回了那賭棍。叫他搬到別處去。誰知我這敝友已經同他結識了。上了賭癮。就瞞了。我只說有了生意了。要搬出去。我也不知道他搬到那裡。後來就輸到這個樣子。此刻來查問我。起先住在這裡。那賭棍搬到那裡去了。我那裡知道呢。並且這個賭棍神通大得狠。他自稱是個候選的郎中。筆底下狠好。常時作兩篇論。送到報館裡去刊登。底下綴了他的名字。因此人家都知道他是個讀書人。他却又官場消息極爲靈通。每每報紙上還沒有登出來的。他早知道了。因此

神龍見首不見尾神乎其用矣

一路寫來只爲此一句蓋此一句爲現狀之最怪者也

人家又疑他是官場中的紅人。他同這班賭棍通了氣。專代他們作引線。譬如他認得了你。他便請你吃茶吃酒。拉了兩個賭棍來同你相識。等到你們相識之後。他却避開了。後來那些人拉你入局。他也只裝不知。始終他也不來入局。等你把錢都輸光了。他却去按股分贓。你想就是找着他。他便怎樣呢。我道。同賭的人。可以去找他的。並且可以告他。乙庚道。那一班人。都是行踪無定的。早就走散了。那裡告得來。並且他的姓名也沒有。一定的。今天叫張三。明天就可以叫李四。內中還有兩個實缺的道府。被參了下來。也混在裡面。鬧這個頑意兒呢。若告到官司。他又有官面。其奈他何呢。此時茶房已經取了報紙來。我便帶到房裡去看。一宿無話。次日一早。我方纔起來梳洗。忽聽得隔壁房內。一陣大吵。像是打架的聲音。不知何事。我就走出來去看。只見兩個老頭子在那裡吵嘴。一個是北京口音。一個是四川口音。那北京口音的攢着那四川口音的辮子。大喝道。你且說你是個甚麼東西。說了饒你一面。說一面。提起手要打那四

名士聽者

難道你這個
不是小說麼

不是近視眼

川口音的說道。我怕你了。我是個王八蛋。我是個王八蛋。北京口音的道。你應該還我錢麼。四川口音的道。應該。應該。北京口音的道。你敢欠我絲毫麼。四川口音的道。不敢欠。不敢欠。回來就送來。北京口音的一撒手。那四川口音的就溜之乎也的去了。北京口音的冷笑道。旁人恭維你是個名士。你想拿着名士來欺我。我、看、着、你、不、過、這、麼、一、件、東、西、叫、你、認、得、我、當、下、我、在、房、門、外、面、看、着、只、見、他、那、屋、裡、羅、列、着、許、多、書、也、有、包、好、的、也、有、未、曾、包、好、的、還、有、不、曾、裝、釘、好、的、便、知、道、是、個、販、書、客、人、順、腳、踱、了、進、去、要、看、有、合、用、的、書、買、兩、部、選、了、兩、部、京、板、的、書、問、了、價、錢、便、同、他、請、教、起、來、說、也、奇、怪、就、同、那、作、小、說、的、話、一、般、叫、做、無、巧、不、成、書、這、個、人、不、是、別、人、却、是、我、的、一、位、姻、伯、姓、王、名、顯、仁、表、字、伯、述、說、到、這、裡、我、却、要、先、把、這、位、王、伯、述、的、歷、史、先、叙、一、番、看、官、們、聽、者、這、位、王、伯、述、本、來、是、世、代、書、香、的、人、家、他、自、己、出、身、是、一、個、主、事、補、缺、之、後、升、了、員、外、郎、又、升、了、郎、中、放、了、山、西、大、同、府、爲、人、十、分、精、明、強、幹、到、任、之、後、最、喜、微、服、私

不至於吃虧

新小說 第一年第五號

二百二十

行。去訪問民間疾苦。生成一双大近視眼。然而帶起眼鏡來。打烏鎗的準頭又極好。山西地方許多鵬。他私訪時。便帶了烏鎗去打鵬。有一回爲了公事晉省。公事畢後。未免又在省城微行起來。在那些茶坊酒肆之中。遇了一個人。大家談起地方上的事。那個人便問他。現在這位撫台的德政如何。述伯便道。他是少年科第出身。在京裡不過上了幾個條陳。就鬧紅了。放了這個缺。其實是一個白面書生。幹得了甚麼事。你看他一到任時。便鋪張揚厲的要辦這個辦那個。幾時見有一件事成了功呢。第一件說的是禁烟。這鴉片烟。我也知道是要禁的。然而你看他拜摺子也說禁烟。出告示也說禁烟。下札子也說禁烟。却始終不曾說出禁烟的辦法來。總而言之。這種人坐言則有餘。至於起行。他非但不足簡直的是不行。說罷就散了。哈哈。真是事有湊巧。你道他遇見的是什麼人。却恰好是本省撫台。這位撫台果然是少年科第。果然是上條陳上紅了的。果然是到了山西任上。便盡情張致。第一件說是禁烟。却自他到任之後。吃鴉

豈但禁烟他

後來還開賭
呢。誰叫你去討
沒趣來。

片烟的人格。外多些。這天忽然高興。出來私行察訪。遇了這土伯述。當面搶白了一頓。好生沒趣。且慢。這句話。近乎荒唐。他兩個。一個是上司。一個是下屬。雖不是常常見面。然而回起公事來。見面的時候。也不少。難道彼此不認得的麼。誰知王伯述是個大近視的人。除了眼鏡。三尺之外。便僅辨顏色的了。官場的臭規矩。見了上司。是不能帶眼鏡的。所以伯述雖見過撫台。却是當面不認得。那撫台却認得他。故意試試他的。誰知試出了這一大段好議論。心中好生着惱。一心只想參了他的功名。却尋不出他的短處來。便要吹毛求疵。也無處可求。若是輕輕放過。却又咽不下這口惡氣。就和他無事生出事來。正是

閒閒一席話。引入是非門。

不知生出甚麼事。且待下回再記。

下半回叙山西巡撫一節。作者以爲怪矣。不知此巡撫以後之怪現狀百出。不知更以何等筆墨形容之。

偶然譏刺他。便想設法去恭他的功名。倘當日偶然恭維他。一定可以得保舉升官的了。然則後來在此巡撫手上升官者。其人品可想。

第二十二回 論狂士撩起憂國心 接電信再驚游子魄

原來那位山西撫台。自從探花及第之後。一帆風順的。開坊外放。你想誰人不奉承他。並且向來有個才子之目。但得他說一聲好。便以爲榮耀無比的。誰還敢批評他。那天憑空受了伯述的一席話。他便引爲生平莫大之辱。要參他。切名。既是無隙可乘。又咽不下這口惡氣。因此拜了一摺。說他人地不宜。難資表率。請將他開缺撤任。調省察看。誰知這王伯述信息也狠靈通。知道他將近要下手。便上了個公事。只說因病自請開缺就醫。他那裡正在辦撤任的摺子。這邊稟請開缺的公事也到了。他倒也無可奈何。只得在附片上陳明。王伯述便交卸了大同府篆。這是他以前的歷史。以後之事。我就不知道了。因爲這一門姻親隔得遠。我向來未曾會過的。只有上輩出門的伯叔父輩會過。當下彼此

可稱開缺寅
僚一笑

談起。知是親戚。自是歡喜。伯述又自己說自從開了缺之後。便改行販書。從上海買了石印書。販到京裡去。倒換些京板書出來。又換了石印的去。如此換上幾回。居然可以賺個對本利呢。我又問起方纔那四川口音的老頭子。伯述道。他麼。他是一位大名士呢。叫做「李玉軒」。是江西的一個實缺知縣。也同我一般的開了缺了。我道。他欠了姻伯書價麼。伯述道。可不是麼。這種狂奴。他敢在我跟前發狂。我是不饒他的。他狂的撫台也怕了他。不料今天遇了我。我道。怎麼撫台也怕他呢。伯述道。說來話長。他在江西。上藩台衙門。却帶了鴉片烟具。在官廳上面開起燈。來被藩台知道了。就狠不願意打發底下人去對他說。老爺要過癮。請回去過了癮。再來在官廳上吃烟。不像樣。他聽了這話。立刻站了起來。一直跑到花廳上去。此時藩臺正會着幾個當要差的候補道。商量公事。他也不問情由。便對着藩臺大罵。說你是個甚麼東西。不准我吃烟。你可知我先師曾文正公的簽押房。我也常常開燈。我眼睛裡何曾見着你來。你的官廳

好貨

可能比我先師的簽押房大藩臺不等說完就大怒起來喝道這不是反了麼快攆他出去他聽了一個攆字便把自己頭上的大帽子摘了下來對准藩臺照臉摔了過去嘴裡說道你是個甚麼東西你配攆我我的官也不要了「那頂帽子不偏不倚的恰好打在藩臺臉上」藩臺喝叫拿下他來當時底下人便圍了過去要拿他他越發了狂猶如瘋狗一般在那裡亂叫虧得旁邊幾個候補道把藩臺勸住纔把他放走了他回到衙門也不等後任來交代收拾了行李即刻就動身走了藩台當日即去見了撫臺商量要動詳文參他那撫臺倒說算了罷這種狂士本來不是做官的材料你便委個人去接他的任罷藩臺見撫臺如此只得隱忍住了他到了上海來做了幾首歪詩登到報上有兩個人便恭維得他是甚麼姜白石李青蓮所以他越發狂了我道想來詩總是好的伯述道也不知他好不好我只記得他詠自來水的一聯是「灌向甕中何必井來從湖上不須舟」這不是小孩子打的謎謎兒麼這個叫做姜白石

當時贈詩之
中確有以姜
白石對李青
蓮者惜忘之
矣

妙喻奇喻確
喻

只點得一點
頭便如此

罵盡名士絕
頂痛快

名士聽者可
要小心

三七

季青蓮只怕姜白石李青蓮在九泉之下要痛哭流涕呢。我道這兩句詩果然不好。但是就做好了也何必這樣發狂呢。伯述道：這種人若是抉出他的心肝來直頭是一個無恥小人。他那一種發狂就同那下婢賤妾恃寵生驕的一般。行逕凡是下婢賤妾一旦得了寵沒有不撒驕撒痴的。起初的時候因他撒嬌痴未嘗不惱他回頭一想已經寵了他只得容忍着點並且叫人家聽見只道自己不能容物。因此一次兩次的隱忍就把他慣的無法無天的了。這一班狂奴正是一類偶然作了一兩句歪詩或起了個文稿叫那些督撫貴人點了點頭他就得意的了不得。從此就故作優蹇之態去驕人。照他那種行逕那督撫貴人何嘗不惱他。只因爲或者自己曾經賞識過他的。或者同僚中有人賞識過他的一時同他認起真來被人說是不能容物。所以纔慣出這種東西來。依我說把他綁了賞他一千八百的皮鞭看他還敢發狂。就如那李玉軒他罵了藩臺兩句甚麼東西。那藩臺沒理會他。他就到處都拿這句話罵人了。他和我

罵得痛絕快
絕讀至此鬱
氣爲之一抒

如必以富貴
爲俗人以貧
賤爲清高則
富人求清高
只要把家財
散盡即成爲
清高人矣一
笑

買書想賴我的書價又拿這句話罵我被我發了怒攢着他的辮子還問他一句他便自己甘心認了是個玉八蛋你想這種人還有絲豪骨氣麼孔子說的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女子便是那下婢賤妾小人正是指這班無恥狂徒呢還有一班不長進的並沒有人賞識過他也學着他去瞎狂說什麼貧賤驕人你想貧賤有什麼高貴却可以拿來驕人他不怪自己貧賤是好吃懶做出來的還自命清高反說富貴的是俗人其實他是眼熱那富貴人的錢又沒法去分他幾個過來所以做出這個樣子我說他竟是想錢想瘋了的呢說罷呵呵大笑又嘆一口氣道徧地都是這些東西我們中國怎麼了哪這兩天你看報來沒有小小的一個法蘭西又是主客異形的尙且打他不過這兩天聽說要和了此刻外國人都是講究實學的我們中國却單講究讀書讀書原是好事却被那一班人讀了便都讀成了名士不幸一旦被他的法做了官他在衙門裡公案上面還是飲酒賦詩你想地方那裡會弄得好國家那裡會強國

家不強。那裡對付那些強國。外國人久有一句說話說中國將來一定不能自立。他們各國要來把中國瓜分了的。你想被他們瓜分了的。之後莫說是飲酒賦詩。只怕連屁他也不許你放一個呢。我道。何至於這麼利害呢。伯述方要答話。只見春蘭丫頭過來。叫我吃飯。伯述便道。你請罷。我們飯後再談。我於是別了過來。告知母親。說遇見了伯述的話。我因為剛纔聽了伯述的話。很有道理。吃了飯。就要去望他。誰知他鎖了門出去了。只得仍舊回房去。只見我姊姊拿着一本書看。我走近看時。却畫的是畫。翻過書面一看。始知是點石齋畫報。便問那裡來的。姊姊道。剛纔一個小孩子拿來賣的。還有兩張報紙呢。說能遞了報紙給我。我便拿了報紙。到我自己的臥房裡去看。忽然母親又打發春蘭來叫了我去。問道。你昨日寫繼之的信。可曾寫一封給你伯父。我道。沒有寫。母親道。要是我們不大耽閣呢。就可以不必寫了。如果有幾天耽閣。也應該先寫個信去通知。我道。孩兒寫去給繼之。不過託他找房子。三五天裡面等他回信到了。

我們再定。母親道。既是這麼着。也應該寫信給你伯父。請伯父也代我們找找房子。單靠繼之。人家有許多工夫麼。我答應了。便去寫了一封信。給母親看過。要待封口。姊姊道。你且慢着。有一句要緊話。你沒有寫上。須得要說明了。無論房子租着與否。要通知繼之一聲。不然。倘使兩下都租着了。我們一起去。怎麼住兩起房子呢。我笑道。到底姊姊精細。遂附了這一筆。封好了。送到帳房裡去。恰好遇了伯述回來。我又同到他房裡談天。伯述在案頭取過一本書來遞給我。我道。我送給你這個看看。看了這種書。得點實用。那就不至於要學那一種不知天高地厚。六個字。名士之聲價。可想。在當時能看富國策。便是維新家。官種二字奇談。

官。那不做官的代代不能做官。倘使是這樣。就可以說那句話了。做官原是要讀書人做的。那就先要埋怨讀書人不好了。上半天說的那種狂士不要說了。除此之外。還有一種人。這裡上海有一句土話。叫甚麼書毒頭。就是北邊說的書獸子的意思。你想好好的書。叫他們讀了。便受了毒。變了獸子。這將來還能辦事麼。我道。早上姻伯說的瓜分之後。連屁也不能放一個。這是甚麼道理。伯述歎道。現在的世界。不能死守着中國的古籍做榜樣的了。你不過看了廿四史上。五胡大鬧時。他們到了中國。都變成中國樣子。歸了中國教化。就是本朝也不是中國人。然而入關三百年來。一律都歸了中國教化了。甚至於此刻的旗人。有許多並不懂得滿洲話的了。所以大家都相忘了。此刻外國人滅人的國。還是這樣嗎。此時還沒有瓜分。他已經遍地的設立教堂。傳起教來。他倒想先把他的教傳遍了中國呢。那麼瓜分以後的情形。你就可想了。我在山西的時候。認得一個外國人。這外國人姓李。是到山西傳教去的。常到我衙門裡來。

比等歷史原
來爾時即已
發現乎此
老未曾著撰
成書以喚起
國民也

爾時之人有

坐我問了他許多外國事情。一時也說不了許多。我單說俄羅斯的一件故事。你聽罷。俄羅斯滅了波蘭。他在波蘭行的政令第一件不許波蘭人說波蘭話。還不許用波蘭文字。我道。那麼要說甚話用甚文字呢。伯述道。要說他的俄羅斯話用他的俄羅斯文字呢。我道。不懂的便怎樣呢。伯述道。不懂的他押着打着要學。無論在甚麼地方他聽見了一句波蘭話他就拿了去辦。我道。這是甚麼意思呢。伯述道。他怕的是這些人只管說着故國的話便起了懷想故國之念。一旦要克復起來呢。第二件政令是不准波蘭人在路旁走路。一律要走馬路。當中我道。這個意思更難解了。伯述道。我雖不是波蘭人說着也代波蘭人可恨。他說波蘭人都是賤種。個個都是做賊的。走了路旁恐怕他偷了店鋪的東西。說到這裡把桌子一拍。道。你說可恨不可恨。我聽了這話不覺毛骨聳然。呆了半晌。一問道。我們中國不知可有這一天。倘是要有的。不知有甚方法可以挽回。伯述道。只要上下齊心協力的認真辦起事來。節省了那些不相

如此見識已
是高卓

爾時只有此
等書便算有
用

干的虛糜認真辦起海防邊防來就是了。我在京的時候。曾上過一個條陳給堂官。到山西之後。聽那李教士說他外國的好處。無論那一門。都有專門學堂。我未曾到過外國。也不知他的說話是否全靠得住。然而仔細想去。未必是假的。倘是假的。他爲甚要造出這種謠言來呢。那時我又據了李教士的話。攙了自己的意思。上了一個條陳給本省巡撫。誰知他只當沒事一般。提也不提起。我們乾着急。那有權辦事的。却只如此。自從丟了官之後。我自南自北的走了。不知幾次看着那這讀書人。又只如此。所以我別的買賣不幹。要販書往來之故。也有個深意在內。因爲市上的書。賈都是胸無點墨的。只知道甚麼書銷場好。利錢深。却不知什麼書是有用的。什麼書是無用的。所以我立意販書。是要選些有用之書去賣。誰知那買書的人也同書賈一樣。只有甚麼「多寶塔」「珍珠船」「大題文府」之類。是他曉得的。還有那石印能做夾帶的銷場。最利害。至於「經世文篇」「富國策」以及一切輿圖冊籍之類。他非但不買。並且連

書名也不曉得等我說出來請他買時他却莫名其妙取出書來送到他眼裡他也不曉得看你說可嘆不可嘆這一班混蛋東西叫他僥倖通了籍做了官試問如何得了我道做官的未必都是那一班人然而我在南京住了幾時官場上面的舉動也見了許多竟有不堪言狀的伯述道那捐班裡面更不必說了他們那裡是做官其實也在那裡同我此刻一樣的做生意他那牟利之心比做買賣的還利害呢你想做官的人不是此類便是彼類天下事如何得了我道姻伯既抱了一片救世熱心何不還是出身去呢將來望升官起來勢位大了便有所憑藉可以設施了伯述笑道我已上五十歲的人了此刻我就去銷病假也要等坐補原缺再混幾年上了六十歲一個人就有了暮氣了如何還能辦事說中國要亡呢一時只怕也還亡不去我們年紀大的已是末路的人沒用的了所望你們英年的人巴巴的學好中國還有可望總而言之中國不是亡了便是強起來不強起來便亡了斷不會有神沒氣的就這樣永遠

須知政府用人專喜用暮氣極深的

存。在。那。裡。的。然。而。我。們。總。是。不。及。見。的。了。正。說。話。時。他。有。客。來。我。便。辭。了。去。從。此。沒。事。時。就。到。伯。述。那。裡。談。天。倒。也。增。長。了。許。多。見。識。過。得。兩。天。叫。了。馬。車。陪。着。母。親、嬪。娘、姊。姊。到。申。園。去。逛。了。一。遍。此。時。天。氣。寒。冷。遊。人。絕。少。又。到。靜。安。寺。前。看。那。湧。泉。用。石。欄。圍。住。刻。着。天。下。第。六。泉。我。姊。姊。笑。道。這。總。是。市。井。之。夫。做。出。來。的。天。下。的。泉。水。叫。他。辱。沒。盡。了。這。種。混。濁。不。堪。的。要。算。第。六。泉。那。天。下。的。清。泉。屈。他。居。第。幾。呢。逛。了。一。遍。仍。舊。上。車。回。棧。剛。進。棧。門。胡。乙。庚。便。連。忙。招。呼。着。遞。給。我。一。封。電。報。我。接。在。手。裡。一。看。是。南。京。來。的。不。覺。驚。疑。不。定。正。是。

無端天外飛鴻到 傳得家庭噩耗來

不知此電報究竟是誰打來的。且待下回再記。

上回作兩篇論去登報。便藏着一個賭徒。此回作兩句詩去登報。便養成一班狂士。回想甲申乙酉間之上海社會。如在目前。

第二十三回 老伯母遺言囑兼祧 師兄弟挑燈談換帖

俗人又說是
識語了

雖應了這句
話誰知又不
是那個病死
的

當下拿了電報回到房裡。却沒有電報新編。只得走出來向胡乙庚借了來繙。原來是伯母沒了。我伯父打來的。叫我即刻去。我母親道。隔別了二十年的老妯娌了。滿打算今番可以見着。誰知等我們到了此地。他纔沒了。說着不覺流下淚來。我道。本來孩兒動身的時候。伯母就病了。我去辭行。伯母還說恐怕要見不着了。誰知果然應了這句話。我們還是即刻動身呢。還是怎樣呢。但是繼之那裡。又沒見有回信。嬸娘道。既然有電報叫到你。總是有甚麼事要商量的。還是趕着走罷。母親也是這麼說。我看了一看表。已經四下多鐘了。此時天氣又短。將近要斷黑了。恐怕碼頭上不便當。遂議定了明天動身。出去知照乙庚。晚飯後。又去看伯述。告訴了他明天要走的話。談了一會別去。一宿無話。次日一早。伯述送來幾份地圖。幾種書籍。說是送給我的。又補送我父親的一份奠儀。我叩謝了。回了母親。大家收拾行李。到了下午。先發了行李出去。然後眾人下船。直到半夜時。船纔開行。一路無話。到了南京。只得就近先上了客棧。安頓

可見全無天
性

開落得借此推

好衆人。我便騎了馬。加上幾鞭。走到伯父公館裡去。見過伯父。拜過了伯母。伯父便道。你母親也來了。我答道。是。伯父道。病好了。我只順口答道好了。又問道。不知伯母是幾時過的。伯父道。明天就頭七了。躺了下來。我還有個電報打到家裡去的。誰知你倒到了上海了。第二天就接了你的信。所以再打電叫你。此刻就閣在那裡。快接了你母親來。我有話同你母子商量。我道。還有嬸嬸、姊姊也都來了。伯父愕然道。是那個嬸嬸、姊姊。我道。是三房的嬸嬸。伯父道。他們來做甚麼。我道。因爲姊姊也守了寡了。是姪兒的意思。接了出來。一則他母女兩個在家沒有可靠的。二則也請來給我母親做伴。伯父道。好沒有知識的。在外頭作客。好容易麼。拉拉扯扯的帶了一大堆子人來。我看你將來怎麼得了。我滿意你母親到了。可以住在我這裡。此刻七拉八扯的。我這裡怎麼住得下。我道。姪兒也有信託繼之代租房子。不知租定了沒有。伯父道。繼之那裡住得下麼。我道。並非要住到繼之那裡。不過託也代租房子。伯父道。你先去接了母親。

倒是人家不勝之喜

何等親密何等熱鬧回照前文真是喜不得而怒笑不得而哭

來。我。和。他。商。量。事。情。我。答。應。了。出。來。仍。舊。騎。了。馬。到。繼。之。處。去。繼。之。不。在。家。我。便。進。去。見。了。他。的。老。太。太。和。他。的。夫。人。他。兩。位。知。道。我。母。親。和。嬸。嬸。姊。姊。都。到。了。不。勝。之。喜。老。太。太。道。你。接。了。繼。之。的。信。沒。有。他。給。你。找。着。房。子。了。起。先。他。找。的。一。處。地。方。本。來。狠。好。是。個。公。館。排。場。只。是。離。我。這。裡。太。遠。了。我。不。愿。意。難。得。他。知。我。的。意。思。索。性。就。在。貼。隔。壁。找。出。一。處。來。那。裡。本。來。是。人。家。住。着。的。不。知。他。怎。麼。和。人。家。商。量。貼。了。幾。個。搬。費。叫。人。家。搬。了。去。我。便。硬。同。你。門。做。主。在。書。房。的。天。井。裡。開。了。一。個。便。門。通。過。去。我。們。就。變。成。一。家。了。你。說。好。不。好。此。刻。還。收。拾。着。呢。我。同。你。去。看。來。說。罷。扶。了。丫。頭。使。走。繼。之。夫。人。也。是。喜。歡。的。了。不。得。說。道。從。此。我。們。家。熱。鬧。起。來。了。從。前。兩。年。我。婆。婆。不。肯。出。來。害。得。大。家。都。冷。清。清。的。過。那。沒。趣。的。日。子。幸。得。婆。婆。來。了。熱。鬧。些。不。料。你。老。太。太。又。來。了。還。有。嬸。老。太。太。姑。太。太。這。回。只。怕。樂。得。我。要。發。胖。了。一。面。說。一。面。跟。了。也。同。走。老。太。太。道。阿。彌。陀。佛。能。穀。你。發。了。胖。我。的。老。命。情。愿。短。幾。年。了。你。瘦。的。也。太。可。憐。繼。之。

此非閒筆亦
非冗文也慨
乎家庭社會
之不可問故
反言之以屬
俗也

豈但有朋友
並有親伯父

夫人道這麼說。媳婦一輩子也不敢胖了。除非我胖了。婆婆看着樂多。長幾十年。壽那我就胖起來。老太太道我長命我長命你胖給我看。一面說着。到了書房外面。果然開了一個便門。大家走過去看。原來一排的三間正屋。兩面廂房。西面另有一大間是廚房。老太太便道。我已經代你們分派定了。你老太太住了東面一間。那西面一間把他打通了。廂房做個套間。你嬸太太姑太太可以將就住得了。你就屈駕住了東面廂房。當中是個堂屋。我們常要來打吵的。你要會客呢。到我們那邊去。要謹慎的。索性把大門關了。走我們那邊出進更好。我便道。伯母佈置得好。多謝費心。我此刻還要出城接家母去。老太太道是呀。房子雖然沒有收拾好。我們那邊也可以暫時住住。不嫌委屈。我們就同榻也睡兩夜了。沒有住在客棧的道理。叫人家看見笑話。倒像是南京沒有一個朋友似的。我道。等兩天房子弄好了再來罷。此刻是接家母到家。伯那裡去。有話商量的。老太太道是呀。你令伯母聽說沒了。不知是甚麼病。怪可憐的。那麼你去罷。我

你這孩子一
句罵之詞
也然而親熱
甚矣

辭了要行。老太太又叫住道。你慢着。你接了你老太太來時。難道還送出城去。倘使不去時。又丟你嬸太太和姑太太在客棧裡。人生路不熟的。又是女流。如何使得。我做了你的主。一起接了來罷。說罷。叫丫頭出去。叫了兩個家人來。叫他先僱兩乘小轎來。叫兩個老媽子坐了去。又叫那家人僱了馬。跟我出城。我只得依了。到了客棧。對母親說知。便收拾起來。我親自騎了馬。跟着轎子。交代兩個家人押行李。一時到了。大家行禮。厮見。我便要請母親到伯父家去。老太太道。你這孩子好沒意思。你母親老遠的來了。也不曾好好的歇一歇。你就死。活要拉到那邊去。須知到得那邊去。見了靈柩。觸動了妯娌之情。未免傷心。要哭。這是一層。第二層呢。我這裡婆媳兩個寂寞的要死了。好容易來了個遠客。你就不容我談談。就來搶了去。麼。我便問母親怎樣。母親道。既然這裡老太太歡喜留下。你就自己去罷。只說我路上辛苦病了。有話對你說也是一樣的。我明天再過去罷。我便逕到伯父那裡去。只說母親病了。伯父道。病了。須不曾死。

承情承情

好個盡道理
的大伯子

好貨

五一

了。我這裡死了。人要請來商量。一句話也不來。好大的架子。你老子死的時候。爲甚麼又巴巴的打電報叫我還帶着你運柩回去。此刻我有了事了。你們就擺架子了。一席話說的我不敢答應。歇了一歇。伯父又道。你伯母臨終的時候。說過要叫你兼祧。我不過告訴你母親一聲。盡了我的道理。難道還怕他不肯麼。你兼祧了過來。將來我身後的東西都是你的。就算我再娶填房生了兒子。你也是個長子了。我將來得了世職。也是你襲的。你趕着去告訴了你母親。明日來回我的話。我聽一句。答應一句。始終沒說話。等說完了。就退了出來。回到繼之公館裡去。只對母親畧畧說了兼祧的話。其餘一字不提。姊姊笑道。恭喜你又多一份家當了。老太太道。這是你們家事。你們到了晚上慢慢的細談。我已經打發人趕出城去叫繼之了。今日是我的東。給你們一家接風。我說過。從此之後。不許迴避。便你和繼之今日也要圍着在一起吃。我纔給你老太太說過。你肯做我的乾兒子。我也叫繼之拜你。老太太做乾娘。我道。我拜老太太。

原來先說過了

做乾娘是狠好的。只是家母不敢當。母親笑道：他小孩子家也懂得這句話。可見我方剛不是瞎客氣了。我道：老太太疼我就同疼我大哥一般。豈但是乾兒子。我看親兒子也不過如此呢。當時大家說說笑笑十分熱鬧。不一會已是上燈時候。繼之趕回來了。逐一見禮。老太太先拉着我姊姊的手。指着我道：這是他的姊姊。便是你的妹妹。快來見了以後不要迴避。我纔快活。不然住在一家鬧的躲躲藏藏的。慳死人。繼之笑着見過禮。道：孩兒說一句斗胆的話。母親這麼歡喜。何不把這位妹妹拜在膝下。做個乾女兒呢。況且我又沒個親姊姊。親妹妹。老太太聽說歡喜的。樓着我姊姊道：姑太太你肯麼。姊姊道：老太太既然這麼歡喜。怎麼又這等叫起女兒來呢。我從沒有聽見叫女兒做姑太太的。老太太道：是是這怪。我不是我的小姐。你不要動氣。我老糊塗了。一面又叫擺上酒席來。繼之夫人便去安排杯箸。姊姊搶着也幫動手。老太太道：你們都不許動一個。是初來的遠客。一個是身子弱得怕人。今日早起還嚷肚子痛。都歇着。

式式週到

是一位孝子

一語道着

罷。等丫頭們去弄。一會擺好了。老太太便邀入席。席間又談起乾兒子乾娘的事。無非說說笑笑。飯罷。我和繼之同到書房裡去。只見我的鋪蓋已經開好了。小丫頭送出繼之的烟袋來。繼之叫住道。你去對太太說。預備出幾樣東西來。做明日我拜乾娘。太太拜乾婆婆的禮。丫頭答應着去了。我道。大哥認真還要。做麼。繼之道。我們何嘗要幹這個。這都是女人小孩子的事。不過老人家歡喜。我們也應該湊個趣。哄得老人家快活快活。古人斑衣戲綵。尚且要做。何況這個呢。論起情義來。何在多此一拜。倘使沒了情義的。便親的。便怎麼。這一句話。觸動了我日間之事。便把兩次到我伯父那裡的話。一一告訴了繼之。繼之道。後來那番話。你對老伯母說了麼。我道。沒有說。繼之道。以後不說也罷。免得一家人存了意見。這兼祧的話。我看你只管糊裡糊塗答應了。就是不過開弔和出殯兩天。要你應個景兒。沒有甚麼道理。我不覺嘆道。這纔是彼以偽來。此以偽應呢。繼之道。這不叫做偽。這是權宜之計。倘使你一定不答應。一時鬧起來。

纔說拜把子
便引出一個
拜把子的出
來可謂層出
不窮

又是個笑話。我料定你令伯的意思。不過是爲的開弔出殯兩件事。要有個孝子好。着點罷了。又嘆道。我旁觀冷眼看去。你們骨肉之間。實在難說。我道。可不是嗎。我看着有許多朋友。講交情的。拜個把子。比自己親人好的多着呢。繼之道。你說起拜把子。我說個笑話給你聽。半個月前。那時候恰好你回去了。這裡鹽巡道的衙門外面。有一個賣帖子的。席地而坐。面前鋪了一大張出賣帖子的訴詞。上寫着從某年某月起。識了這麼個朋友。那時大家都在困難之中。那個朋友要做生意。他怎麼爲難。借給他本錢。誰知虧折盡了。那朋友又要出門去謀事。缺了盤費。他又怎麼爲難。借給他盤費。纔得動身。因此兩個換了帖。說了許多貧賤相爲命。富貴毋相忘的話。那朋友一去幾年。絕跡不回來。又沒有個錢寄回家。他又怎麼爲難。代他養家。像這麼亂七八糟的。寫了一大套。我也記不了那許多了。後頭寫的是「那朋友此刻潤了。做了道臺。補了實缺了。他窮在家鄉。依然如故。屢次寫信。和那朋友借幾個錢。非但不借。連信也不回。

異想天開負
心人也值得
如此蹭躓他

此等事亦有
所本奇極

因此湊了盤費來到南京到衙門裡去拜見誰知去了七八十次一次也見不着可見那朋友嫌他貧窮不認他是換帖的了。他存了這帖也無用。因此情願把那帖子出來賣幾文錢回去。你們有錢的人儘可買了去認一位道臺是換帖。既有錢的人那道臺自然也肯認是個換帖朋友。云云。末後攤着一張貼子。上面寫的姓名籍貫生年月日祖宗三代。你道是誰就是那一位現任的鹽巡。你道拜把子的靠得住麼。我道後來便怎麼了。繼之道。賣了兩天就不見了。大約那位觀察知道了。打發了幾個錢叫他走了。我道虧他這個法子想得。好繼之道。他這個有所本的。上海招商局有一個總辦是廣東人。他有一個兄弟狠不長進。吃酒賭錢吃鴉片烟嫖無所不爲。屢屢去和他哥哥要錢。又不是要的少。一要就是幾百元。要了過來就不見了他了。等在外面糊裡糊塗的化完了。却又來了。如此也不知幾十次了。他哥哥狠的沒法。一天他又來要錢。他哥哥狠極了。給了他一吊銅錢。他却並不嫌少。拿了就走。他拿了去買上一個

蠻理其實答
不出
爲了自己兄
弟要請外人
調停真是好
貨豈但怪而
己哉

爐子幾斤炭再買幾斤山芋天天早起跑到金利源棧房門口擺個攤子賣起煨山芋來我道想是他改邪歸正了繼之道什麼改邪歸正那金利源是招商局的棧房棧房的人那個不認得他是總辦的兄弟見他蓬頭垢面那副形狀那個不是指前指後的傳揚出去連那推車扛抬的小工都知道了來來往往必定對他看看他哥哥知道了氣的暴跳如雷叫了他去罵他反說道我從前嫖賭你說我不好也罷了我此刻安分守己的做小生意又怪我不好叫我怎樣纔好呢氣得他哥哥回答不上來好容易請了同鄉出來調停許了他多少銀要他立了永不再到上海的結據纔把他打發回廣東去你道奇怪不奇怪呢我道這兩件事雖然有點相像然而負心之人不同繼之道本來善抄藍本的人不過套個調罷了我道朋友之間是富貴的負心骨肉之間倒是貧窮的無賴這個只怕是個通例了繼之道倒也差不多只是近來狠有拿交情當兒戲的我曾見兩個換帖的都是膏粱子弟有一天鬧翻了臉這個便找出那份

帖子來。囔的撕破了。拿個火燒了。說你不配同我換帖。說到這裡。母親打發春蘭出來叫我。我就辭了繼之。走進去。正是

蓮花方燦舌。謔室又傳呼。

不知進去又有何事。且待下回再記。

上半回來寫得妙。有一段極冷淡處。便接一段極親熱處。有一段極狠惡處。便接一段極融樂處。兩兩相形。神情畢現。

下半回一個真兄弟。一個假兄弟。各有各負心之處。各各處置不同。而置之一處。恰如兩峯相對。其不相同處。正是相同處。正不知從何處搜羅得來如許故事。却又安放得法。

兼祧一節。已於第十六回中逗了消息。却直到此處纔寫出來。而又不全是實寫。

新小説 第二年第五號



二百四十六

科學
小說 海底旅行

紅溪生述

五九

第二十回 譚歷史夜識金銀氣 憤專制深窺義士心

話說當下歐露世主意已定。悄悄的一個人走過李蘭操這邊來。只見他們兩人還在那兒交頭接耳。細語低聲。談得好不高興。歐露世說道。這件事究竟怎樣辦法。總要給我一個確實消息。大家商量看行得去行不去。莫要到鬧得下不得地的時候。那就不好看的。李高兩人不提妨歐露世來在他們旁邊。聽了這幾句話。倒把他們嚇了一跳。連忙扯歐露世一同坐下。蘭操方纔說到歐兄不必耽心這事。我已經預備得妥妥當當了。你祇要回房去收拾細軟。以及你平日視同性命的筆記稿本。包裹在身上。到了今晚九點鐘。我去知會你。你便依我行事。是萬無一失的。又走到歐露世耳邊低聲說了幾句如此如此。這般這般。你說有錯沒有。歐露世經不起他們的嘮叨。一回兩回的設計逃走。這回更是認真知道。勸也勸不來。若是不依他們。反轉鬧得不好。祇得聽他們擺布。

各自回房檢拾東西。到了吃完午餐的時候。歐露世走入書室。對着這萬軸琳琅。不禁洒長別之淚。徘徊了一會。又纔走進客堂。見了那些千奇百怪的機器。以及那些動植物標本。恨不得囊載而逃。又想起李夢向來相待的恩情。恨不得見他直說出要逃走的話。同他深深的道個謝。叮嚀他此後一切保重。那時歐露世真是坐不安席。立不旋踵。忽然聽見頭上鏘的一聲。倒嚇了一跳。抬頭望時。纔曉得是掛着的時辰鐘已經八點了。歐露世想着時候將近。只得仍走回房。換過衣服。攜帶好平生所撰述的筆記。又重走進客堂。只見電光闇淡。窺寂無人。覺得比平常淒慘了許多。又隱隱聽得有號令之聲。手脚忙亂。聲歐露世更是心如轆轤。恐怕事情發作。就在這會了不提。妨內支士突然沈入海底。歐露世大驚。知道「內支士」沈了。下海那李蘭操苦心經營的事。已歸夢幻。泡影看看時候。又正是九點鐘。心裏更加疑惑。以爲蘭操機事不密。被李夢覷破。又不曉得鬧到怎樣了。正在煩憂無奈之時。忽然有一人推門進來。歐露世急

忙起視原來並非別人。就是李夢。歐露世當下惶恐不堪。知道一定是漏洩。李夢來詰責他了。後來看看李夢也沒有別的話。仍舊坐在椅子上。倒同歐露世談起西班牙的歷史來。問歐露世曾經讀過西班牙史沒有。歐露世本是博學多能之士。任你世界各國的史記。那一本不是倒背的。何況西班牙是世界殖民史上有名的國土呢。歐露世聽李夢話來得奇。又想着李高的事。不知他兩人究竟如何。還在這船上沒有當下直是無言回答。李夢却儘管追問。歐露世纔答道。歷史意義甚廣。李兄所問是那一部分呢。李夢道。我想同老兄談的。就是西班牙史裏頭一條頂怪的事。至今人還是誤會的。我於今告訴你。那千古之疑。就可以渙然冰釋了。歐露世原是懷着滿肚的鬼胎。總疑心李夢是爲着那件事。故意用旁敲側擊之筆。所以竟是無言可答。又並不明白李夢的意思。究竟是說甚麼。只得支支吾吾。答應了兩個是字。李夢又纔說道。回想貴國路易十四想西班牙政權自由。叫他的孫子「亞西」侯做西班牙的國王。這段歷

史。是老兄曉得的。到了「扶利」五世。性質闇弱。政苛法虐。諸邦怨之。一千七百〇一年。英澳兩國於「荷蘭」「比古」府會盟。欲廢「扶利」第五。而立「支利士」三世。風聲既播。「扶利」五世大修軍備。以防強敵。但是當時西班牙雖有海陸軍之名。實則不過彈壓。由其屬地美洲及西印度輸入之金銀船而已。一千七百〇二年。法國兵船二十三艘護送美洲商船載積許多金塊入「西班牙」「加地士」港。彼時英澳同盟艦隊已逼近西班牙海岸。法軍艦長欲入法國港口。而艦中有西班牙士官不肯。說道。若不入「加地士」港。則入西北海岸「烏高」港。請求不已。艦長無法。只得應允。然向來「加地士」商人。凡由美洲及西印度輸入商品。有一手受領權。既聞商船將入「烏高」港。以爲剝奪彼等權利。訴之「扶利」五世。「扶利」本愚闇。惑於商人之說。遂嚴諭法艦長。及商船旋泊「烏高」港。不許卸貨。待敵艦去後。仍駛入「加地士」。於是法艦隊坐待敵至。英艦聞而襲之。艦長知勢弱不敵。又恐金塊奪於敵人之手。悉投海中。今「內支

士』已在『烏高』港。老兄可隨我來看看。這也可以證明一段歷史的。說畢。便邀歐露世同行。歐露世茫然不知其故。跟着李夢走進書室。彼時兩側嵌板盡開。電光燦爛。在『內支士』周圍半里許。可辨沙石。只見海底有水夫七八人。穿着潛水衣。不曉得在那兒拾甚麼。歐露世定着眼睛。望了一會。纔曉得水夫盡是『內支士』的人。所拾的東西。盡是金塊。李夢向着歐露世微笑道。老兄曉得『烏高』港這樣的富厚嗎。歐露世道。不錯。據我所聽見的。港內有四千萬磅的金塊。究竟有沒有呢。李夢道。這怎們沒有。不過世人要想來撈取。就費多利少。所以我這門獨行生意。是最穩當的。歐露世說道。老兄以爲世人不能撈取嗎。但是我所曉得的。早已經有人來取了。李夢詫異道。老兄說的眞算奇怪了。難道世人知道了嗎。歐露世道。老兄既與世人絕交。所以世事也不得清楚。前年有一商人設立公司。釀集資本。稟准政府。拾這兒的金塊。後來不曉得這事何如。但是已經被老兄撈去。他們所集的資本。將來恐怕白費了去。依我看來。此

處的金塊。老兄得之無用。不如任他們世上的人撈些去。也可有益於社會。況且老兄取了回來。不但於經濟界毫無影響。而且堆積此等笨重東西在船上。豈不有礙地方嗎。李夢厲聲答道。誰告訴你說。撈得這兒的金塊。是我一個人用的嗎。我費了這樣大的力量。掬了這樣大的神氣。實在也不過是想救濟世人。老兄還不知道。那就難說了。我最恨的世界。那起專制政體。任那般鳥權力。家設出些鳥法律。苛苦百姓。我李夢這一世人。就是這樣結果。那就罷休。若果皇天上帝。矜此下民。李夢雖不材。也想於我同胞。少有盡力。老兄想想。這個原故。就明白我取的金塊。並非爲自私自利的了。言畢長嘆。歐露世聽了李夢的話。又想起前夜運欸之事。一定是幫助甚麼義士拯民於塗炭的。更不得不佩服李夢的義氣。那時夜景已深。歐露世纔辭過李夢回房安息不題。到了次日早晨。李蘭操獨自走到歐露世這邊來。一見歐露世。就跌足怨恨道。昨晚的事。到了九點鐘。本來就要來約你的。那曉得『內支士』忽然沈下。真是出我意料。

之外。不曉得是被李夢知道了。還是湊巧的。你說咱們晦氣不晦氣。好容易再得這個好機會。說畢悔恨不已。歐露世道。我曉得這件事是難成的。這不成還罷了。累得我昨天晚上提心吊膽。又偏偏遇着李夢。儘向我說西班牙歷史。你想我到那個時候。不曉得事情。究竟洩漏沒有。又不曉得你們的下落何如。後來李夢又拉我同去看他的銀行。到三四更纔回來睡。這個疑團。幸虧你來說。我纔明白。此後若果真要幹這個事體。不是打疊得萬分有把握。不可輕發。一來省得大家急。二來給李夢知道了。是有些不好看的。李蘭操急忙問道。李夢有銀行嗎。在甚麼地方。歐露世點頭道。李夢這間銀行。任你世界的。皇宮沒得他的穩當。第一不憂火災。第二不怕盜劫。你說好不好。因把昨晚所見之事。從頭述了一遍。李蘭操聽得出神。恰好「內支士」浮出海面。歐露世便拉了蘭操同登甲板。眺望遠景。那時「內支士」已經離西班牙海岸甚遠。向西南進航。四面渺渺茫茫。離海岸最近的。也有五六百里。又不曉得是甚麼海。李蘭操看了這

個光景。知道事無可爲。不禁感憤。歐露世只好勸他再等機會。彼時已是早餐時候。兩人纔下艙去了。歐露世早餐已畢。剛想到書室讀書。李夢却走到他房下來說道。今晚游歷海底。老兄高興。可同去罷。歐露世聽了大喜。答道。我自從來『內支士』未曾夜游。此行極願奉陪。李夢又道。今晚所走的路。異常險阻。但是我同老兄去。不許帶同別人。李高二君。不必知會他。說畢。逕去了。歐露世仍然到書室讀書。吃過午餐。直候到六下多鐘。李夢纔來約歐露世共入小室。穿好潛水衣。空氣較前積蓄稍多。却不帶電氣燈。歐露世怪問道。不帶電燈嗎。李夢道。不必。歐露世正想問還要帶銅帽不要。已經迫不及待。李夢拿了兩條尖鐵杖。一條給歐露世。一條自己帶好。拖住歐露世的手。一躍入海。直沈下九百尺。彼時夜深路黑。不辨咫尺。歐露世異常辛苦。約莫走了兩里路。纔遠遠的看見水中微有火光。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社細
小說 九命奇冤

嶺南將叟重編

第十八回 張阿鳳挺身作證 施智伯仗義騰詞

且說凌貴興當夜打劫了一番。回到家中。遵了爵興分付。一個個都從後門進來。爵興已排好了五桌筵席。預備慶功。當下且不入席。列坐兩旁。談說此事。潤保、潤枝先說道。我兩個奉命在半路攔截黃千摠。他果然出來。我們在沙街地方把他攔住。就照分付的話說了一遍。他又問爲何烟燄漫天的。我們道。這是今夜放燄口焚化紙錠的烟。他就信而不疑的回去了。勒先蔡順也來回報。說巡檢衙門並沒有差人出來。其譽、海順、柳郁、柳權都來回報。說一共放了十二籬鞭炮。凌美閑、林大有又各叙攻打情形。喜來却進來報說。地保李義從入黑時便醉了。到此刻還沒有醒。爵興聽罷。呵呵大笑道。今番可以算得大獲全勝了。此刻叫他一窩兒死在石室裡。沒了個苦主。地方官那裡還肯認真緝捕。這纔是斬草除根呢。貴興道。表叔真是算無遺策。但是我只管依計而行。內中還

有許多不懂的。爲甚要先打起醮來呢。爵興道。這是個顯而易見的道理。你同天來有仇。此刻差不多人都知道了。忽然他家出了這件大事。豈不要疑心到你。總要託一個事故。躲避開纔好。此時又沒有甚麼事好做。所以只好託詞打醮。恰恰算到今天。放燄口完醮。你是主人家。應該在旁邊伺候拈香的。明天事情出來。那個還疑心到你。就只這個意思。貴興道。這放鞭炮又是甚麼意思呢。爵興道。這裡離梁家不過半里路。他們去攻打時。不免要有聲息。所以放起鞭炮。亂了那邊的聲音。這裡頭還有一個用意。我恐怕李巡檢要出來。所以打發簡勒先、蔡順去攔住。萬一出來時。先來通報。我這裡便要遮留着他。或待茶。或待酒。敷衍住他。也叫外面鞭炮的聲音。堵住他的耳朵。所以叫你們回來時。從後門進來。也是怕恰遇了李巡檢在前面。因此預先打算定了。所以必要簡蔡兩個去攔截巡檢差人。我其中也有個用意。因爲恐怕別人看不出公差的舉動。他却又不穿號衣的。更無從分辨。簡勒先我曾經問過他。他從前在東莞縣

當過差役。此刻番禺縣裡。也有他一個卯名。他是一定看得出來的。所以特派了他去。這是我連日籌畫的計策呢。不一會。那四路放悶香的宗孟、宗季、宗孝、宗和也陸續回來。這個說我悶倒了某處更練。那個說我悶倒了幾處更夫。爭來獻功。貴興當堂取出了八千銀子說道。我本說過。總謝的是五千銀子。其餘天來兄弟。殺一個。謝一千。此刻一把火。一縷烟。管取連養福也死在裡面。真是算得剷草除根的了。我另外拿出三千銀子。你各位一一均分了罷。衆人齊聲稱謝。方纔入席暢飲。直飲至天色大明。日高三丈。方纔各各就寢。到了申末酉初。方纔起來。宗孔獻計道。我睡在床上。想了一個法子。前回的三千兩假借票。此刻正好用着他。憑了這一張紙。乘勢好去占據他的糖行。爵興道。不妙。不妙。這樣做出來。顯見得我們乘人之危了。且慢一步。再想法子。我們此刻不重在糖行。只重在石室。總要設法把那石室先弄了過來。其餘再作商量。宗孔方欲說話時。只見喜來報道。大爺不好了。昨夜梁天來並沒有死。所死的都是女人。

此刻報了番禺縣。在那裡相驗呢。爵興吃了一驚道。你這話是真的麼。喜來道。怎麼不真。我纔從屍場上回來的。親眼看見天來兄弟父子三個。都在那裡呢。地保李義。被縣官打了一千多板。打得那屁股就同爛楊梅一般。路也走不動了。伺候縣官走了之後。還叫人抬着回去呢。一席話聽得貴興目瞪口呆。宗孔磨拳擦掌。爵興搓手頓足。他三個人。却是三般心事。貴興爲的是白費精神。白耗錢銀。未曾殺得他一個。不勝懊惱。宗孔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既然未死。何妨今夜再去結果了他。爵興是想到他家男子未死。鬧下這場大事。他一定不肯干休。過兩天不知他如何告法。這場訟事。狠有得糾纏呢。當下便對貴興說道。看這個情形。一定是走了消息。有人通了信了。他纔預先避過呢。然而這件事。我們已經是萬幸的了。天來這東西。是個笨貨。要是稍爲乖巧的。得了信息。先招呼了更練。又召集些佃戶。分伏在石室裡面。與及外進幾間。等你們攻石室時。裡應外合。怕我們不束手就縛。所以我昨夜要分作三隊起行。也是防到這

一着。此刻這一關是已經逃過了。不必說了。從今天起。可不能不防他告發。他若是只告了強盜行劫。沒有人名。那就不怕他。最怕的是有人通了信。他却告起主使來。這可是個不得了的事。宗孔道。老表台。也忒煞多心了。我們這裡。那一個不是姪老爹的心腹。那一個不受過姪老爹的大恩。誰還去通信呢。諒天來也沒有這樣大胆。敢告我們。爵興不去理他。又對貴興道。君子防未然。這件事。賢姪可不要看輕了。須要預備一切。一兩天內。把衆兄弟陸續打發開了。千萬不可一哄而出。又不可慌張顧忌。要去的大大方方。賢姪這裡。預先要買出兩個有年紀的人。充做耆民。我們譚村沒有甚麼紳士。耆民可以當官的。至緊至緊。我此刻也不能耽閣。還要去各處打聽。天來曾託甚麼人寫呈子。好作商量。貴興聽得呆了。道。表叔。你千萬在心。這件事纔好呢。爵興道。鬧起事來。我也要累在裡面。怎麼好不在心。以後還要大眾同心合力呢。說罷。匆匆辭去了。且說天來盛殮了衆屍。不必說也是哀痛的了。只因凌氏年紀高大。恐怕傷了老

人家的心。只好勉強安慰。這一天張鳳也來吊問。天來感他的情。就留他在家。吃口閒飯。過得幾天。又想到省城生意要緊。只好留下養福侍奉凌氏。帶着守孝。又叫君來隨時往來兩面。自己帶了張鳳。到省城而來。一衆夥友。自有一番唁慰。且不必言。却說天來有個至友。姓何。表字傑臣。這一天聞得天來到了省城。也來慰問。天來接見。具道一切。傑臣道。有這等奇冤。梁兄爲甚不早日補了呈詞。請官追捕。天來道。我何嘗不是這樣想。況且黃縣官也交代。叫補具呈詞。但是這個呈詞。要怎麼寫法。也要請一位高明的商量商量。纔得妥當。我昨天纔到。所以還沒有提起。傑臣沈思道。我有一位相好朋友。曾經學過刑名。律例極熟。只因不肯冒紹興籍貫。所以沒有館地。寫的狀詞最好。却只不肯出面。也沒有知道他有這個本事。而且還有一個極不好的脾氣。不容易請教。若是拿了錢請教他。他向來不肯做的。要碰着他路見不平。却是分文不受。登時就代人作了。天梁道。不知此公姓甚名誰。何不帶我去見他。訴說這番冤苦。或者

他肯見憐。亦未可定。傑臣道。這樣求他。未必他肯。我明日約他出來。到外面閒逛。故意經過此處。梁兄便可邀留少坐。閒談之間。說起這件事。隨機應變去求他。方纔妥當呢。天來大喜應允。當下傑臣別去。到了次日午後。果然看見傑臣。同着二人走過。天來便邀傑臣到行裡少坐。傑臣就邀了那人一同進來。天來請問姓名。始知那人姓施。表字智伯。當下分賓坐定。傑臣又故意問天來家中之事。天來又故意訴說一番。智伯道。昇平世界上面。那容強盜橫行。梁兄爲甚不速速補具呈詞。好叫地方官緝捕。天來道。弟這番被劫。却與尋常被劫的不同。內中有個主使的。智伯道。主使的又是誰。天來便把同凌貴興交涉前後情節。一一告知。智伯道。不知可有個見證。天來道。見證便有一個。又把張鳳報信一節。說了一遍。智伯道。有了這個見證。就好單告主使的人了。這個叫做擒賊擒王。若只告個盜劫。他不難賄囑差役。就是一百年也不能緝獲破案呢。天來道。多承先生指教。只是缺了個寫狀的人。不知二位可有相好的朋友。肯做這

個事的麼。傑臣聽說。看看智伯。智伯道。省城裡面。做這個事業的狠多。梁兄自去打聽便了。天來聞言。無話可答。傑臣想了想道。寫狀的人儘多。只有一層可虞。凌貴興是個富有百萬的財主。又是個陰險狡詐的人。只怕他早就遍行賄囑了。這裡託了他。他却在呈詞上面。故意弄些破綻。他却又去同貴興造訴詞。駁了個乾淨。那就怎樣呢。豈不壞了事麼。智伯沈吟道。不知那個見證的張鳳。可靠得住。天來就把張鳳叫來。給智伯當面。張鳳先說道。小人當日。確在凌家窗外。聽見強徒說話。那時不過偶然存了個不忍之心。去梁官人家通個信。也並不是望甚麼酬謝。誰知事後。梁官人却口口聲聲叫我恩人。叫得我好生慚愧。又在乞兒隊裡。把我提拔起來。豐衣足食。我反受了梁官人大恩。莫說是到官做見證。就是叫我赴湯蹈火。也是要去的。智伯道。你不要此時口硬。當了官時。那一種威嚴。只怕你先就要嚇慌了。何況說得對便好。說得不對時。要打要夾呢。你不怕麼。張鳳大怒道。你這位先生。太欺人了。難道做過叫化子的。就沒

有骨氣了麼。我還因爲骨氣太傲。纔做叫化子的呢。梁官人要肯放我去時。也不必打官司。我此刻就回到譚村。闖進凌家。尋着貴興。一刀砍死了他。我自己到官。出首拚了我這顆頭。願不要去抵他命。不帶累着梁官人。半絲半毫。也可以做得到。不過我想。被他們弄殺了七屍八命。只拿一個凌貴興來抵。未免不備。得想告到官司。多捉幾個強盜來殺。殺這口惡氣。方纔出得舒服。爲此。我不會去動手罷了。智伯拍手大喜。忙對張鳳一揖道。好一位義士。你恕我有眼不識。泰山這寫狀的事。就交給我罷。我須不受凌貴興的賄囑。他却也賄不到我。天來大喜。即刻就送過潤筆銀一百兩來。不知智伯受與不受。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憤奇冤天來初告狀 行重賄勒先訪官親

却說天來當下送過潤筆銀一百兩。智伯那裡肯受。天來再三相強。傑臣對智伯遞了個眼色。智伯就受了。又坐談了一會。二人方纔別去。走出一箭之地。智伯取出那一百兩銀子。遞給傑臣。傑臣道。這是天來送先生的潤筆。如何給我。

智伯愕然道。兄既是不受。何故遞眼色與我。傑臣道。先生有所不知。天來素性拘迂固執。你若是不受他的。他倒要疑心你不同他盡力。所以我勸先生受了。智伯聞言。也不理傑臣。翻身走到天來行裡。當面還他銀子。天來大驚道。先生這是甚麼意思。莫非嫌菲薄麼。智伯把傑臣的話述了一遍。又道。我向來代人寫詞狀。不肯受錢的。不過是個報不平的意思。天來還要強送時。智伯作色道。梁兄。你這就錯了。難道你看得我。還不如一個張鳳麼。一句話嚇得天來不敢言語。連連作揖陪罪。智伯別了去。到得次日早晨。果然親自送來一紙呈詞。天來再三致謝。款待茶點。看那呈詞時。上寫着道。

具稟人梁天來。稟爲虎豪叠噬。抄殺七屍八命事。某悲姓寡人單。居住凌貴興叔姪肘下。惡聽堪輿之言。勒某拆居相讓。長伊風水。某念父置子不棄。相拒成仇。屢被勢逼。掘破墳墓。斬伐樹木。建白虎照明堂。毀拆後墻。填塞魚池。渡頭截刼。掘罔芋。割田禾。搶去玉石花盆。花梨木桌椅。種種欺噬。

事事有據。某屢欲謄詞上控。爲母訓所阻。且貧富懸殊。卵石不敵。只得忍止。詎惡十害不休。禍於戊申年七月十八夜。知某母生辰。料某歸家上壽。糾合強徒焚劫。冤殺七屍八命。蒙臺驗明在案。有張鳳親見親聞。願爲確證。有此大冤。勢着瀝血上鳴。乞恩丙鑒。沾仁切赴。

天來看罷。再三致謝。智伯道。梁兄可把他再三讀熟。牢記在心。到了堂上。隨問隨答。不可有誤。囑罷辭去。天來就取呈詞細細讀熟。好在都是自己親身經歷過來的。不必十分用心。只看了兩遍。就記得了。於是覷着黃知縣坐堂問案時。當堂呈上。黃知縣看罷。對天來說道。你怎麼遲到今天。纔來補呈。天來道。只因家中連喪七人。料理諸多後事。所以耽閣了。黃知縣道。你這證人張鳳。靠得住麼。梁天來道。是張鳳親見親聞。情願做証。可以隨時到案聽審的。黃知縣道。你退去候着罷。天來叩謝退出。黃知縣就當堂籤出值日原差陳德。到譚村提凌貴興去。陳德領了牌票。次日一早。帶領衆小差。來到譚村。到得貴興家時。恰好

區爵興也在那裡。陳德便指揮衆小差。把他兩個押起。爵興吃了一驚。道。請問貴差有甚麼公事。到這裡爲的是甚麼事。陳德冷笑道。你們做的事。你們自己不知。還來問我。爵興道。話雖如此。你也應該先給公事。我們看過。怎麼不問青紅皂白。就動起粗來。陳德在身邊取出公事。向桌上一擲。道。你看。你看。區爵興取過來一看。道。既是這個公事。我就跟你到公堂走一遭。當堂先告你一個凌辱斯文。陳德冷笑道。好個殺人放火的斯文。爵興也冷笑道。你那一雙眼睛看見我殺人放火。你們這些技倆。只好去嚇唬那不識字的鄉下人。須知我區爵興是個吃慣官司的。回來我只請你們本官發落。原來陳德進門時。因爲公事上有凌貴興叔姪字樣。以爲他們便是叔姪兩個。今忽聽得爵興這話。知道有誤。公門中的人。何等油滑。又聽得爵興語言尖利。連忙改容道。原來是區大爺。小差奉公行事。身不由主。望大爺恕罪。說罷便喝衆小差道。兩位大爺。都是讀書君子。你們不得無禮。衆小差聞言。一撒手。早把兩人放了。爵興便道。大凡告

到官司。虛者自虛。實者自實。摠不難水落石出。你既然知道這裡凌大爺是個讀書君子。那梁天來不知聽了甚麼人的話。告了這一狀。這裡免不得要遞個訴詞。又何必張皇着便來提人。此刻這公事上。又沒有提審的日期。你何妨緩一步。到了幾時要審。再來關照。等凌大爺自行投到。順便就遞個訴詞。這個案不難一堂就可以了結了。說罷回頭對貴興道。賢表姪。可取些茶資送給這位元差哥。讓他們也好去吃碗茶。貴興向來未經過官司。方纔陳德一來。已是嚇的手足無措。幸得爵興幾句話。說的陳德放了手。纔放下了一半心。此時聽得爵興叫他送茶資。就連忙進去取銀子。又不知送多少纔好。此時陳德在外面。又不便同爵興商量。自己又不曾經過這個事。一時沒了主意。只得順手取了二百銀子。拿了出來。交與陳德。陳德雙手接過。連忙道謝。心中暗想。原來是個雛兒。倒是個好主顧。將來這案。一堂不結。未免再翻些花樣。賺他幾個用用。如果這案子遷延下去。好處還多呢。此刻樂得做個人情。想罷便陪笑道。小差本

來是奉公而行，並不是斗胆來攪擾。既然凌大爺這般賞臉，就是略緩幾天，也不要緊。過幾天到堂，自然有照應。但請放心，說罷帶領衆小差，歡天喜地而去。貴興拍手大笑道：「這樣容易打發的官司，怕他甚的。」爵興道：「不是這等說。我同賢姪趕緊到省城走一遭，好歹要打點打點。他這個告，告得狠兇，不可不防。並不是就此可以了結的。」貴興連忙同爵興帶了喜來，叫船同往省城。到三德店住下。爵興匆匆往外面去了。直到二更時分，方纔回來。滿頭是汗，道：「好利害。原來這個呈詞，係當堂呈遞，還沒有批。就當堂籤差的。我們要遞訴詞，須得要抄了他的底子來。」方好下筆。我今天費了大半天工夫，方纔弄到。晚飯還沒有吃呢。貴興忙叫開飯來。一面取過那呈詞底稿去看。道：「這個做證的張鳳是誰呢。」爵興道：「賢姪真是貴人多忘事。怎麼就忘了這個叫化子。」貴興道：「哦！原來是他。他有多大前程，敢來同我作對。」爵興道：「不是這等說。他總是在甚麼地方，得了我的憑據，方纔鬧出這件事來。我們要緊快些預備。我記得簡勒先他在番。」

禹縣裡有個知名。不知他在裡面有甚麼路子。明日一早叫喜來去找了他來。你在店裡。另外派一個夥計到譚村去。把那兩個買定了的耆民。先邀了來。教他口供。要緊要緊。我吃過飯就去起訴詞稿子。這件事狠要費點心思。賢姪你也請早點睡。不要來攪擾我。當下吃過了飯。爵興自去打草稿。次日一早。貴興就起來。先打發一個夥計到譚村去。又叫喜來去尋簡勒先。到了已牌時分。爵興方纔起來。一同早飯。飯後。不多一會。那夥計已在譚村帶了兩個老頭子來。一個叫做錢裕國。一個叫做文昌明。爵興教了他多少見官不要畏懼。力保貴興在家攻苦讀書。不預外事的話。教了又教。方纔教會。喜來也帶了簡勒先來。爵興便把天來已經告發的事告訴了他。又問他裡面可有線路。勒先道。不必線路。只我便認得他的舅老爺。想來許他一分厚禮。也可以說得上去。只是聞得這位本官。十分清廉。不知說得動。說不動。爵興道。我們許下裡面一千兩黃金。許了舅老爺一千銀子。見了錢沒有不開眼的。只要你竭力說上去。事後自

然也要重謝你。簡勒先道。我們是自己一家人。還有甚麼謝不謝。事不宜遲。我便要去。費興取出五十兩銀子給他道。這個拿去作個茶酒之費。勒先不受。爵興道。這箇不是謝你的。你去請那位舅老爺說話。吃茶吃酒。也要使用。總不能倒要你化錢。勒先方纔受了一逕來找這位舅老爺。原來黃知縣是個窮讀書人出身。在江西原籍時。窮的無可過活。甚至在街頭賣字。曾經娶了個小戶人家的女兒爲妻。這人家姓殷。娶了過來之後。殷老夫妻。不久就相繼而亡。臨終時。都囑託女壻。照應小兒子殷成。這殷成從小就不成器。終日在街頭賭博。又沒有第二個兄弟姊妹。自從殷老夫妻死後。黃知縣倒添了一個累。幸得是年鄉試中式。次年連捷。中了進士。榜下用了知縣。籤分廣東。領了部文。到省而去。路過他江西原籍時。便許下他妻子殷孺人。一朝得缺。即來相接。不到幾年。就題補了番禺縣缺。殷孺人得信。也不等丈夫來接。便挈了兄弟殷成。投奔廣東而來。殷成此時。便是官親。黃知縣知道他小舅子不成器。恐怕他在外頭招搖。

撞騙。屢屢約束他。提防他。誰知他是個小家人出身。真是村夫牧豎。不足登大雅之堂。衙門裡的老夫子。他看見了就怕。人家同他客氣。他却是脹紅了臉。不懂招呼。終日却在外面。結識那些差役。不是賭錢。便是吃酒。黃知縣同他惱了幾回氣。偏偏這位殷孺人又是護短。黃知縣也無可如何。只是肚子裡氣悶。這一天殷成正在衙門裡出來。劈頭遇見簡勒先。便大叫道。老簡。你來的好。今天裡面一個人也沒有。好不氣悶。你快來。我給你趕老羊去。未知勒先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簡勒先智使舅老爺 殷孺人大鬧黃知縣

却說殷成一見了勒先。便道。老簡。我同你趕老羊去。勒先笑道。好好。你來的正好。你要趕老羊也可以。只是小了不來。殷成道。一百文一注。勒先道。太小。殷成道。二百。勒先道。太小。太小。殷成道。三百。四百。五百。一千。勒先道。小小。殷成道。十兩銀子。勒先還是搖頭。殷成道。老簡。你在那里發了財來。我不和你趕羊。你好

歹先借幾兩銀子我用。勒先道。沒得借。要就我們來賭。殷成道。你要賭多大纔來。勒先道。古人有說的。一擲千金。你要依得這個。押下一千兩黃金。我就同你賭。殷成大笑道。老簡。你敢是瘋了也。勒先道。我不瘋。不過你窮點罷了。那一個隨了任做了。嫡親的舅老爺像你這種寒塵。殷成道。我也這麼想。只是沒有一個弄錢的路子。勒先道。你只要肯押了一千兩金子。做箇孤注。我同你賭個輸贏。你贏了我的。自然就有銀子了。你要知道。一兩黃金十八換。這一千兩黃金。有一萬八千銀了呢。殷成道。你沒得給我呢。勒先道。只要你贏得。我沒有賴帳的。說罷。一把拉殷成到自己寓處。取出骰碗道。來來來。殷成笑道。就是一千兩黃金一注。你要賴了。我叫我姊夫血比你。不怕你飛上天去。你是頭家。快擲快擲。殷成擲了一把。是個九點。殷成道。這回贏定了。擲了兩把沒有。因取起骰子。在手裡搓了一搓。用力擲去。那骰子落碗。見了三個二。兩個六。還有一個在那裡轉呢。眼見得轉個六出來。便是分相。要贏了。殷成連忙扭住了勒先衣襟。對

着骰子喝聲。六呀。六六六。果然轉了箇六出來。却把一箇二打翻了。變了個四。只得八點。恰恰輸了。殷成一撒手。翻身就跑。勒先連忙赶上。一把拉住。殷成着急道。你剝我的皮。勒先道。舅老爺。不要這樣。我有句話和你商量。殷成道。沒有商。量。除是剝我的皮。勒先捺他坐下道。舅老爺。請坐。我們不過取笑。誰來認真呢。殷成道。認真也不要緊。我有的是一條命。勒先笑道。我拿甚麼做胆。敢要舅老爺的命。此刻金子是有一千兩在這裡。不知你要不要。殷成道。你莫非在這裡做夢麼。勒先道。我並不做夢。却是夢也想不到的。這注橫財。只要你有本事去拿。殷成這纔覺着話裡有因。便問道。是甚麼橫財。用甚麼本事去拿呢。勒先就把梁天來告凌貴興一節說了。又道。凌貴興實是被他誣告。因此氣忿不過。情願送一千兩金子到裡面。要伸這箇冤。舅老爺如果說得裡面收了。還另外謝你一千銀子。再有本事說得裡面一文不要。豈不是這一千黃的。一千白的。都是你舅老爺的麼。殷成沈吟了一會道。我且說去。碰碰運氣。說得成功時。

請你到穀埠去開廳。勒先道。多謝舅老爺。只是越快越好。殷成也不答話。站起來往裡就走。一路上暗想道。我何妨把一千銀子許了他。我自己却落了一千金子。豈不是好。又想到不好。不好。太少了。恐怕賣他不動。不如許他五百金子罷。一頭想。一頭走。不覺走到了簽押房來。黃知縣正在那裡看公事呢。殷成走了進去。叫一聲姊夫。黃知縣抬頭一看。道。你這幾天幹甚麼事來了。總是十天半個月不見面的。你自己照照鏡子看。一臉都是野氣。我勸你安靜點。在書房裡臨幾行帖。看兩篇書罷。就是正經書看不懂。看看小說。也好拿來定定性。何苦成天在外頭混。混得個甚麼道理出來。殷成道。姊夫。你還埋怨我不看書呢。我前回從家鄉帶來的一部大板金瓶梅。你又拿來燒了。說是甚麼銀淫字諧聲書。你單怕我在銀書上看了銀子下來發了財。是不是呢。我此刻倒送金子給你。好不好呢。黃知縣道。你不要和我胡說。裡頭去罷。殷成道。不是胡說。是件真事。就是梁天來告的那個狀。那凌貴興是冤枉的。一說到這裡。又想到。五百金子。

還怕買他不動。不如多給點與他罷。我少贈點就是了。」又道。他此刻託人來說。求姊夫代他伸冤。他情願送八百兩黃金給你用呢。黃知縣大驚。怒喝道。你。在。外。面。胡。混。罷。了。怎。麼。干。預。我。的。詞。訟。起。來。你。小。心。點。還。不。快。滾。出。去。殷成初意。以。爲。一。說。必。成。誰。知。碰。了。一。個。大。釘。子。沒。好。氣。三。步。兩。步。走。出。簽。押。房。到。上房。而。去。殷孺人正在那裡打丫頭。罵老媽子。殷成也不理會。一直走到他姊姊床上。就睡下去。哭孺人打罵了一回。走到房裡一看。見了這副情形。大驚道。兄弟。你。做。甚。麼。問。了。兩。聲。不。見。答。應。又。問。道。可。有。甚。麼。人。欺。負。了。你。快。點。告。訴。我。我。與。你。出。氣。殷成見問。越發哭得利害。歇了良久。方纔抽咽着說道。姊。姊。姊。姊。你。借。給。我。幾。個。盤。費。我。回。江。西。去。姊夫攆我呢。殷孺人聽了。大驚。猛然叫道。丫頭。請。老。爺。進。來。不。一。會。黃。知。縣。進。來。了。殷孺人道。你。要。攆。連。我。一。齊。攆。了。去。只。要。你。打。發。盤。纏。我。姊。弟。兩。個。馬。上。就。滾。好。等。你。另。外。揀。一。個。又。賢。慧。又。標。緻。又。和。順。又。是。娘。家。人。死。個。精。光。的。方。纔。娶。了。來。做。太。太。我。却。沒。有。這。種。福。氣。只。好。

跟着人家在街頭研墨伺候他賣字。賣了百十來個錢買米燒飯吃。那裡有福氣住到衙門裡來。本來呀。這是要有福氣的太太住的衙門。我們是小人家出身。只配受窮苦。還不自諒。要千山萬水走到這裡來受人奚落。兄弟快點起來。捲鋪蓋。咱們走。男子漢大丈夫哭甚麼。你雖然沒本事。寫出字來賣不出錢。終也不見得就餓死了。咱們放長眼睛看人家升官發財說罷了。又一疊連聲催捲鋪蓋。道。就連盤纏也不開發。我討飯也討了回去。好歹丟不着我。婦道人家的臉黃。知縣道。好端端的鬧甚麼。我不懂呀。殷孺人道。啐。誰要你懂我的事。來我的兄弟不爭氣。死捱在這裡。還穀不上一個奴才三小子。我當日又不是明媒正娶的。是個偷跑跟漢子的。我兄弟便是個忘八烏龜崽子。隨便人家要攆。就攆黃知縣怒道。孺人。你這是甚麼話。他只管在外頭混鬧。自己也不顧惜自己的身分。殷孺人連忙插嘴道。呸。他本來是個小戶人家。烏龜忘八崽子。又不是甚麼做知縣太爺的顧惜。甚麼身份。黃知縣道。我也不知。慚了多少氣也。

樞他不好。殷孺人又插嘴道：「是呀，這個叫做好死的不死，又不見他死了，害得我。我要說嘴也說不來。」黃知縣道：「這也罷了。他今日忽然還要干預詞訟起來，難道我說了，他兩句就算得攆他，了麼？」也值得這樣驚天動地起來。殷孺人道：「兄弟，怎麼你也不照照鏡子，你是甚等樣人，也好去干預人家的公事，怪不得受了人家的羞辱，却跑到我這裡來哭。」殷成聽得一骨碌扒了起來，道：「姊姊，這纔是狗咬呂洞賓呢。我常常聽見人家說：『做了官，是用大秤秤金子，小秤秤銀子。』的。我們這個番禺縣，又是有名的好缺衙門，裡却是冰清水冷的外面的人說起來，都說如今這個縣官是箇獸子，有錢不會用，我聽了這話，狠是納悶。我今早天出去，遇了一個鄉紳人家的師爺，說起甚麼梁天來，誣告了凌貴興，此刻凌家肯出八百兩黃金送到裡面來求伸這個冤。知道我是個舅老爺，專誠來託我的。我又不曾招攬他，誰知姊夫倒要攆起我來。姊姊，一兩黃金十八換，這八百兩黃金一八如八六八四十八，有一萬二千八百兩銀子呢。我一片好心要

送萬把銀子進來。倒受了這個氣。你道惱不惱呢。殷孺人忙問道。兄弟。怎麼說呀。人家就肯拿八百兩金子送我們嗎。你爲甚不來和我說。殷元道。和你說便怎麼也要他肯代人家伸這個冤枉人家纔肯送呢。和你說便怎麼難道人家肯白送你嗎。殷孺人屈指計道。八百兩一兩黃金四兩。福四八三十二。是三千二百兩。足足有兩担福呢。我們不知有這兩担福。沒有老爺。你爲甚放着送上門的金子都不要。是甚麼道理。難道你窮的還不怕麼。黃知縣道。他這公行賄賂的。我那裡好胡亂受他。我又沒有審過。知道他們誰曲誰直。倘使受了他的。做出那縱盜殃民的事情。便怎樣呢。況且我做官自有做官的廉俸。我不貪那意外之財。殷孺人道。呸！不說你沒福。說甚麼縱盜殃民。你既然說沒有審過。那裡就知道是縱盜殃民呢。這是個甚麼案情。你說給我聽。黃知縣不則聲。殷元道。甚麼案情。是一個姓梁的被強盜打劫了。鬧了個七屍八命。那姓梁的不來告強盜。却告了一個姓凌的讀書人。說是那姓凌的指使出來。殷孺人道。那

八百兩金子是那一個送的殷元道。就是那姓凌的被他誣告了。所以肯送出來求姊夫同他伸冤呀。殷孺人忽的一下翻了臉對黃知縣道。這等順水人情。你也不肯做。難道我嫁了你就應該窮一輩子。捱一輩子不應該享一天福的麼。姓梁的所告。既然是個讀書人。你怎麼就說到縱盜殃民起來。你沒有發跡的時候。也是個讀書人。難道那時候你也是強盜麼。黃知縣跌脚道。唉！你怎麼這樣糊塗。他不是告姓凌的做强盜。是告他糾合強盜來打劫傷人呀。殷孺人道。我不糊塗。你纔糊塗呢。你也是個讀書人。你糾合過強盜麼。你可曾認識過一個半個強盜麼。我只當你讀書明理。惺惺惜惺惺。誰知你倒拿同自己一般的人。當做强盜。還說我糊塗呢。黃知縣道。我何嘗就說他定是個強盜。因為不曾審過。那裡就知道他一定不是呢。殷孺人道。你看你還是這樣糊塗呢。你要疑心到讀書人是強盜。你爲甚不疑心你自己也是強盜。這件事明明是姓凌的受了冤枉。明天坐堂。先把姓凌的出脫了。然後另外派差去捉強盜。也不

虧了姓梁的了。這八百兩金子，你不受，我就受了。夫妻們好也。這一遭不好也。這一遭好的，大家享用；不好的，我就拿了他做盤纏，回江西去。由得你在這裡做清官兄弟，你先出去，叫他把金子即刻兌了來，包他明天沒事。我這裡不怕他不依。我這個辦法，殷元巴不得一聲立起來就走。黃知縣要阻擋時，那裡還阻擋得住。不知到底鬧個甚麼了局。且聽下回分解。



寫情
小說
電術奇談
(一名催眠術)

日本菊池幽芳氏原著

東莞方慶周譯述
我佛山人 衍義
知新主人 評點

第二十三回 林鳳美公堂告狀 蘇士馬獄內著書

却說士馬拿着手鎗。被龍馬托住了手腕。又被鈍三狠命的打了一拳。那手鎗脫了手。飛到鳳美裙邊。被鳳美隨手拾起。對准士馬。就了一鎗。士馬登時跌倒在地。睡在鈍三身上。嚇得鈍三連忙推開。一骨碌站起來道。打得好。打得好。只有龍馬嚇得骨軟皮酥道。不好了。不好了。李小姐可鬧出大事來了。鳳美還拿着手鎗厲聲說道。這是我替丈夫報讐。有甚大事。有我在這裡。與你們無干。我到法堂自首去。一時驚動了合旅舍的人。都來觀看。都說不好了。不好了。打死人了。不要跑了兇手呀。旅舍主人慌了。忙忙的去報警察。不一會警察署派了警察兵來。驗屍官也來了。鳳美此時。立定主意。打死了士馬。便去自首。誰知驗

何等壯烈何
等嚴厲不期
之於國女子見

屍官驗得鎗彈從左乳旁邊打入。僅傷及肺葉外面。一點點地方。並不致命。又驗了鈍三傷痕。一同抬到醫院裡去。鳳美、敏達、龍馬。一同到警察署去。審出一切詳情。敏達又做了見證。警察官因為鳳美面遇仇人。被他先欲放鎗。自衛情急。此係不得不為之事。不能論罪。況且士馬的傷。並不致命。就把他三個人放了。士馬是個謀財害命的正兇。只等傷痕全愈了。就要押解回英國去治罪。此時天已亮了。鳳美把鈍三交托敏達照應。自己同龍馬先坐火車回巴黎去。龍馬不勝之喜。以為明珠復入掌中。誰知鳳美立志不再登臺。換了一身素服。守仲達的孝。龍馬未免失望。然而他為人頗有幾分俠氣。經過這場事。知道了鳳美的出身來歷。也動了憐他敬他的意思。因此不再勉強。況且這兩個月裏頭。也狠賺了些錢。打算回倫敦去。圖一個正業。只有巴黎的戲園。平白地失了一個名角。幾次三番的來央求。鳳美執定主意不肯。園主只得喪氣而歸。閑話少提。且說過了六七天之後。鈍三的傷痕全愈了。敏達帶着他回到巴黎。鳳美就

打算回倫敦去。敏達道。士馬的傷。據醫生說。還要半個月方纔得好。我們先回去。在衙門裡存下了案。到了半個月後。請衙門派差到這裡來關提也好。商量定了。四個人一同附了輪船。回倫敦去。鳳美仍到來安旅舍居住。敏達約定明天一同到衙門裡報案。龍馬、鈍三、別過鳳美。仍回十家巷。鳳美又拿一百元銀。謝了鈍三。鈍三不肯受。鳳美道。你兩次救我。本該要重重的謝你。這一點點。怎麼還不肯受。我狠歡喜你的熱誠。你雖說蠢笨。但有了這一片熱心。辦事沒有辦不好的。你拿了這個去。好好的弄一個小本生意。開個小店鋪。如果資本不。够。只管到我這裡來說。不要客氣。省得賣新聞紙。無論風天雨天。都要滿街上跑。鈍三方纔受了。歡歡喜喜的回去。果然租了個地方。開了個小小的雜貨鋪。仍舊邀了阿寶阿四來同住。就請他母子幫忙不提。且說鳳美到了明天。果見敏達來。約了同到衙門。報了案。敏達對鳳美道。將來提審時。阿卷也是個証人。小姐要寫個信。約了他來纔好呢。鳳美答應了。這兩天煩悶得狠。也想見見阿

卷有個人可以談談。於是寫了一封信。告知大概。請他來倫敦一次。阿卷自從在十家巷別過鳳美。就快快的回韶安去了。心中又是惱他。又是憐他。又是放心不下。這天接了信。自是歡喜。即將各事託了可靠的夥計。自己附了火車。到倫敦來見鳳美。鳳美訴說一番詳細情節。及求他做見證的話。自不必說。過了半個月。衙門裡派了差。協同敏達。到法國去關提罪犯蘇士馬。不日提到。判事官示期過堂。到了這天。檢事官及書記坐定。判事官帶着兩個副判事。升堂提審。這一件稀奇官司。早登了新聞紙。一時哄動了許多人來看審。鳳美是原告。將前後情節。逐一說過。阿卷也證明喜仲達於三月二十日投住韶安東明棧。爲取允許狀。及存放金珠寶石。即日動身到倫敦。敏達與警察署的偵探。也查明蘇士馬。曾在上環大街。開設醫室。至三月二十四五左右。閤家搬去。都來案稟明。敏達又尋出當日在士馬家看門的僕人來案。證明三月二十日。黃昏時份。曾有個身穿禮服。手携大皮匣的人來訪。以後不見出去。至二十一日早上。

還債時揚眉吐氣誰知做了謀財害命的証據

士馬出門。適債主來討債。王氏氣死。後遇士馬回來。氣昂昂的拿出鈔票。把舊債掃數還清。各節證明。但警察署派人到士馬舊居檢查。破牆穿板的翻動了一遍。只尋不出仲達屍首。判事一一聽明。書記一一記着。然後提犯人蘇士馬上堂。士馬請了個律師來代他伸辯。敏達又走到案前稟道。還有倫敦銀行經理人在此。可以證明三月二十一日。冒喜仲達名字去取銀的。是此人不是。判事叫傳上來。經理人步上公堂。對士馬一看道。是呀。三月二十一日。就是他來取銀子的。我還當他是真正喜仲達呢。但是他怎麼知道那句暗話呢。鳳美道。他會用魔術迷人。一定是用了魔術騙出來的。判事官笑道。那裡有這等事。我不信。敏達稟道。他確是會用魔術。鳳美曾經親身受過。我也親眼見過。可以證明。不是冤枉的。還有龍馬、鈍三、兩個。也可以做證人。判事官就叫傳他兩個。原來他兩個早就走來看審。不要傳得。早就跑到堂上。一五一十的說個明白。判事官聽了。沒有話說。士馬請來的律師代他伸辯道。原告這許多證據。都不

足。如果要證明士馬確係殺人。必要有了仲達屍首。方是真憑實據。此刻並沒有屍首。不過不知此人的去向罷了。據本律師的意見。喜仲達一定還活在世上呢。檢事官駁道。那裡有不見屍首。就要算這人還活着的道理。這句話辯得太勉強了。英國法律。也不曾有殺人無屍。不能定罪之例。比妨有一個身體強壯的男人。又有資財。將近娶親的時候。忽然不見了。這個旁人議論。也不能不說是有人謀殺他的了。況蘇士馬所有財產。已經都在法國寓所抄來。所有金珠寶石。已被鳳美認明。都是鳳美交託與仲達的東西。除了現銀是沒有證據的。還有好幾張匯票。還是喜仲達的名字。如果依了律師的話。仲達果然未死。又何至於所有的資財。都叫別人偷了。他又不來告發呢。而且仲達未死。蘇士馬又那裡有這麼大的膽。公然自稱喜仲達。到銀行裡去取銀呢。此刻雖然未曾尋出仲達屍首。但是他既能殺人。自然也能移屍滅跡了。況且他的舊居。後門外面。不遠就是點士河。怕他不把屍首摔到河裡去麼。他殺人的時候。恰

好又在晚上。正好幹這個事呢。求判事官及陪審諸位。判定蘇士馬的罪。律師又辯道。檢事所說未免太偏了。當三月二十日。仲達訪士馬。其中必有個原故。試想仲達從印度回國。不別那林鳳美而行。實是有心的要避過他的了。不料他又暗中跟了來。仲達沒法。只得僞說求取允許狀。來訪士馬。這明明是要迴避那女子的緣故。至於說士馬有了仲達的資財一節。這又明明是仲達要避到別處去。嫌帶着累贅。所以託士馬代他經營。怎麼就好作殺人的憑據呢。檢事笑道。本檢事並不偏。貴律師倒似乎偏了。仲達避鳳美不避。這一層可以不必說。若說託士馬經營資財呢。他避的只有鳳美。並不避銀行。何以他不自己去取銀子。却叫士馬冒名去取呢。律師道。這個是仲達士馬兩個人的交際。或者另外有個緣故。檢事笑道。就算另外有個緣故。這些金珠寶石。也是仲達託他經管的。他並不知李賽玉就是林鳳美。也不知這個就是鳳美的東西。何以他先揀了頂好頂貴重的一副鐲子。送給鳳美呢。及至鳳美到他家去。他更肯

將所有的一齊都肯相送起來呢。若說是代仲達經營。他何以這麼慊他人之慨呢。豈不變了個監守自盜了麼。一席話連嘲帶笑的。說得那律師面紅耳熱。啞口無言。判事官在書記手裡。取過所記的一切口供證據。看過一遍。便當衆宣佈了判斷的日子。退堂。士馬仍舊還押。一時衆人退去。議論紛紛。自不必說。到了判斷這一日。判事官捧了判斷書出來。先當衆佈告蘇士馬的罪狀。然後宣佈依殺人償命之例。合當擬抵。士馬聽了。嚇得面如土色。判事官問道。你還有甚麼要講的話麼。士馬低頭道。事情已鬧到這樣。沒得好說了。但我雖然是殺了仲達。却不是有心殺的。不過是誤傷致命。說罷便把三月二十日仲達來訪。怎樣試催眠術。怎樣誤傷了他性命。怎樣救不過來。怎樣投屍點七河。一一供明。判事官又當衆宣告道。被告所供。本判事一一聽明白了。但他所供的話。也不能翻過這個案。也不能減輕這個判斷。本判事連日同陪審各位商量。大家都說士馬有罪。應該擬抵。本判事也是這個意思。他等到臨宣佈時。纔供是

然則判事之
宣佈也可以
算得是催眠
術一笑

誤殺。這是他一面之詞，而且就是誤殺了。當時應該要來報案驗屍。公正人未嘗不原諒他。但不應該棄屍刼財。這就誤殺也要算故殺的了。此刻判斷已定。行刑的日子。改天再宣佈罷。說罷退堂。士馬渾身麻木。猶如人家中了他的催眠術一般。不知人事。獄卒把他叫了許久。方纔叫醒。他抬頭四下一看。只見看判斷的人都散了。只有一個人在旁邊抽抽噎噎的哭。定睛一看。不是別人。正是他自己妻子王氏。原來王氏自從別了士馬之後。一向住在娘家。近日聞得人家喧傳倫敦出了謀財害命的奇案。已經審過。定了某日判斷。王氏本也不在意。後來翻起新聞紙來看。偶然看見這段新聞。他要看看同人家傳說的對不對。誰知正是丈夫蘇士馬的事。嚇得他三魂七魄一齊出竅。連忙趕到倫敦。恰好趕上看判斷。當下夫妻兩個對哭一場。也沒有甚麼話好說。獄卒催着去。王氏未免用點小錢。打點了獄卒。送了士馬入獄。兩個又瑣瑣的談了一番。士馬暗暗囑付王氏。叫他下次再來。帶些毒藥來。要預先自盡。免得在絞首臺被

萬人看着行刑。王氏本來不肯。因想左右是死。自盡的比當衆出醜的好些。遂咽着淒涼。答應了。又道。入獄看犯人。他們要搜過身的。怎麼帶來呢。士馬道。不要緊。你用一個小玻璃瓶裝着。拿蠟封緊了口。含在嘴裡帶來。誰還搜得出呢。王氏答應了。獄卒幾次來催。王氏無奈。只得別去。士馬在獄中自思死期將近。自己研究了一生催眠術。不久就要同這身子。葬到泥裡去了。未免可惜。因打定主意。趕着未死的幾天。趕速著一部書。流傳後世。也不枉我一生的研究工夫。於是問獄卒買了紙筆。振起精神。置死生於度外。把生平所試驗的學問。逐一輯記起來。過得兩日。王氏已依了士馬的話。把毒藥送來。又叮囑他不要就死。等有了行刑的日子。再死不遲。士馬道。這個自然。我還著書呢。王氏十分悲苦。士馬却十分冷淡。好像沒有這件事似的。連日不分晝夜的著書。這且按下不提。且說鈍三自從得了鳳美的一百元銀。開了個小雜貨店。鳳美知道了。恐怕他資本不夠。又助了他些。鈍三從此勤勤謹謹的過個安樂日子。雖不見得

透盡消息

十分富足。然而比較衝風冒雨賣新聞紙時。已經舒服得多了。一日正在店裡料理諸事。猛然聽得門外豁刺刺的一聲大響。天上掉下了一樣東西來。嚇了鈍三一大跳。只因這樣東西跌下來。有分教

還我本來真面目 遂他一段好因緣

要知掉下來的是甚麼東西。且待再譯下文。便知分曉。

時彥每喜譯偵探小說。竊謂不必譯也。夫譯書無論爲正史。爲小說。無非爲輸入文明起見。雖然。文明豈易輸入哉。必使閱者能畧被其影響而後可。苟不然。則南轅北轍。絕不能相及矣。吾觀夫中國之問案。動輒以刑求。有所謂天平架者。有所謂跪鐵鍊者。鞭背者。笞臀者。不一而足。罪案未定罪狀未明以前。先受此無名之慘酷。使冤抑已明。果屬無罪。則所受者已不能退還矣。嗚呼。公堂云乎哉。地獄耳。審訊云乎哉。威逼耳。有此威逼之地獄。爲其習慣。彼尙烏知偵探之足爲問官之指臂耶。使彼見偵探小說。且將以爲多事也。

吾故曰偵探小說不必譯。以彼不能被此影響也。

此一部書吾不知其爲實事。爲虛構。借曰實事。以東人所著。言西國之事。已屬隔膜。況既經繙譯。又經衍義。失真之處。在所不免。則此一回審訊情形。亦未必能盡當時情景。雖然。終不能無所據也。觀其訊此一案。經若干見證。若干駁詰。然後定案。判斷時。復以陪審官意見。當衆宣佈。一若仍恐犯人尙有冤誣也者。而犯人於應受之刑法外。別無絲毫痛苦。嗚呼。其視地獄威逼者爲何如耶。然而微偵探之力不及此。此偵探之所以可貴也。



偵探

小說



法國鮑福原著

上海知新室主人譯

第十八回 幾文錢夫妻成陌路 一杯酒朋友託交情

且說陳家彙約了葛蘭德。在酒館之中。暢談歡飲。恰巧店主人鮑別崇。與從前那個麥而高家的。也曾相識。這裡陳葛二人。本來有些疑心那位顧蘭如的來歷不明。如今忽然聆了鮑店家一番議論。隱然吻合。不覺細談起來。從此就談入了港。正在談得酣暢淋漓。盡情笑樂。忽然大門啓處。進來一人。大家回首看時。但見此人身上穿了一件花花碌碌的古怪衣裳。足上套一双高統靴子。直接到了大腿上面。一張紫糖色的臉上。加配了一個血紅的鼻子。活像戲臺上扮出來的小花臉一般。當下走了進來。揀定了對面靠邊一張桌子。昂然坐下。一面屁股方纔靠着椅子。一面直着嗓子嚷道：「拿一杯紅酒來。」侍者答應了

煞是好看然
亦可以覘見
各處風俗不
同扮成此等
鬼臉倘律於
衆目睽睽之
下吾中國惟

最賤最下流
之乞人或偶
一爲之雖優
孟下場不爲
也

這副嘴臉扮
新嫁娘煞是
好看又當合
了辛會戊辰
乙巳癸丑之
八字矣

這口黑鬍子
扮新嫁娘時
奈何

一聲是「回身就去斟酒。這裡鮑別崇仔細看了他一番。不禁詫異起來。說道。這真所謂說着曹操。曹操就到了。你說奇呢不奇。葛蘭德聽了。就亟亟問道。怎麼？你如此說來。這纔進來的。就是你所說的那個人嗎。鮑別崇道。怎麼不是。正是我那天晚上的主顧呢。麥家班唱戲。裝扮新嫁娘的就是這個人。他人雖然只有這麼一個。然而他的衣服。可是變換無常的。現在身上穿的這套衣服。你們瞧瞧。像個什麼東西。但是衣服雖換了。他那個鼻子。總變不了的。而且他那一口黑而且長的鬍子。也沒有剃。所以一見就認識的。今兒晚上。愛利戲園那邊有跳戲。想是他先到這兒來喝一杯。然後再到那邊去的了。家薰道。還有那些同班子的人呢。恐怕在馬路上等罷。鮑別崇道。不一定。他們以前。往往合了夥兒。一起來的。自從麥家的去了。他們就星散了。如今他們既然一個個慢慢的出現。那麥而高家的。也恐怕不久就要來收羅他們了。我們談的功夫不少了。此刻我要少陪你們。到櫃上去應酬來客了。鮑別崇說畢。就起身去了。這裡

葛蘭德取表一看。不驚訝道。已經十一點鐘了。因對家鼐道。我和你老兄在一塊兒。時候過得好像格外快些。我們本來談得高興。就談到天明。兄弟也可奉陪的。但是今晚十二點鐘。還有公事。要去當班。湏得回家改換號衣。所以祇得告辭失陪了。家鼐道。你有事儘管請便。不必客氣。我等一會。恐怕還要到跳舞會去。那時少不得我們還要相見呢。說畢。葛蘭得點頭自去。不提。這裡陳家鼐別有心事。意欲獨自一人。暗暗偵察那麥而高家的。並其黨羽的舉動。究竟如何。正慮同着葛蘭德在塊兒。恐怕有些不便。如今他要告辭。恰中下懷。那有不一口答應的道理。且說那人進得門來。坐在家鼐對面一張桌上。生了那麼一部濃髭。還加上這麼一個鷹爪鼻。一望即知不是一個善類。這裡陳家鼐正在細細留心看他。忽然聽得玻璃門上。剝啄有聲。也不知道是什麼人。看看對面那個灣鼻子的人。依然吸烟自若。一動不動。可見他並沒有聽得什麼聲音。但見他時時向着裏面一間小彈子房裡。探頭探腦的張望。這彈子房裡。另有一

扇邊門。與大街相通。所以那些出入的人。可以不必由這裡酒間的正門往來。且說那人。雖不停的往裏窺探。但是那些打彈子的人。却沒有一個是他認識的。看他的光景。必然是等什麼人的。這裡陳家鼐。却並不等什麼人。只是心裏暗暗着急。看官你道他急甚麼。原來他急着要看看。到底敲門的是個什麼樣人。如今這間屋裡。所有的不過是三個人。自來學徒。和那灣鼻子的。還有一個就是店主人。所以來的那人。除非是找那灣鼻子的了。當時陳家鼐自己心裡想道。「來的不要就是麥而高家的罷。但是叫我怎麼可以知道呢。如今這個人。就在我的背後。若說顧蘭如就是麥而高家的化身。那是我一回頭。彼此都要認出來的。」行以他連動都不敢動一動。這裡門上。剝啄的聲音。倒又來了。鮑別崇那老頭。祇管沉倒了頓。在那裡幹他的事情。那灣鼻子的。依然吸他的烟。別的毫不理會。又遲了一會兒。那大門啓處。就有一個婦人。翩然走了進來。陳家鼐一見。就認識他。不覺暗喫一驚。心裡想道。「這就是我在當舖裏遇見

他來何故我
也吃驚

讀者幾疑其
再尋陳家鼎
借錢來也

不得不作此
想

相見時如此
漠然夫婦道
喪爲之一歎

問他要錢却

的那個婦人吓。」一面用手。把自己頭上一只氈帽。往下一拖。就壓到了眼睫毛上。恐怕被他瞧見了。大家不好意思。不如避了乾淨。一面心裏還暗暗的埋怨他。說「你結交的好伴黨。原來也不是好東西。竟是個騙子。拐我的錢用。倒說家裏有小孩子。要餓死了。神氣做得活像。我也不知被這種人。騙過幾回了。以後我却再不來上你們的當了。」他心裏儘管這麼糊思亂想。那兩眼。却不住的望着他們。只見那婦人。一直往那坐着吸烟的。那個灣鼻子的。那張桌子邊去。到了他面前。就站住了叫道。「阿林！」那人兩只手。插在兩邊衣袋裏。口裏不住的吸着捲紙烟。聽得有人呼他。他就答着說道。「做什麼吓？」及至見了這個婦人。他又說道。「毛毛。是你嗎？」那婦人道。「是我呀。你瞧我的樣子。難道改變了嗎？你害我找。如今我到底找着了你了！」那人道。「你到這兒來幹什麼。你要我怎麼樣吓？」你問我要你怎麼樣嗎？我要你給我幾個錢。買些東西給你的小孩子喫。免得他們餓死了。」要錢！你真不怕害臊

是如此夫婦
道喪爲之一
歎

實在沒得回
答只好動怒
所謂老羞成
怒也

父子之情也
斷了可發一
歎

的……好麼！你又怎麼知道我有錢了呢。這又奇了。」你沒有錢。怎麼又會租衣服穿了。去赴鬼戲跳舞會呢。」那人聽了這句話。就格外的動怒。悍然的答道。「這衣服。不是我自己化了錢弄來的。」那婦人道。「我知道你本來沒有錢。不過把我的錢悔氣罷了。如今我所有的東西。都被你弄得精光了。數年以來。我喫了這些苦。連冤都沒處去訴。要是我單身一個人。生在世界上。怕沒處噉飯。還要來覩顏求你。不過爲了這幾個孩子沒飯喫罷了。」那麼着。你就把他們送了育嬰堂。就完了。」那婦人聽了此言。登時變了一副哭喪臉出來。陳家鼐在旁邊。用冷眼細細看他。但見這婦人的眼淚。撲簌簌如連珠一般。從臉上直滾下來。看了煞是可憐。後來哭哭哀哀說道。「阿林。你且聽了。自從你丟了我母子不顧之後。我何曾問你要過一個錢來。任你幹什麼事情。住在什麼地方。我心裏雖然有些明白。我何曾來找過你一躡。不過今兒晚上。恰巧碰見你進門到這裏。要來化錢受用。我在窗外看得分明。所以就在玻璃窗上。拍了

煞是可憐

做老婆的聽者

可憐可憐我
欲拔刀相助
也
自了漢之恒
情

幾下。要你知不知道。你却並不在意。一聽都沒有聽見。叫人怎麼不跑進來。誰知倒反來受你的氣。『要是我早聽見了。知道是你。我也早趕出來。給你一個好看了。還要你進這兒來嗎。』那人說了這幾句。又瞪起了兩只眼睛。看住了那婦人不動。那婦人也氣極了。說道。『如此說來。你竟要打我。殺我麼。好吓。此刻也不遲呀。你敢動動手。我怕你不去坐牢監去。你的孩子。怕不要到街上求乞去。那時候。我的罪孽。倒要圓滿了。請你打罷。』你話也說穀了。我這裏還是一個錢沒有。你滾你的蛋去罷。我也我有這好手來打你。你亦不必害怕。然而你要再多囉唆一句。可小心一點。』

且說當時他二人的說話。一句緊似一句。彼此不肯相下。那婦人的勢力。自沒有那漢子的強。然而他也沒有要叫傍人助力的意思。那男子另有他的道理。那裏肯叫傍人干涉他的事情。這裏鮑別崇。祇要他們鬧得不十分利害。他也必不肯插身多事。陳家鼐看了這個情形。心上好不舒服。却又不便無端干涉。

散場時如此
夫婦道喪爲
之一歎

也叫無可如何。後來那婦人。咬牙切齒的回答他道。「我空了手。是必不走的。」那人聽了。就此搥拳勒臂的。竟要動手起來。不過礙着傍邊有人看着。也祇好把口惡氣。硬嚥入肚子裏去。他心裏的主意。不用說已是打定的了。所以對那婦人說道。「你這人。也太利害了。叫人看了。好像我不知有多少錢。其實我袋裏。所有不過三五個法郎罷了。如今我要打發開你。也只好和你分而用之。你且出去。一會兒。我們到大街上再說罷。」說畢之後。竟然就立起身來。要到櫃上去算還酒鈔了。這裏陳家鼐。本來想等那人去了之後。暗暗地向那婦人打聽些緊要消息。如今見他們要一同出去。也祇好預備跟了他走。繼而心裏又暗自盤算道。「我剛才既已許那婦人有工可做。他明天自必要到瑞福先生家裏來的。到了那時。我必須細細的盤問他一番。不但可以知道他丈夫的底細。就是那麥而高家的作爲一切。或者他聽得丈夫說過。也未可知。我方才錯疑他。日間的事情是做作出來。誰知實有其事。俗語說的。『一錢不落虛空地。』

我方才平空把屠戶處得來的二十個法郎。給了他。誰知如今就要受他的益處了。但是他男子。此刻要他到門外去。顯然的不懷好意。至少把他一頓惡打。論不定。還要下毒手。弄死他。既那麼着。我斷乎沒有旁觀不救之理。不如先去喚了警察罷。主意已定。方要起身實行。那鮑別崇已是猜到了他心事。連忙給他一個暗號。叫他不必多管閑事。原來鮑別崇知道此人乃是昔年麥而高家的羽黨。向來無惡不作。不是好惹的。一面他自己也離了櫃檯過來。伸手一推。叫那人坐在椅中。不必起來。一手攔在那婦人肩上。輕輕的說道。我的好奶奶。你快回去罷。我這裏不是你們夫妻相罵的所在。就是在大街上。噪噪鬧鬧。也不成個體統。此刻我必不許他出去。和你爲難的。你放心走罷。到了家裏。太太平平。早些睡覺。有什麼事情。等你們二人。大家平了氣。在家裏細細的再計論罷。那婦人聽了他這一番言語。無話可答。背身要走。齊巧回過臉來。就同陳家鼐打個照面。不覺喫了一驚。這裏陳家鼐看他的意思。好像就要招呼。求他幫

除此之外更無話可說煞是可憐

只有如此調停之法

承情承情

助似的。連忙用手指，擱在嘴上。同他打暗號。叫他不要招呼。那婦人也就會意。口裏就說道。「好好。我去就是了。你這行爲。將來叫你的小孩子們明白就是了。」那人聽了。又復開口同他爭論。鮑別崇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那婦人輕輕引了出去。等他出了門口。到了街上。然後把門關上。回身進來。陳家鼐看了這個情形。心裏好不難受。因爲他有了錢。情願在咖啡館裏受用。不肯顧家裏小孩子們凍餓。豈不可惡。但是他心裏別有用意。一時不便發作。祇得把一口氣忍了下去。漸漸平復了。倒想着同他兜搭兜搭。或者可以打聽些消息。亦未可知。所以就帶着笑問道。「他是不是常常這樣兒。來攪擾你的麼？」那人道。「不……這是第一遭。今番是看在你們幾位的分上。以後再要如此。我必不饒他的了。」家鼐道。「我看來一個人。如果進益賺得少。還是不要娶妻的好。大凡一個人賺錢。養活自己一個人。是容易的。要是娶了妻子。就要把一個人用的錢。分給兩個人用。就要覺得不敷了。等到後來生了孩子。那就不用

所謂無家願
得一身輕也

此種大議論
恐是譯者之
借題發揮耳
可謂對牛彈
琴

說格外要拮据了。所以一個人要想自己享福受用不受煩惱斷斷不可以娶妻。否則亦湏到了三四十歲有了積蓄然後可娶。然而一個人有了妻子是斷斷不能獨自受用的了。因為式式先要顧着了。他然後再輪得到自己呢。不過同婦人不相干的事情。他要無端干涉。那是爲丈夫的。自有教訓他的權利。」陳家鼐發了這麼一篇大議論。原來是要譏諷他的。誰知那人竟是一個粗坯。那裏懂得道理。因就答道：「我在這裏享福受用。他能把我不怎麼樣呢。」說畢了。就叫鮑別崇說道：「拿杯好點的酒來。給我消消惡氣。」陳家鼐接口道：「拿三杯來罷。」我們大家一夥兒在一塊喝酒。錢算我的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就把椅子移到了阿林對面。同他一桌坐了。還有一個位子。是預備着給鮑別崇的。當下阿林說道：「你要請我。我也不必推辭了。橫豎改日我有了錢。可以還敬的。一面說。一面兩手插在兩邊褲袋裏。不伸出來。陳家鼐道：「你要回敬我麼。看不出你竟是一個好人。失敬的很。今兒晚上。諒必你是要赴跳舞會去的罷。我也待往

那裡去呢。你從前那些朋友都怎麼樣了。怎麼沒有和你在一塊兒？」不知你說的是那些朋友呀？」我說的就是那些每逢戒肉節和你搭班在一塊兒跳戲的。你不是常扮了一個新嫁娘的嗎？」你難道瞧見過的嗎？」見過十來回了。老朋友吓。當初麥而高在這裡的時候。凡有公衆跳舞會。我總去的那時候。我們比此刻還作樂呢。」那人道：「麥而高麼！你認識麥而高的麼？」陳家翥道：「我怎麼不認識他。但是我從來沒有同他交談過。這就是我認識他。他不認識我了。」阿林起初聞得陳家翥提起麥而高。不覺大驚失措。後來自己有些覺着。連忙裝作無事的樣子。又假意的轉問道：「你說的是那一位麥而高呀。可不是那個住在馬德街的紅髮少女。常常在來恩戲園見他的嗎？」不是。我說的是臉上有個小疤的。在愛利戲園的時候。那一個不知道這位麥而高娘娘呢。」那我可記不得了。」糊說。你以前不是常常同他在一塊兒搭班跳戲的嗎。那裡就忘了。我說他此刻到底怎麼樣了？」我可實在

麥而高忽然
有兩個豈亦
如魯之有兩
曾參耶一笑

不知道。我以前同他們一塊兒跳戲的。也不知多少。跳完之後。各自東西。你說我一個個都記得嗎？」至是鮑別崇插口說道：「那是記不得的。然而這個麥而高家的。不是尋常人。他從前在我這裡。請你喝酒。也不知多少回數。你總不該應把他忘了呀。他在這裡的時候。在我店裡。一天晚上。用的錢比你三個月化的錢還多。可惜後來就去了。那時你也不看見了。如今你又出現了。又穿的是跳戲服色。所以我疑心他也回來了。最奇的是你娘子。今兒晚上怎麼又在這裡把你找到了。從前你幾年不會到這裡來。他也從沒有來過呢。還有那天晚上。我這裡大門已經關閉了五分鐘。你才敲門進來要酒。那時候我幾乎認不出你了。」那天晚上麼！……我不知你所說的是那一天呀。」別裝傻子罷。你要我認不得你。除非你把鬍子剃了。鼻子割了。纔行呢。我的老朋友吓！我說那天晚上到底爲了怎麼回事？看了你樣子好像在那裡被警察要抓。所以急急逃跑似的。」糊說。我那天剛從『暮冷路』下來。走的急了。些所

剃鬍子可也
如何要他受
起剝刑來一
笑

以有點兒喘氣。那裡是怕警察。我並沒有犯罪。也沒有人來控告。何必要怕警察。老實對你講。那時因爲所找的朋友。沒有會到。所以獨自一個。在這裡坐了一會兒呢。」說畢之後。便把身子站了起來。陳家鼐問道。「怎麼。你要走了嗎。還沒有到十二點鐘呢。」那人一面起身。一面取出一枚金圓。交給鮑別崇。說。這是二十個法郎。算還酒帳。多來找我。又對陳家鼐道。早些去也不妨。左右總是要去的。一面說着。便昂然的去了。原來他袋裡。金圓不止一二枚。不過這種人。只要自己受用。不顧他人死活。所以不肯分給他妻子幾個罷了。閒文表過不提。要知以後細情。且待下回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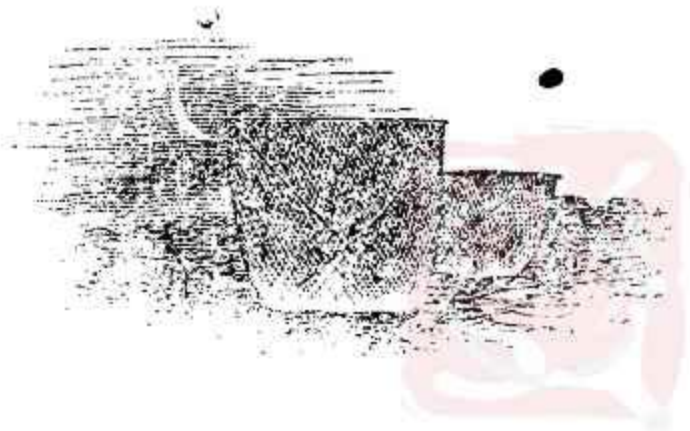
吾聞諸新學少年之口頭禪矣。曰文明。曰自由。一若一文明。則無往而不文明。一自由。則無往而不自由者。然吾驟聞之。吾心醉之。吾崇拜之。

又曰。自由結婚。吾驟聞之。吾心醉之。吾崇拜之。竊以爲夫婦。爲人倫之始。使得自由。自可終身無脫輻之占。家庭之雍睦。可由是而起也。乃觀於此

回。而爲之嗒然。此書吾閱之未終篇。其結果如何。未之知也。然觀於此阿林毛毛之問答。固儼然夫婦矣。乃若是。乃若是。自由國之人民。豈猶有問名納綵。父母命。媒妁言之。繹節。以束其自由耶。豈猶彼此未相習。即結婚耶。今而後。知文野之別。僅可以別個人。而斷不能舉以例一國。如謂可以例一國也。則如此人者。胡自而來也。吾豈欲於此小節處。故爲斷斷辯哉。吾惡夫今之喜言歐洲文明。歐洲文明者。動指吾祖國爲野蠻也。故舉此以叩之。(趺慶主人)



新小説 第二年第五號



百九十二

黃繡球

二 頤瑣述
我評

第九回 申見解夫婦看文章 定主意慷慨發議論

話說黃禍去後。有人又在外面敲門。聽不出是誰的聲音。及至開了門。乃知是張先生。那張先生病了幾好。精神還不能十分復元。所以氣力聲音都低低的。一時聽不清楚。黃通理一看。便道你老人家是臥病新起之人。何以這般高興。夜間還光臨舍下。也不帶一個人來。快請進來坐着。却有何事見教。張先生說。我昨日就覺得病體輕鬆。今日在床上又養息了一天。方纔你同令正從舍間回府之後。隨手有衙門裏的一位禮房朋友。前來看我。他袖中帶了一通稟稿。是本官稟復上司。辦學堂的一宗公事。發房存案的。這位朋友臨走時。我送出院門。又送到大門。再送送不覺的到了街上。脚力很是輕健。看看月色甚佳。一個高興。我想起要將這稟稿。送給你瞧。就問那朋友借了來。一直跑到府上。一住了脚。敲門不開。纔覺有些吃力。出來的時候。家下人全然不知。必要着急。請

張先生真是
有心人其人
也很有趣味

你們這裏。打發個人去。替我通知一聲。叫他們着個人來接我。我便可畧坐一坐。談幾句心了。黃通理忙即攙扶他在客堂坐下。打發人去替他送信。黃繡球也上前迎候。泡茶敬烟。張先生慢慢的將稟稿遞交黃通理。與黃繡球同看。稟詞是官樣體裁。做出的用俗話摘叙。大概說是奉上司的公文。開辦學堂警察兩事。這學堂尤其要緊。但須先籌經費。現在地丁錢糧。儘征儘解。還要抽提盈餘。缺小而苦。錢糧本不甚多。歷年都是賠累。實已無可再措。其餘地方公款。只有積穀書院兩項。書院膏伙有限。恐難擴充。積穀倉是連年荒歉。向來存穀甚少。還待購補以備不虞。亦無閒款可撥。至於僧道寺產。尤爲微薄。怕也難以湊數。所以再三體察。先出了告示。叫地方紳士。有什麼章程。具稟上來。再爲核其情形。稟詳上司。這一篇的話。一味是敷衍推諉。黃通理看畢。就問張先生道。他只說錢糧地丁。不能再提作經費。也就罷了。其實他這地丁項下。就每兩再提一分。還可提得出二三千的常款。那地丁錢糧。按着田戶。是算得出來。就除去火耗尾欠。

及所提盈餘。一切報銷。也算得出來。何至有什麼賠累。這就不去說他。倒底提他、一、釐、同、挖、他、一、塊、肉、似、的。能、不、心、痛。所以、他、第、一、層、就、萬、萬、不、肯。要、講、其、餘、的、三、項。第、一、項、這、僧、道、寺、院。在、我、們、村、上。雖、沒、有、什、麼、大、叢、林。該、個、百、十、萬、的、產、業。却、也、有、無、數、廟、宇。窮、苦、的、不、必、講。單、講、那、前、街、的、觀、音、殿。後、街、的、太、乙、道、院。黃、橋、頭、的、無、介、寺。這、三、個、處、在。一、年、的、香、火、極、盛。每、個、廟、中。都、有、一、二、十、萬、田、產、房、產。歸、那、道、士、和、尚、執、管。另、外、那、些、小、廟。有、十、萬、八、萬、的、更、多。若、把、這、些、廟、宇。清、查、歸、併。總、計、有、若、干、數、目。十、成、中、提、一、半、歸、公。一、半、仍、分、給、他、們、和、尚、道、士。自、為、存、活。也、不、為、苛、刻。黃、繡、球、聽、到、此、處。插、嘴、說、道。要、這、些、和、尚、道、士、何、用。還、不、一、齊、驅、逐、了。勒、令、還、俗。將、廟、宇、改、作、學、堂。將、產、業、盡、數、歸、公。一、半、辦、學、堂。一、半、辦、警、察。只、怕、就、連、辦、機、器、廠。辦、紡、織、局。都、設、了。為、什、麼、仍、要、留、一、半。養、這、些、無、恥、游、民。黃、通、理、便、道。這、話、難、講。且、待、我、說、來。據、我、算、計。大、約、僧、道、兩、產。果、然、提、得、一、半。極、少、乾、乾、淨、淨。可、有、四、十、萬。四、十、萬、之、外。也、就、有、一、二、十、萬、不、實。

寫黃繡球自
有黃繡球的
口吻這幾句
話也着實痛
快
大凡儘數歸

公的款子無不有二三成。沾染也是明明白白的。

和尚道士便容留盜賊從未治以窩藏之罪。畢竟方外人。不盡受方內法律。

公事可含糊。可認真此。一法。是認真辦。

不盡的。可以沾染了。不知做官的。何以總不肯作此一舉。這是就我們村上而言。若在府城省城地方。有極大的叢林寺產。多到二三百萬呢。說句笑話。做官做百姓的。還有犯下罪來。要抄封家產。頃刻的可以由富而貧。獨是做和尚道士。積了財產。一朝犯法。不過換個方丈住持。從沒聽見說抄和尚道士的家的。第二項講到積穀。我雖不甚曉得底細。想來每年買穀存倉的一注公款。積了這十餘年。本錢就該不少。加上歷年的利錢。至少也有好幾萬。那官倒說存穀甚少。還待購補以備不虞。難道我們村上。這積穀倉。既不存穀。又無按年常款的嗎。張先生你想想看。這句話就太含糊了。至那書院經費。縱說有限。就照此有限的經費。把書院改作學堂。在我想也綽乎有餘。這官却將這三項推個乾淨。這三項是籌款的頭路。既然撇掉了。又不真請上司。想個什麼別的法子。但說叫紳士擬個章程上去。這章程。不知是說學堂中辦的事呢。還是就指着籌款而言。若講辦事。既然無款。就立不成學堂。事從那裏辦起。若講籌款。既然地

中國文章多
是一個開合
體裁事出有
因查無實據
既據稟稱姑
候查究似屬
究竟等語無
往而非開合
也

明鑒明鑒

丁書院積穀寺產。一無可籌。一定是要人報效了。何以這話又不說明。張先生道。這無非攔塞上頭。不肯認真興辦。好叫上頭曉得爲難。不來催問。等到催問下來。自然要歸到捐而後已。現在若具呈請辦。申明自行報效。不用官款。他倒落得個名目。在上頭去討好。你想先辦家塾。起初你說那些情理。我也道是不錯。所以贊成。繼而一想。只怕那官反批個開合批語。說意甚可嘉。但官立學堂。還未議定。且叫你等官立的章程發出。再照著去辦。豈不反受掣肘。黃繡球在旁聽得。指着黃通理道。這話果然不差。你說要把些錢。先孝敬了官。就可辦起家塾來。那孝敬的。圖他一個准字。譬如作爲經費。這掩人耳目。把個正經事。反做得不光明。雖是一片苦心。究爲不妙。凡事不必畏首畏尾。定歸在我家產業上。變個五六千。真辦個學堂。申明自訂章程。自請教習。這種懶怠的官。他只要有個學堂。替他撐出場面。在上司處可以交代一句。還怕他有甚功夫。來管我們閒事。我們只須託人再點綴他些。那更堵住他的嘴了。黃通理道。話原極是。

黃繡球

百〇三

確有此情

確有此意

我不過怕做得太顯亮了。被小人生心。不如先打個小鑼鼓。先由我自唱曲子。自做戲。倒有個實在影響。若驟然間開出戲場。就怕有看的人鬧些笑話。不免反要受官府彈壓。還有一層。你說拿五六千。稟請開辦。莫說五六千。不過能立個小局面。仍與家塾無異。萬一稟了去。那官說道很好。你就併入書院經費。把書院改個學堂二字。你們去辦罷。這却五千。倒有四千落了。他的腰包。我們仍辦事無權。倒出了錢。買些腐敗的氣受。那還是我們的本意嗎。黃繡球道。這樣據張先生說呢。張先生沈思未答。他那家下的兒子。已領了一乘小轎來接。黃通理看他已坐了許久。談了好些。到底病是新好。不敢久留。也就請他上轎。而回。與黃繡球送至轎前。說聲明日到府。同舉太太大家商議。這時候還在初更以後。黃通理兩個兒子。同在書房頑耍。書房內桌上。擺着黃禍送來的一本決科卷子。他大兒子指着卷面上刻的第一名三字。問道。怎麼取了第一。連文章都沒有圈點。黃通理說。你不看見上面還有備取兩字嗎。他小兒子便道。這却

奇怪。不論備取不備取。他既不看文章。連個點子都沒有。何以又加上一個批呢。黃通理說。這是文章不對他的宗旨。約畧一看。就批斥了。凡是考場看文章的大半如此。那個當件事情。平心而看。黃繡球道。他那批語是怎樣說法。大孩子你念給我聽聽。他大兒子便念那批語。是首藝違背朱註六個大字。二三兩篇。並不曾批。黃繡球問黃通理道。做講義。一定要守着朱註的嗎。我原問過你。你那一篇不愆不忘的講義。可有什麼根據。你說是你自己的見解。這種見解。除非說給我。我能懂得。可怪。不得。那看文章。的不懂。到是那王安石的一篇論。當時你說了。我却懂不甚清。待我再來看看。只見黃繡球。從他大兒子手中。將卷子取過來。攤在桌上。看那上面寫道。

王安石論

吾嘗論有宋一代人才。惟王介甫爲窺見時勢。惟陳同甫爲深知禍害。黃繡球問陳同甫是何等人物。黃通理道。這也是南宋的一位大儒。名叫陳亮。

稱心之談想
見黃繡球意
度

人稱爲龍川先生。與那朱夫子。也是相好朋友。但生平學問。主於發揮事功。所有議論。與朱夫子大相反背。他常說孝弟忠信。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材術辨智。不足以定天下之經。這兩句話。朱夫子就目爲怪論。他又有上宋孝宗皇帝一封書。內有兩句。說今世之儒士。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明明是指朱夫子的一流。與之嘲笑。朱夫子却也沒奈何到他。他又說他的文章才氣。可以開拓萬古之心胸。推倒一時之豪傑。在當日南宋彫弊時代。這陳同甫的確有特別性質。獨立精神。只可惜也不盡其用。黃繡球道慢講。讓我看下去。下面寫的是。

其他率皆囿於習俗。迂疏寡術。至於道學之談。尤爲高而不切。或曰。安石行新法以禍宋者也。其人亦足取耶。則應之曰。安石惟窺見時勢。故爲是新法。其意固欲福宋。曷嘗知其禍宋耶。

黃繡球又問。法子跟着時勢而走。什麼時勢。自然用什麼法子。比如我們做女

慢講二字言
下有多少領
悟得意神情

淺顯的確

我亦如此說

人的。不曾留頭。不曾剃眉毛。出過了嫁。自然是閨女的打扮。既嫁了人。自然又是一樣。與閨女不同。這就因爲是時勢變遷。理所當然。那有個什麼新呀舊的。只要合着時勢纔好。既然合着時勢。又有個什麼禍與福呢。黃通理道。你莫打。你再往下看。下面又寫的是。

今夫人臣。孰不願遵守先王之法。純謹無過。以博光榮。而必犯萬衆之喙。冒不韙之名。創立法制。更革成憲者。固有所不得已也。

黃繡球看道。哦！哦！原來新法是新創出來的。這也不錯。又看下面是。

安石見宋之不振久矣。以西夏之小醜。且不能奏平定之功。若一旦北隣失和。傾國遠至。又將何以禦之。且燕雲諸州。中國故土。不能任契丹以久據。故輾轉思維。百方籌度。不得已而出於是也。

看至此處。黃繡球又將西夏北隣。燕雲諸州。爲契丹所據的。種種歷史。問了黃通理。略略的說個大概。再看下去是。

安石又見國家之能自立。未有出於國富兵強之外者。然益上不免於損下。右武或詘於修文。故緣飾經術。以鉗天下之口。一意孤行。爲彼青苗馬甲諸法。雖行之不免於弊。然其心甚苦。其志甚忠。其識見又何遠也。

黃繡球道。不要忙。青苗馬甲諸法。又是怎麼講。怎麼就能富國強兵。怎麼又行之不免於弊。黃通理隨又解析了一番。黃繡球又看下面是。

吾乃慨當日在廷諸臣。不能探知安石之心。和衷商榷。共訂嘉謨。執其舊習。一聞新法。相率諫阻。則新法之不能行。與行之不能無弊。豈可獨罪安石一人哉。今之歐美列邦。憲法精詳。富強日進。彼固歷數百年之損益。經數萬人之講求。而後至於斯也。此豈安石一人之意見。所能彷彿耶。是故安石之法。不足採。而其心則大可取。後世人臣。率鑒安石之改革取禍。相與墨守舊章。不敢少異。其亡人家國。蓋不知凡幾矣。

那時看完這一篇。講講說說。不覺已到夜深。他兩個兒子。大的是已經伏在桌

上打盹。小的却坐着不動的靜聽。黃繡球還待看第三篇。那八股策論的優劣比較。黃通理說時候不早。明日要早些起來。準備去會張先生。畢太太呢。這纔各就臥房安寢。次日過了辰刻。夫婦二人正在料理到張先生家。黃繡球的兄弟復華。却先走了來。說畢太太今日下午動身。我特來給個信兒。我的事。就仗你倆放在心上。黃繡球道。這個自然。你快回去。我們即刻也到。仍舊不露風色爲妙。復華答應而去。黃通理與黃繡球。隨後也到了張家。那些套叙的話。按下不表。且說這日畢太太整理歸裝。雇定了船。一大早就把行李。安放上去。叫那唐順仔。就是復華的。在船上看守。自家仍上岸在張先生處。與黃氏夫婦叙談。喜得張先生病情全好。比昨夜在黃通理家。談的精神更足。彼此計劃了半天。那畢太太說。事情依着黃妹妹。一定可辦的。但是也不必稟官。就開個家塾。外面只照家塾的規模。內裏儘管參着教育新法。興辦起來。所需經費。無非要辦些教科儀器。同那有用的書籍。多備兩分。這一注錢。也不必就傾變產業。通理

此段議論明白透達

凡做事之人聽者不可令人追原禍始

先生。若是措手不及。我這裏還存得千把銀子。可以拿出來用。這儀器書籍。總要在上海備辦。我原有事過上海。很可代辦得來。餘下修房屋。製几案。各種零碎用場。通理先生。同張先生。儘彀承任的了。如此等我回頭來。不過兩三箇月工夫。那時官辦學堂。或是仍無消息。或是已經設立。我們都不管不問。只從我們自己的宗旨下手。逐漸的開發出來。一不用那激烈派。二不講那高遠不適程度的話。也就不至起什麼反對風潮。驚動官府。何必預先要堵他什麼嘴呢。但是如今這風氣。連新法教育。也腐敗不堪。你們這村子上。不怕創不出新法教育。只怕創起來。流弊比舊法更甚。黃先生同我黃妹妹。不免倒擔個始作俑的罪名。再說外邊這幾年。女子世界上。未嘗不有些發達。女志士。女學生。各處也都有的。那不纏足會。女子學校。女學報。也是很多。只就我在各處看來。要揀個內外完全的。却是很少。不但在中國的。不能完全。便是從前及現在。一班出洋的女志士。女學生。學問自然高了。然也大半是鄙棄本國。沒有什麼真正

我也向來自
媿不如却不
敢說他們有
千奇百怪何
也我只見怪
不怪耳

愛國的熱心。十年八年。總不想回來。傳布些什麼實業。灌輸些什麼文明。只是自成其名。有的竟與外國人結了終身。這樣又與我們中國的女世界有何益處。至於不會出洋的。聚在上海最多。我幾次路過上海。着實調查了些。結識了些。從表面上說起。就連那句關中妓女。都有好幾個。要進學堂讀書。人人推稱。奉爲中國女豪傑。女才子。幾乎把歐美各國。向來女學最盛的。都一概抹殺。還當了得。不曉得其中千奇萬怪。儘有大寫生家。畫不出的種種色相。大演說家。說不出的種種情形。如今上船還早。待我慢慢講與你們聽着。畢太太正要往下講去。只見已開了午飯。下文如何。做書的趁他這吃飯當口。暫且又攔住筆了。

寫黃繡球。有決斷而無計較。寫黃通理。有計議而不盡決斷。寫畢去柔。則決斷之中。又計議周詳。是真能紓徐爲妍。卓犖爲傑。

載王安石論全篇。固爲疏通文氣。亦以關合本書。不是苟充篇幅。

第十四 演說怪象抉盡弊端 感觸親情陳其原委

此一段迴映
第一回

話說當時男女內外。如吃了午飯。張先生的妻子。另外替畢太太。端整了幾樣路菜。擱在一邊。又叫人送了飯到船上去。與復華吃。吃過飯。消停了一會。黃繡球道。方纔姊姊的話。沒有說完。是怎樣的千奇萬怪。黃通理歎了口氣。說這些話。我不等畢大嫂子說。我就聽見得不少。看見的也多。從前外間的風氣。怕的是不開。如今一年一年的。風氣是開了。却開的亂七八糟。在那體育德育上。很有缺點。你記得你夢見羅蘭夫人嗎。他臨終時。有兩句話道。嗚呼。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幾多之罪惡。假汝之名以行。現在那社會上的千奇萬怪。不論男女。都應着這兩句話。真是可恥。所以我們在內地辦點事情。講些教育。要着實力。矯其弊。不可一窩蜂的。鬧些皮毛。畢太太聽道。不錯呀。不錯。就如開學堂一事。一時聞風而起。官辦民立。大的小的。不計其數。不是成了個製造奴隸廠。便是同三家村。授百家姓千字文的蒙館一樣。而且那衝突的風潮。腐敗的現象。各處

杭州蘇州南京各處學堂其內容安有一處可問
上海北京原只是銷融人才之大火炬

做書的何不
怕罪過

皆然。嘴說改良。改來改去改不好。嘴說振興。興來興去興不長。內地不必講。越是通都大邑。他那外觀極其宏敞。調查他的內容。竟至不堪聞問。這些在那新聞紙上。常常記着。雖然也言之過甚。委實參考起來。總十有八九。不成話說的。這是說男學堂。那女學堂。只有上海最盛。如今的風氣。都看着上海的樣。却不知文明世界的好樣子。連上海都沒有一點。倒弄些奇怪樣子。把人家用通理先生。你是到過上海的。你道是那班女教習。女學生。女志士。身上的打扮裝束。出來的神氣言論。算得奇怪嗎。黃繡球便問。裝束打扮。怎樣另有一派呢。難道他們就改了西裝。或是日本的裝嗎。畢太太道。索性改爲東裝西裝。裝得道地。也還不去問。他說來可笑。他們那種裝。只像個浪蕩公子。浮薄少年。上海的俗話。叫做滑頭。再說得不爲聽點。剪直的。像個上海倌人。這豈不是奇怪極了。何以我還道不算奇怪。這幾年想必通理先生。也不曾出。不曉得的。我去年還到過。今年又走過一次。兩次都耽閣了十幾天。凡有女學社。女演說。無不到場。認

鄉女村姬儘
有天足會中
天然現象却
未必如此
想必都是近
視眼何不坐
到枱前第一
排正桌上去

不是真正唱
九連環十八
摸是取新主
義仿五更調
仿俞調開篇
在下却看見
過聽見過

得的人就很多。有兩個朋友。住在昌壽里。華安里。餘慶里等處。我時常到這幾處走動。總在下半天傍晚時分。去時總看見這幾處。有些女子。打扮得鯽溜伶俐。或是在門前嬉笑。或是在巷口同男人談心。或是在樓窗子上。同下面的對過的男男女女。指手畫脚。起先我還只當是上海本地住家。那上海蘇州的風俗。似此原不為奇。後來聞說。這都是女學生。看看果然都是天足會中人物。我就很為詫異。兩位朋友告訴我。這何足異。他們一樣的坐着橡皮馬車。逛張家花園。到四馬路一品香吃大菜。上丹桂天仙春仙各戲園看戲。看戲還要揀個末包的廂樓。緊緊的靠住戲枱。吃起大菜來。也不妨同着幾個青年留學生。談諧百出。叫個把局開開心。香賓酒灌了幾瓶。白藍地喝了一杯。忘形鼓興。還就唱起九連環十八摸的小調。大家拍手喝采。比那外國男女跳舞會。既好看。更好聽呢。若是一個男學生。請了兩三個女學生。這個男學生。又好比當日廬梭享的艷福。那些女學生的視線。一齊都射在他身上。尤其好看。據此說來。不是

大寫生家。也畫不出的色相嗎。但是這係旁人的閒話。我並不肯相信。過了兩天。我也是到昌壽里去。替一個人家看病。只見那里門口。停着兩部馬車。一部車子空着。一部車子裏坐了一位姑娘們。看上去不過十七八歲。梳的上海頭。穿的上海時式衣服。衣襟上繫着一朶鮮花。眼睛上戴着一付金絲眼鏡。一雙瘦條條的脚。穿一雙蒲鞋面的象皮鞋子。我打量着。必定是住在這裏的人家。同他們家裏人出去。那一部空車子。必定還有奶奶們坐上去。同那婢僕輩。跟了也坐上去。此時還未出來。這位姑娘。先坐在車上等的。我不以小人之心度人。也就忘了這昌壽里一帶。很有把戲的。當時我管我的。到人家去看病。好大一刻。天已湊黑了。纔從病家走出。只見那兩部馬車。還在那裏停着。却都已空了。只有四個馬夫。兩個兩個的。分在車上坐着。車上已點了燈。我也不在意。望前先跑。跑不多路。只聽見後面車聲磷磷。趕了上來。我站住。要讓那馬車。頭纔一回。只見頭一部。就是那位姑娘一人坐着。後頭一部。乃是一個少年。胖敦敦

神情逼似寫
生家真恐寫
不出

兩個人坐得
起兩部馬車
却坐不起二
等椅位可知
他那馬車多
是欠帳

的身上脚上都還是中國式。只頭上戴了一頂草帽。不坐而立。這個當口。那位姑娘回過頭來笑道。先到那裏。那少年把手往西一颺。馬夫便知是轉灣。先到張園了。於是兩部車子。風馳電掣而過。隨後我將近走到泥城橋。碰着個美國女醫生。在馬車上迎面看見他。駐了車。邀我也到張園。這日正是禮拜。所以張園裏西人遊跡亦多。却是西人何以到黃昏時。還有去的呢。因為這日張園有外國大影戲。這女醫生也是去看影戲的。到了張園之後。馬車甚多。先從草地上各處行覽一週。那遊人之盛。自不待說。就像所見的這些男男女女。也穿來穿去。觸目皆是。那位姑娘同那位胖少年。果然在戲場內。又看見了。兩個人都分着坐的三等椅位。不多一刻。戲場散完。女醫生是先已辭去。我在人叢中。也想雇了東洋車而回。恰好我雇東洋車的時候。那位姑娘同少年。也上馬車。却少了一部。兩個人竟合坐一部車子起來。黃繡球聽得說。兩個人合坐一部車子。便道奇極奇極。畢太太說。這就我走我的。他走他的。事情過去了。誰想第三

天。我又到昌壽里去看病。病家的女主人。告訴我一件新聞。說是那隣近。有幾個男人爲着一個女人。角口打架。險些打進新巡捕房。今日那個女子。約齊了他的幫。要在四馬路海天村番菜館議事。轟轟的起忙頭。就差沒有發個傳單。停會。我請你也去吃大菜。聽聽他們怎樣議法。果然我們走上海天村。已有一坐房間。被些女客占去。看來都是同那位姑娘一派的裝束。我那女主人便說。這多些些女學生。前天爲了口角打架的。就是當中那穿黑衫兒的一位。其時我們另外揀了座兒。恰與他們的座兒相對。聽了半天。也聽不出什麼花樣。後來我看見前回那位姑娘。也入了座。這纔聽見說得幾句。像是與那穿黑衫兒的鬥嘴。沒頭沒腦。說什麼話。也終久聽不清。只聽見內中有一個人。喉嚨極響。道。是現在女權發達。平等自由。是世界上的公理。既然吸了文明空氣。大家享自由的幸福。行平等的主義。他固管不得你。你也管不得他。那裏有讀了這些時的外國書。還講那野蠻手段。拿娘可壓制女兒的。底下的話。此一句。彼

此一段話在天
此人當作天
經地義萬劫
不磨之論所
以覺得理所
當然。喉嚨就
響了。

甚矣外國書之不可不讀也。甚矣讀外國書之誤盡中國人也。甚矣中國人之不善讀外國書也。

一句說得甚多。這時我倒說不出口。末了又說。從今以後。只當沒有此事。大家仍各盡義務罷了。我只纔明白。大約穿黑衫兒的。是那位姑娘的母親。其中是爲了母女吃醋的事。你道這種事。怎不稀奇。不是奇他在番菜館裏。公然說這些醜話。奇在他說讀了外國書。就像這種事。是極文明的。又說各盡義務。就像把這些事。也作爲正經。真真不曉得把文明義務。這些理路。怎樣解釋。平日把平權自由。挂在嘴脣子上。只當是下流社會。也可與上流社會的人。同受利益。只當是趁我高興。就算打死一個人。也是我的自由。不必償命的。豈不奇而可笑。我這一番話。你們大家。不要疑心我是嚼舌頭。造口孽。這的確確。是近來新學影響。女流中如此。男子社會上。更就可想而知。所以我說不怕。創不出新法教育。怕的創出來。流弊更甚。然而我們做事。又不可學那旁觀派。一味退縮。只要洞澈其中的弊病。從那弊少利多。細細想些法子。漸求進步。拚着些堅忍工夫。做到鐵棒磨成針的地位。看似發達得遲。實在收效最速。我黃

妹妹天生女傑。有文明思想。有冒險氣質。生在這風氣未開的地方。譬如一塊金礦。凝結不動。如今受了通理先生的陶鑄。又經那羅蘭夫人的指授。再加上一番黑暗磨折。就譬如那金礦。已鑿出了礦苗。光燄騰騰的。人都望而知寶。日後開起了這一座礦山。定然那光彩可射遍地球。少不得再研究些提鍊之法。籌備些資本。以期逐漸行銷。將來的價值。自是不小。凡事久而後成的。愈覺成就得好。從前法國有個名叫巴律的。嫌他本國製造磁器粗拙。欲加改良。先在家中設個瓦灶。試驗起來。一回不成。再換一回。弄得家資告罄。人也弄得困苦不堪。經了十八年工夫。纔弄成了。又西人馬達加斯加。他以傳教爲業。傳了十年。纔得着一個信徒。孟德斯鳩。做了一部書。叫萬法精理。也做了二十五年工夫。亞丹斯密。做一部原富。也有十幾年。纔做好出版。他那國中人。就記着他那書出版的年分。作爲理財學的誕生年分。何等鄭重。可想事不在乎急。在乎成。又在成而可傳。中國自仿辦新法以來。不論什麼事。都要急切求效。有些少年

勇猛的。憑着一時血性。做起事來。霹靂火箭。就同一刻都等不得的。及至草草的放了一響。還沒有看見煙燄。倒又都退去幾十里路。從此便意懶心灰。不復過問。更有一班。憑空的無事無端。口口聲聲。說不怕流血。不怕破壞。及至遇着了點小事。不要說流血。就連皮肉都干係不着的。他早已躲閃了。不見個人影。這兩種人。論他們本心。都是可與有爲的。不過沒有受得教育。合着中國的一句舊話。叫做少不更事而已。至於那誤認天賦之權的。剽竊外國哲學的皮毛。借着愛國保種。爲口頭禪。却一旦要滅他自己的家門。殺他自己的父母。家尙不愛。何愛於國。父母生自的血種。尙不欲保。還講保什麼種來。一戴了頂日本帽子。一穿了雙洋式草履。昂然入市。把酒色財氣。看爲英雄豪傑的分內常事。甚而借着妓女優伶。講求運動。這些人物。就可陳設在中國博覽會中。供東西各國的人。冷嘲熱笑了。我這嘮嘮叨叨講下來。不是阻黃妹妹的一片好意。也只叫是話逢知己。說得暢快罷了。當時黃通理黃繡球兩人。都聽得津津有味。

比陳同甫所
說風痺不知
痛癢更切一
層

中國本就是
個風痰世界

味。張先生也連連點首。說這般看來。還是我們村上。風氣安頓些。畢太太道。這又不然。我說的是開通以後的流弊。內地未曾開通。其弊猶如頑痰一般。結成痞塊。橫在喉嚨裏。或是頂在胸口。久之飲食難進。氣脉不舒。不把那痰化開來。一霎時。痰涎湧塞。死了。還無人得知。豈不可惜。那開通以後的弊端。猶如頭上生了癩子。腿上生了流注。七穿八洞。膿血淋漓。歸不到一處去。兩種病。看似生頑痰的不覺得些。其實也是不可忽略的症候。試問地方上。人人不開通。就好比人人起了頑痰。那還要得。我是業醫的。你們不要笑我三句不離本行。可不是呢。我此番去後。一定兩三個月內就來。拿錢在上海買些學堂應用之物。來送給你們。或者我附着你們。也來設箇醫院。張先生與黃通理夫婦。都說如此甚好。那買物買書的款子。也不客氣。就等你帶了來再還。畢太太說。這又差了。黃妹妹不是說那美國萊恩女士言道。苟得無量數之財產。願盡為教育界之資本。這就算我步那萊恩的後塵。贊成我黃妹妹的正事。將來指望黃妹妹

看書的想也
有此滿志躊
躇之意

竟同萊恩一樣。執了教育會的牛耳。我就同萊恩所遇的一位朋友。叫做喜齊確科的。前來祝賀。仿他的祝詞。道。吾不爲黃繡球賀。吾爲黃繡球果然繡成了。地球賀。這不比坐在黃金世界上。還要快樂嗎。說得大家歡喜非常。其時已近申牌時分。張先生的妻子們。又安排了點心。大家吃過。閒文不表。且說張先生談過了心。說要到衙門裏去。走上一遭。回來再送畢太太登舟。黃通理也要先回去一踰。二人出了大門。這裏內眷們。從新談些別的事情。黃繡球想起他堂房兄弟復華的事。要與畢太太說明。便趁着畢太太獨自進房的當口。跟了進去。拉他坐下來。問姊姊從廣東一路而來。怎麼不帶個女僕。倒用個男管家的。畢太太道。這人原是好人家的人。我順便收留他。帶他回南。並不當他用人看待。黃繡球一聞此言。心上一喜。又問姊姊收留他。有了幾時。曉得他是南邊何處人。畢太太說。我只問過他。說是生在南邊。十三四歲。就從福建被人販賣到廣東。當了豬仔。逃出來的。你何以忽然盤問這個。黃繡球不覺的一陣心酸。像

要掉下淚來。正在回答不出。他那兄弟復華。跟着一個老婆子。引到畢太太房門口。說了些話。畢太太却不理會他。只把眼睛。瞟住了黃繡球。要知復華說的什麼話。黃繡球怎樣同畢太太說明。請看下回。

此回接住上回。蟬聯而下。兩回只是一回文字。仍未結束。

寫女學生事。未免太咄咄逼人。然而有秦鏡照胆之筆。却無禹鼎鑄奸之痕。可聳聽聞。亦資懲勸。

黃繡球兄弟一事。必按初意再叙。其事殊費幹旋。在此回接叙而下。又借之起下回波瀾。文心變幻。即文體結構之妙。若竟叙畢太太就此開船動身。豈不竭蹶乏味。



警黃鐘傳奇

祈黃樓主人

第十齣 團圓

(正旦宮裝二宮監隨上)

盼捷神情開口便露

(黃鐘)

玉女步端雲。罷掃蛾眉不學宮粧。獻媚願監國東征得利。

(集古)仙風吹下御爐香。鐘鼓樓中刻漏長。春色惱人眠不得。朦朧樹色隱昭陽。(坐介)俺乃黃封國君主是也。上月東宮全謝蘇二帥出師。去與胡封元封二國爭還地界。未知近日軍情勝負若何。(雜旦宮女上報介)啓奏吾主萬歲。東宮得勝回朝。已有飛騎報捷。現在午門。(正旦喜介)朝房領賞。東宮到時。即便通報。(雜旦應下)旦領小旦貼二人戎裝上報介)見介)跪奏介)(正旦)吾兒全二帥得勝回來。可謂如天之福了。那

胡封元封二國元帥。現在何處。彼國有無遣使議和。(旦)

獅子序

至尊聽容奏。啓念孩兒自奉我朝廷。出師賴母王福庇。調度戎機全。

憑副元帥的勇畧。懾諸夷。作干城護邦畿。凱旋乘勢。早見有甘泉捷報。閃閃紅旗。

東宮不沒人
之功可稱賢
嗣至矣

(正旦)依吾兒說來。此番得勝。多是謝蘇二卿之功。二卿可將營中形勢。大概面奏前來。(小旦)容奏。

太平歌 當日敵兵勢。列陣徧東西。論營壘。幾盈千百。臣營中略用迷魂計。便似

箇游魚來吞餌。一個個生擒活捉。作鯢鯨。今日裡奏凱向丹墀。

(貼)容奏。

前腔 當日敵兵勢。列陣比魚麗。論時刻未逾十日。臣軍前畧用行瘟計。便似箇春蠶絲來繫。一個箇投戈卸甲。豎降旗。今日裡奏凱向丹墀。

應上保荐

蓄恨已久不
得不洩

(正旦)二卿甫任副帥之職。即成克敵之功。東宮保荐。洵有知人之明。真真難得。(旦)倘或公使前來議和。臣有話詰他。斷不寬恕。(正旦)聽憑詰問。現今烏黑二賊臣在那里。(旦)烏大臣投降胡廷。欲謀閣部之職。朝廷

應上難說

降臣如此亦
可哀矣

伏下斬二臣

一味狡猾口
吻逼肖

肯相信。尙未允許。吾國刑部。正要收他家屬。誰知早已逃避出海去了。那黑提督爲元封兵擒去。早已投誠。亦思謀作提臣。彼國不敢托以重兵。仍在軍前効力。聞不日要討差到胡廷求烏蜜部照應去。二臣上負君恩。下灰士氣。真狗彘之不若也。將來當設計斫他的腦袋。方快人心。（雜探馬上報介）報胡封國元封國兩公使。來至朝房。口稱欲入宮面聖。請吾主回覆與他。（下）（旦）臣與副帥二人。在朝房全他相見答話便了。（正旦全女侍下）（旦小旦貼三人全下）（末副淨扮二公使上）（旦小旦貼全上相見介）（旦）貴國公使遙臨。有何公幹。（公使足恭介）

賞宮花 求你把前情莫提。莫笑我將軍盡失機。那和議之事。俱如貴國之命。採花洵小事。今日悔前非。但願你齊魯無忘盟。夾谷便比那趙秦依舊會澠池。

敵國朝廷。自知發兵佔界之非。願尅日退兵。將所佔之地。一律交還。貴國所獲二帥。亦須交出。隨和約帶回敵國。此後永敦和好。勿啓兵端。末知貴

氣盛言宜聲色俱劣一個個都已活擒無人報信故公使尚以退兵二字爲誘餌至此說破十分胆落

此是難顯要你做

國意下如何。(日怒介)貴國已經失信。屢盟何益。東西二山。不必由你交還。吾自領兵收取。所有已獲二帥。及麾下兵士。如要贖去。須賠兵費二萬萬。前約所議通商之處。應作罷論。(末副淨驚介)如此說來。公法何在。(小旦)貼怒介)前日公使。親口說過。公法者天下之強法。勢強可得法外之利益。今公使所云退兵。貴國那里還有兵士在東西兩山。一個個都活擒在敝國營裏。難道公使還不知呢。所有二帥兵士糧草軍裝牛馬。皆戰勝時應有之利益。今以吾原有之地。易吾應有之利。誰其聽之。昔日不許我論公法。今日亦不許你論公法。如認賠兵費。吾將爾國兵士放還。如要贖元帥。應將吾國逃官敗將烏黑二臣交出。倘或不能。不必開議。(末副淨想介)這事卻難。容歸商議回覆。暫且告辭。(日)怒不遠送。(下末副淨仍上介)(日)貴國公議如何。(末副淨)別事猶可從命。單貴國二臣。不肯回國。未知何意。(日怒介)並無別意。無顏見人。這等人

來得湊巧吃
了一驚

劍俠本事至
此發出

罵得痛快今
日惜少斯人
字字有稜情
節甚多但以
數語了之

貴國收留。有何用處。(武旦持劍携人頭二上擲公使前怒叱介) 貴公使請觀二頭是誰。(末副淨驚介) 諦視介) 呀。二頭好像貴國亡命二臣。未識女英雄從何殺來。(武旦對旦小旦貼介) (東宮在上。參謀臣竺凌霄見。(旦) 免禮。(小旦貼) 此時正在爭交二臣。姐姐能以隻身深入虎穴。斬此二人之頭。可謂快極。請問二臣在何處相遇。如何下手。可一一說來。(武旦) 聽稟。

黃龍醉太平 真奇說是未卜先知曉得吾國逋臣逃藏在彼。那一日入敵營中探知二臣正在彼國王宮中深匿不出。我乘夜飛入王宮。貼在禁樹之上。作聲誘他出宮觀看。即便躍下。一把兒將他頭髮揪住。喝令跪下。對他罵道。你說和戎得利。到今日二國寒盟。誰是誰非。恭喜你今宵異地猝相逢。領畧我青鋒滋味。即便將他二人斬了首級。且試箇隱娘手段。(指頭介) 獨携了頭顱兩顆。双血淋漓。

并留書一封。與彼國王。想和約一事。不煩與公使磋磨。自無不惟命是聽。

倘二帥不能
得勝黃封君
臣必以和議
了局竺女士
如此此舉動
乃先聲奪人
之法

矣。(末副淨驚介)如此只得告辭。(下)(旦)書言若何。(武旦)畧言吾國
逋臣二人。不肯回國。探知深匿王宮。已將一月。吾潛入王宮。十有餘日。宮
中情事。無隱不知。今夜斬此二臣之首。持歸本國。以雪國恥。幸勿驚訝。疑
及他人。吾深通劍術。夤夜飛行。人目莫覩。貴國王如不相信。現在宮妃枕
邊。得有金鋼石鑲戒指一枚。王枕邊。得有鼻烟壺一字。封函附上。王如不
肯和約簽字。不難取王之首。如再倔强。莫謂余劍不利也。凜凜慎之云
云。(旦)(呀。竺參謀之功。更爲奇異。應另行奏明獎勵便了。(全下)(正
旦全二監上旦上見介)(正旦)和議如何。(旦)不須和議。彼國已經心
服了。(末副淨上報介)敝國依議。願賠兵費二萬萬。贖還二將及兵士。
(旦)好。將銀解交戶部收儲。提二成作爲軍士犒賞。所獲二將及俘兵
士。着刑部帶來。交該公使領回便了。(雜推銀車二輛上)(下)又上)如
是四次介(仍下)維持牌押二將鎖鏈上)見公使羞避掩面介)(正旦)

無面見人

胡封收納通
臣黃封交還
敗將彼此相
形奚管霄壤

竺女士入宮
斬此二臣從
東宮口中述
出又是一樣
覆述之筆
現在一句是
講白不是曲
誤抄頂更正
包謝蘇竺三
人在內

此折曲可當
近日自強論
讀令人忠
君愛國之心
至理名言包
含天演物競
諸義在內

貴公使可將二將及兵卒領回。在此無用。(末副淨)謝貴國不殺之恩。謹

將二臣及兵士領回。繳銀已訖。就此叩辭。(叩首介)領二將下。(正旦)

前日女子竺卿何在。(旦)聽奏。

前調真奇他竟手劍如飛去覓兩個奸臣深藏宮裏當頭罵詈便靈時匣劍悲鳴
頸血污衣堪喜他當年未見受君恩能為我朝廷吐氣洵是個女中高義現在不
樂為官情願問故山猿鶴石隱高棲

(正旦)原來他有如此奇功。尤為難得。本宮深悔當時用人失當。致令奸

臣弄權。志士匿迹。如今方才明白了。(旦)願我母王出一道旨意。畧言。

前調休疑願爾百姓羣黎從此黃種同胞結成團體競爭時勢優劣分明勝敗
如斯須記食租衣稅報君恩休昧此天經地義若問那外交國際不過是內修政
治外禦諸夷

普勸國人。勿分爾我。同德同心。自成團體。禦侮自強。各盡義務。吾國國民。

東宮有功無
可封賞故先
自陳情

此封亦奇始
終一黃蜂而
已

從諫如流女
中賢主

本有君臣之義。團體之堅。逾于他族。若如此行之有年。庶黃種可保。吾國可興。豈不甚好。臣係東宮。監國撫軍。分所應爾。此次軍功。不敢仰邀獎叙。用并陳明。(正旦)吾兒所言。甚是正理。但女子竺卿何在。可便宣來。(旦)下領武旦上。叩見介。(正旦)卿之奇功。更在漢廷班超之上。朝廷無職可封。另行議計。(武旦)微臣少時學道。不願再入仕途。賜臣還山。便爲恩典。(正旦)知卿高義。封以客卿。國中有花園林。統歸管領。月賜花糧十石。以資湯沐。欽哉謝恩。(武旦)跪介。(謝萬萬歲。(起介)(正旦)謝蘇二卿。已另有旨。着吏部從優議叙加封。(外)冠帶執笏上。(啓奏)吾主。此次凱旋。除東宮不願獎叙外。所有保獎諸臣。開具清單。請旨定奪。(正旦)閱單介。(依議)就此宣讀。(小旦)貼武旦全跪介。(制)曰。咨爾征東左副元帥謝瑤芳。右副元帥蘇蘊香。出師未久。即聞凱旋。未煩一兵。未折一矢。生擒渠帥。圍住敵營。甲仗衣糧。馬匹輜重。收獲無算。蓋世奇功。一時罕有。

應上免種

作者希望在
此一點點睛
已覺全神飛

其加封爲護國鎮國左右大將軍。食俸如故。兼管本國花球一切事務。蜜部大臣。一品花封。世襲罔替。以本科鼎甲。選爲夫婿。一如額駙之儀。屆時另降諭旨。參謀焦凌霄。不願爲官。已另旨嘉獎。東山村民。遵令撒花。俾軍得勝。不爲無功。着加恩免其地丁花糧三年。以示獎勵。於戲斬將。舉旗。應受明堂之賞。策勳飲至。敢忘車服之庸。往即爾封。毋替朕命。欽哉謝恩。

衆）謝萬萬歲。（起送外下）（衆各拜正旦介）（又拜旦介）（同拜介）（正旦全宮監下）（旦及衆旦相賀介）（合）這本曲子是。

尾聲
轉機
文人涉筆。供遊戲聽鐘聲。宵驚夢寐。果能借此警動。發憤自強。庶黃種將來有。

（旦得意繞場擁衆下）

總
舉世滔滔我獨醒。黃封恥作小朝廷。
蜂群借作人群看。五夜鐘聲仔細聽。

警黃鐘傳奇

警黃鐘三字
在此二詩中
分開點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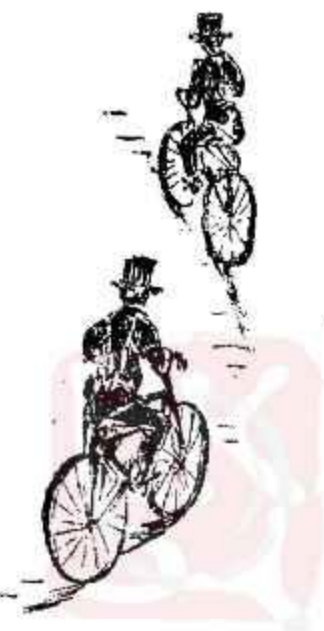
束

蜂蟻由來團體堅。南柯記後此餘編。

若教警醒黃民夢。待譜新聲入管絃。

此折團圓。乃言團體之圓。非他本收場之團圓也。頭緒多。覆述繁。最難收束。然全部團圓。亦在於此。故以之終篇云。黃封有臣如此。不憂外侮矣。一結提明作者主意。尤為一部宗旨。餘音繞梁。三日不絕。

(完)



雜錄
新笑林廣記

我佛山人

一五七

罵畜生

風俗之日趨於下流。而不知自愛。有在於不知不覺之間者。世俗罵兒女。動曰畜生。吾不知彼之罵子女爲畜生者。其自視爲何物。尤不知其視祖宗父母爲何物。

帽子不要擺在頭上

某西人。曾習中國語。而未精。就某學堂教習之聘。一日。學生入其室。忘脫帽。西人吃吃操華語謂之曰。我們外國規矩。到人家房裡。帽子不能擺在頭上的。你以後無論到誰人房裡。帽子不要擺在頭上。

和尚宜蓄髮辮

髮辮之無用而累贅。人皆知之矣。有創爲奇論者曰。吾輩各有事業。終日勞働。烏用此累贅物。惟彼和尚者。終日無事。亦不動作。即令蓄髮打辮。亦不礙事。不

知當日定制。胡不如是。

剛毅第二

鍊良奉命南下。無非以搜括爲宗旨。南中輿論。至諛之爲剛毅第二。蓋以其此行與昔年剛毅無二也。或戲曰。昔者爲鋼剛同音。故被搜刮淨盡。今僅鍊耳。其胡能爲。○剛毅南下時。倡收米捐。一時江南米價騰貴。善謔者曾戲擬一匾額以頌之曰。每飯不忘。

漢官威儀

上海之談逐滿者。動言僧道衣服。尙似漢制。一入劇場。則漢官威儀。歷歷在目。云。其心醉漢官威儀。力圖光復。已於言表見之。惟吾見發此議者。絕不肯峩冠博帶。潤袖圓領。以爲天下先。轉短衣禿帽。取法歐美。真是咄咄怪事。

兩袖清風

戲劇中皆古衣冠。雖未必盡合古代制度。而其形式則具在也。京劇中文昭關

一齣。扮伍員者。向穿馬蹄袖。不知何意。或指之曰。此之謂兩袖清風。又俗以官之廉潔者爲清官。反之者爲賍官。某日本人。每見一中國官。必曰此清官也。問何以知之。則曰。貴國之官。何一非清官。同一用別解。均足解頤。

絕鴉片妙法

有創爲奇議者曰。使吾具百萬金錢。當求一妙藥。攙入鴉片烟內。人吸之至一兩月。即毒發斃命者。吾必遍地開設鴉片烟館。減價招徠。一兩月此處之吸烟人。死盡又移至彼處。不一年吸烟之種絕矣。○按此雖戲言。然以之處吸烟之人。殊不爲虐。蓋此輩生存於國中。不過虛糜祿食。且又有傳染痼疾之患。固不如早死爲佳也。





雜錄
學界趣語

不忠不孝

今日學校林立。智識漸開通。稍有血氣者。皆知辮子之無用而不便。必須去之。而後可。竟有某某學者極力反對。夫滿洲人既主張削髮。今僅削其前半。是不忠也。身體受之。父母不敢傷害。則前半已削。是不孝也。與其爲不忠不孝之頭。無寧短髮。

樓梯學堂

武昌府城內。有一學校。築于山麓。道路頗不平。滿校無處不有樓梯。某笑曰。每日上講堂時。必經數次。亦可以當練習體育之一端。于是衆皆呼爲樓梯學堂。有某聞之。誤聽爲奴隸學堂。吾則曰。以言乎奴隸。則武昌各校皆不免有此性質。豈僅某校而已哉。

五十元價值之妻

學界趣語

世界日文明則智識日巧詐則道德日腐敗專以智育用事而德育置之腦後吾初不信證諸某士始覺斯言良是某士者亦某省之志士也有女志士某欲謀東渡苦無費貲遂以求婚條件要求于學界意若曰凡與吾結婚須于數人同時比較之出金最多數此言一出聲價自二十元增至四十元最終某士卒以五十元而得之噫前此無此事後此無此事吾不圖于今日遇之千載一時千載一時

無用者不可入

有留學生某因初到東京不知日本風俗頃往一公衆地見門首有一無用者不可入一數字彼以爲我乃留學生全國人之代表聲價甚不低當無不可入者遂放步闖進甫入門而巡邏叱焉彼仍行如故巡邏又起而詰問其犯規彼于是大聲曰吾乃清國留學生爾等安敢以無用者待我彼既不解日語而巡邏亦不知其意所在彼遂抱怨而歸逢人遂以此事告其友曰君誤矣彼並非

以無用者視君。君不知無用者不可入。即閒人免入之意乎。某君怒始息。吾則曰。君又誤矣。君安見其不以無用者相待也。君不知亡國民即無用者之一乎。

石板上之奇對聯

有某君留學弘文學院。書一自作對聯于常携至講堂之石板上。此石板因爲習算所用。其出邊不甚好。今忘之。某君爲之更曰。「結合勝下小團體」其原對邊曰。「組織胸中大問題」吾聞之。不禁一哂。

日本商店之披露

某留學生因購物。偶步至某町。見一商店。其門口大書數字。左曰「直隸總督袁世凱」。右曰「清國學生快進來」。某不解。入而問其意。店主曰。是無他。吾聞貴學生極喜袁世凱。今粘于外。貴國學生見之。必皆至敝店。敝店之貿易可以發達矣。某曰。若更以「革命統領孫逸仙」數字。則敝國學生必紛至踏來矣。夫以支那人誘支那人。則支那人成餌品。支那人被日本人以支那人誘。則支那

人○墮○于○日○本○人○之○計○中○由○前○而○言○人○格○低○矣○由○後○而○言○人○格○高○乎○無○往○而○不○低○
某○君○謂○日○人○並○非○以○無○用○者○視○我○吾○豈○肯○信○哉○



小說叢話

小說閒評錄

浴血生

種種文學。莫不有選。惟曲界無之。綴白裘。近是然。其選專爲登場脚本。故不治音律者。輒加點竄。如西廂一書。原文幾不留隻字。而其點竄處。又鄙俚之甚。令人對之氣結。余素願欲網羅古今傳奇數十百種。而匯刊之。他日果不負斯言。是亦藝林中一佳話。一快談也。

虎囊彈傳奇。散見於諸書。如石頭記綴白裘者。只山門一齣。蓋演水滸中魯智深大鬧五臺事。兩非盒筆記。當載其曾於某處觀演全本。然曲文未覩也。數年來遍求之國中各書肆。竟不可得。豈其流落人間者。僅存此片鱗隻爪歟。雖然。珍其鱗爪。亦終勝湮沒不聞齣中之尤佳者。爲寄生草一闋。今錄之。『漫搵英雄淚。相離處。士家謝慈悲。剃度在蓮臺。下沒緣法。轉眼分離。乍赤蕭條來去。無牽掛。那裏討烟蓑。雨笠捲單行。一任俺芒鞋破鉢隨緣化。』入填詞家之手。莽

和尙亦文秀乃爾

中國女子卑弱至極。志士痛之。近頃著書以提倡女權爲言者充棟。顧前數十年誰敢先此發難而鏡花緣獨能決突藩籬爲女子一吐鬱勃滔滔狂瀾屹立孤柱。我不知作者當具何等魄力。惟其思想則仍根於狀元宰相之陳腐舊套。未免憾事。然必執此以咎前數十年之作者。固苛論也。

社會小說愈含蓄而愈有味。讀儒林外史者。蓋無不嘆其用筆之妙。如神禹鑄鼎。魁罔兩。莫遁其形。然而作者固未嘗落一字褒貶也。今之社會小說夥矣。有同病焉。病在於盡。

中國人之好鬼神。殆其天性。故語怪小說。勢力每居優勝。如荒誕無稽之封神榜。語其文。無足取也。徵其義。又無足取也。彼果以何價值。以何魔力。而能於此數百年之小說中佔一位置耶。

泰西各國。大學生徒。每有編劇自演者。誠以此事。握轉移社會習俗之關鍵也。

吾國人素賤蓄優伶。蓋日爲執業中之下者。數年間風氣驟開。亦稍知其非。上海徐家匯。法教士所建。肄業法文之良塾也。去歲編法劇脫難記。令生徒演之。余往觀焉。聲情激越。聽者動容。按脫難記者。一千七百九十年。法國大革命。市朝騰沸。當時諸大臣。被獲就戮。不可數計。侯爵佛爾維哀。Marguis de Deier。謀避英國。嘗艱越劫。卒以身免。此即述其顛連困苦。入危出險之歷史也。全劇非單詞隻字所可畢譯。惟其目錄。則仍撰中文。別紙刊佈。計五齣。揭之於左。

『第一齣 露忠膽力救無辜。 第二齣 謀逃難洩漏天機。

第三齣 害忠良天地不容。 第四齣 逃關口奮不顧身。

第五齣 刼監囚報施不爽。

工詩者謂作詩尤爭起結較領腹兩聯爲更難。旨哉言乎。填曲亦然。蓋起語須得總繫全文綱領。使非聚精會神以出之。則一篇文勢隨以弛緩。洋洋十數閱。

之後。必有尾聲餘文以爲之結煞。使非聚精會神以出之。則一篇文氣隨以渙散。強弩之末。幾於不穿。魯縞作者最易蹈此弊。如首尾果能落筆不苟矣。中間雖着一二懈語。弗爲病也。偶讀元劇。見有所謂『鳳頭』『豬肚』『豹尾』諸式。因論之如是。

今之山歌類古之童謠。有絕佳者。如吳歌『做天切莫做四月天。種菜的哥哥要下雨。採桑娘子要晴乾。』故老舊人盡說。『郎偷姐。如今是新翻世界姐偷郎。』爲金聖嘆所賞。以余所聞。則相思詞亦天地之妙文也。詞如下。『相思欲寄何從寄。畫個○俱讀兒替畫在○兒外心在○兒裏我密密加○你須密密知儂意單○兒是我雙○兒是你整○兒是團圓半○兒是別離還有那說不盡的思把一路○……兒○到底』

康南海先生新著

歐洲十一國遊記

(第一編)

洋裝
精本
定價一圓

康南海先生

近年著述甚少海內外人士識與不識莫不欲一接其言論以爲快此

書乃先生去年游歷歐洲所至者凡意大利、瑞士、澳地利、匈牙利、德意志、法蘭西、丹麥、

瑞典、比利時、荷蘭、英吉利、十一國隨筆感記於各國政治教學之本原精細觀

察而以卓絕之識想評騭之又以祖國過去現在之情狀比較辨晰

而取定法之方針實救時第一良藥也其價值尙遠在飲冰主人新大

陸游記

之上至於與前此尋常紀行之作有若霄壤更無待言本局幸承將原稿見貽

速付梓人以公諸世今第一編已印成并插圖畫六十餘幅有志之士度無不先覩爲快也

黃梨洲先生 原著

飲冰室主人 節鈔

即明儒學案

黃梨洲先生 著明儒學案 為中國學史之創作 其價值久有定計無俟喋喋 但原著二十冊都為百萬言 卷帙浩繁頗難

卒業 且其間所述學說半屬中國舊派哲學如陰陽理氣之屬頗不適於今日之用學者展卷厭倦或至並其切實精要之語而略過之以絕世之鴻著漸成束閣之觀誠學界之遺憾也飲冰室主人生平最愛讀此書圈

點數過丹黃狼籍頃經同人懇懇乃將舊讀之本重加訂定 擇其關於身心受用可為德育法程者 節而鈔之視原

書得三之一而 精要之言備於是矣 日本說新之初 其原動力皆在得力王學者

三數子 今日中國學絕道喪之餘 非施根本救治於社會則國家前途將不可

問 而所謂根本救治 舍王學末由 近有識者多能知之而 王學之精華萃於黃著黃著之

精華萃於節本 學者苟能以此本置諸座右日三復焉則 於自治與應用之學 其庶幾矣現已出書為 洋裝

一大厚册 六百餘葉 定價一元五角

發行所 新民社

橫濱山下町 一六〇番